

總第 23

AMY 2026

在野黨TM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OPPOSITION

PARTY

策劃：毛慶祥

火種不滅，精神長存

The greatness of a n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its moral character can best be judged by how it treats its people

海內外民主實踐與觀察

網址：www.ZYD1998.com

中國民主黨主辦

灯没有灭

有人出来了

可很多事情
并没有结束

他们被带走的时候

门关得很轻

像有人按灭了一盏灯

后来

越来越多人学会沉默

饭桌上不谈
地铁里不谈

连手机里的转发
也慢慢消失

于是世界变安静了

安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

可总还有一些人记得

记得有人
曾经因为说话

被关进去很多年

后来出来了

却始终
回不到从前的日子

而灯之所以还亮着

大概因为

总还有人
不肯把眼睛闭上

| | | |
|---|-------|---|
| 開篇 <u>Prologue</u> | 01 | 目錄 <u>Preface</u> |
| 02 在野黨簡介 <u>Contents</u> | 03 | 05 |
| 思想火種 <u>The seed of ideas</u> | 05-07 | 人物專訪 <u>Voices of Change</u> |
| 08-19 | 08-19 | 民主火種 <u>The Spark of Democracy</u> |
| 真相中國 <u>Truth China</u> | 20-22 | 20 中共罪行 <u>The CCP's Crimes</u> |
| 23-36 | 23-36 | 時事評論 <u>Current Affairs Commentary</u> |
| 37-44 | 37-44 | 社會評論 <u>Social Commentary</u> |
| 民運之路 <u>The Road to Democracy Activism</u> | 45-48 | 45 民運之聲 <u>Voice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u> |
| 49-51 | 49-51 | 民運行動 <u>Democratic action</u> |
| 52-53 | 52-53 | 民運同道 <u>Fellow Democracy Activists</u> |
| 連載 <u>Serial</u> | 54-55 | 54 作品連載 <u>Serialized Works</u> |
| 檔案館 <u>Archives</u> | 56-57 | 56 迫害實錄 <u>Persecution Records</u> |
| 58 | 58 | 中國記憶 <u>Chinese Memory</u> |
| 59-60 | 59-60 | 人物事迹 <u>Biographical Deeds</u> |
| 雜誌社介紹 <u>About the Magazine</u> | 61 | |

《在野党》简介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撰。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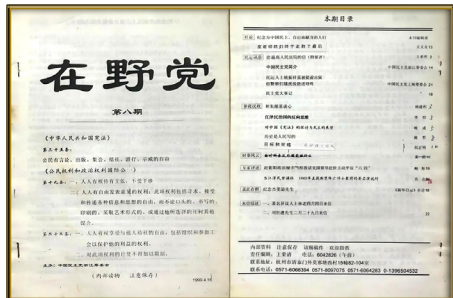
主要成员介绍：

毛庆祥（1950年5月24日），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刑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朱虞夫（1954年2月1日），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谢长发（1951年10月7日），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任“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郑存柱（1967年），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运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建立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组织框架介绍：**总编辑：朱虞夫 社长：郑存柱 出品人：景辉辰**

荣誉主编（目前均居住在中国大陆）：**毛庆祥、谢长发、胡石根、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在野党》设副总编辑、副社长、轮值总编辑、副主编、编辑部、责任编辑部、美编部、信息技术部、采访部、翻译部、收稿部、校对部、宣传与发行部等职能部门和行政部、财政部、外联部、人权观察部等综合部门，并设有日本及加拿大分社，成员多为中国民主党的海外新生力量。



图为《在野党》复刊第十二期杂志社部分成员 - 洛杉矶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founded in September 1998 as the only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during its formative years. Initiated in Zhejiang by Mao Qingxiang, with members of the Zhejiang Preparatory Committee editing in rotation, the journal was dedicated to advancing the values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By its ninth issue, most of its editors had been arrested; even so, Nie Minzhi, Chen Shuqing, and Wang Rongqing continued until the eleventh issue, when further arrests forced it into silence. For years, the publication remained a symbol of democratic aspiration and the sacrifices borne by its founders.

After twenty-seven years, the flame was reignited. On June 25, 2025,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veteran leaders Mao Qingxiang, Xie Changfa, Zhu Yufu, and Zheng Cunzhu, together with a new generation of overseas activists, The Opposition Party was successfully revived in Los Angeles. Its reappearance not only honors those who endured prison and repression but also reaffirms the commitment to record truth, preserve memory, and carry forward the ideals of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The renewed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published monthly, in both digital and print editions, with sections such as Seeds of Thought, China Unveiled, Paths of the Movement, Video Columns, Serialized Works, and Archives. It maintains an official website at www.zyd1998.com As a platform for dissent, it seeks to amplify voices silenced inside China, to link the efforts of activis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o ensure that the struggles of past and present are neither erased nor forgotten. Above all, it stands as both a witness to history and a torch for the future, sustaining the spirit of opposition through changing tim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我只是凭良心做事

—— 陈开频深度访谈实录

记者：贾嘉



引用图片来自于 - 大纪元 - 网址: www.epochtimes.com

人物简介

陈开频，1963年7月10日出生，1984年毕业于浙江公安专科学校（现浙江警察学院）文艺系。毕业后曾在杭州从事服装设计工作，后下海经商，先后经营公司、娱乐业、酒店、桑拿等产业，并长期从事迪拜与伊朗之间的外贸生意。

2008年6月4日，北京奥运前夕，陈开频在杭州闹市区——杭州大厦楼顶悬挂巨型横幅，横幅尺寸约1米×10米，并从楼顶撒下两箱传单，约四百余份。传单内容包括：“不要让中华民族成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页”“共产党、政府腐败是万恶之源”“她杀害了胡耀邦”等文字。

事件发生后，陈开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两年，并在杭州监狱及十里丰监狱服刑。

2013年，习近平提出“中国梦”后，陈开频再次公开表达政治观点。他在网络上发文，批评个人崇拜与权力集中，并提出“中国真正的问题是制度问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相关言论随后引发关注。

此后，陈开频曾多次公开发声，包括在网络平台发表文章、接受采访，以及骑自行车前往台湾，希望通过民间传播方式表达自身诉求与政治理念。

长期以来，陈开频持续呼吁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与制度改革。他认为，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并非人民本身，而是长期缺乏正常的权力监督与制度约束。

陈开频在其自述中写道：

“高悬横幅，不断发声，不断坐牢，也是为了让人们觉醒。绝不屈服强权，是我做人的性格和理念使然。”

时代背景

这场采访所呈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人生经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经济发展，城市化、市场化与互联网浪潮迅速改变了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许多人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更好的生活，也对未来抱有期待。

但与此同时，社会内部也逐渐出现贫富差距扩大、权力失衡、言论空间收缩等问题。尤其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普通民众第一次拥有了更广泛的信息获取能力，也让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公共议题、社会公平与个人权利。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人选择沉默，一部分人选择离开，也有少数人，选择继续发声。陈开频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经历，既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也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里，一部分普通中国人对于现实、制度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

受访者：陈开频（浙江中国民主党人）

采访人：贾嘉

采访地点：《在野党》杂志社

“很多人不理解，你明明可以过得很好”

贾嘉：陈老师，我也简单看了一下您的经历，确实很受触动。

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困惑：您原本生活条件挺好的，为什么最后会选择这样一条路？

陈开频：这个事情说来话长。我是浙江美术学院毕业的，学服装设计。后来做生意，做过外贸，也开过公司、酒店、歌厅、桑拿这些。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就已经赚到人生第一个一百万了。那个年代，其实已经算过得很好了。我也去过很多国家，见过很多东西。所以后来很多人都不理解，说你明明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为什么还非要去干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人活着，总有一些事情，是你觉得“应该做”的。不是一时冲动。

而是慢慢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体制，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我不是突然反对的，我以前也相信这个体制”

贾嘉：您是一开始就对体制有怀疑吗？

陈开频：不是。其实我以前也是相信的。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都是受共产党教育长大的。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相信它的。我家条件也很好，在当地属于大家都羡慕的家庭。工作、待遇、生活条件，都挺好。所以我后来慢慢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其实内心挣扎很长时间。因为你会发现明明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劳的，但很多事情越来越不对劲。问题不在人，问题在体制。“挂横幅的时候，我知道会出事”

贾嘉：您后来在杭州挂横幅、发传单，当时其实已经想到后果了吧？

陈开频：知道。我当然知道。尤其 2008 年奥运前那个时期，其实气氛已经很紧张了。但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是有一种感觉——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如果每个人都怕，那很多问题永远不会有人说。

我当时挂横幅、撒传单，其实已经知道，回去以后肯定会出事。但还是去做了。“其实我也怕，但不做会更难受”

贾嘉：那您害怕吗？

陈开频：当然怕。怎么可能不怕。他们完全可以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对付我们。很多事情，外面人根本想象不到。但有些事情，你如果不做，你这一辈子心里会一直过不去。所以最后还是去做了。

我不是因为自己多勇敢。而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心里有一团火。

“台湾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民主社会”

贾嘉：后来您骑自行车去了台湾，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种方式？

陈开频：因为我想让更多人知道大陆真实的情况。我不是为了作秀。

当时环骑台湾，其实过程很辛苦，但我在台湾看到了很多以前没真正感受过的东西。包括普通人的表达、媒体环境，还有社会讨论。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一个民主社会是什么样子。“在台湾，我一直在为大陆民主发声”

贾嘉：您在台湾期间，也接触了不少媒体和社会人士？

陈开频：对。我在台湾期间，接受过一些采访，也一直在为大陆民主发声。因为我觉得，大陆很多真实情况，外面其实并不了解。我也接触了一些台湾的民主运动人士，还有一些政界人士。包括后来也见到了苏贞昌。大家会聊大陆的情况，也会聊民主社会的发展。我那时候感受很深。因为在台湾，很多事情是可以公开讨论的。“台湾的民主，让我看到另一种可能”

贾嘉：您怎么看台湾的民主制度？

陈开频：我觉得民主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解决权力的问题。

哪怕他们内部有争吵、有不同意见，但至少权力是受到约束的。

领导人是可以被批评的。社会也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我那时候参与台湾一些社会活动，感触特别深。因为你会发现，一个社会如果允许人说话，它就不会越来越压抑。“很多人劝我别回大陆，但我还是回来了”

贾嘉：那后来为什么还是决定回大陆？

陈开频：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回来。但我最后还是回来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突然走了，那我前面做的那些事情，好像就没有意义了。而且我始终觉得——

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我个人。包括很多民主人士，很多站出来的人，其实都不是为了自己。只是觉得，一个正常人，看见不公平的事情，应该说句话。“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播”

贾嘉：您觉得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陈开频：现在最大的困难，其实是传播。以前写文章还有用。现在短视频、互联网传播更重要。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怎么看长文章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网络也盯得越来越严。所以现在特别需要懂技术的人、懂互联网的人、会做视频的人。这些事情非常重要。“只要更多人知道，我们就会相对安全一点”

贾嘉：那您觉得，外界还能怎么帮助你们？

陈开频：最重要的，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因为很多事情，一旦没人知道，就很危险。只要大家关注，我们相对就安全一点。最怕的是没有声音“我不想当英雄”。

贾嘉：如果未来真的发生改变，后人再回头看您的故事，您希望他们记住一个怎样的陈开频？

陈开频：我不希望别人把我当成什么英雄。我只是觉得，一个正常的中国人，在觉得事情不对的时候，应该站出来说话。哪怕只是留下一点点痕迹。至少以后会有人知道曾经有人认真地活过。

结束语

采访结束时，已是黄昏。

电话那头的陈开频，声音里带着疲惫，却始终平静。他没有激烈的语言，也没有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悲壮”的人物。更多时候，他只是反复提到两个字——“良心”。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他的人生原本可以完全走向另一条道路：继续经商、继续赚钱、继续过一种安稳而富足的生活。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站出来，哪怕明知道代价是什么。

在漫长的历史里，个人往往显得渺小。很多人的名字会被遗忘，很多故事也可能不会被完整记录。但时代真正发生改变时，人们最终记住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最强大的人，而是在沉默年代里，仍愿意开口说话的人。

陈开频说，他不想当英雄。

可恰恰是在那些普通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一个坚持说“这不对”的人，才显得格外珍贵。

也许历史不会立刻给出答案。

但总会有人记得，在那个压抑、复杂、充满恐惧的年代里，曾有人愿意为了自己相信的东西，付出代价，坚持到底。

编辑：钟然 校对：冯仍 美编：胡海宁

"I Only Acted According to My Conscience" — An In-Depth Interview with Chen Kaipin

This issue of Opposition Party features a long-form interview with Chen Kaipin, a Zhejiang democracy activist now living overseas. Born in 1963, Chen once lived a successful and financially comfortable life in China. After graduating from a police academy art program, he worked in fashion design before entering business, operating companies, hotels, entertainment venues, and Middle East trade ventures. By the early 1990s, he had already become wealthy by Chinese standards.

Yet despite his success, Chen gradually became disillusioned with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interview, he explains that he did not begin as an oppon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ke many Chinese of his generation, he once believed in the system and benefited from it. Over time, however, he came to believe that China's core problems were rooted not in its people, but in unchecked political power and structural injustice.

In 2008, shortly before the Beijing Olympics, Chen carried out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acts of political protest in Hangzhou at the time. He hung a massive banner from a downtown building and scattered hundreds of political leaflets criticizing corruption, dictatorship, and political repression. He was later arrested and sentenced to two years in prison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During the interview, Chen openly discusses fear, pressure, and the personal cost of dissent. He admits he knew he would likely be arrested, but says remaining silent w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painful. "I was not fearless," he says. "But there are things a person feels he must do."

The interview also explores Chen's later journey to Taiwan by bicycle, where he says he experienced, for the first time, what an open democratic society truly felt like. He recalls being deeply moved by free discussion, media diversity, and the ability to criticize political leaders without fear. In his view, democracy's greatest value lies in limiting power and protec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roughout the conversation, Chen repeatedly returns to one word: conscience. He rejects being called a hero and instead describes himself as an ordinary Chinese person who could not ignore injustice forever.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reflecting on how, in fearful times, those who continue speaking often become the people history remembers m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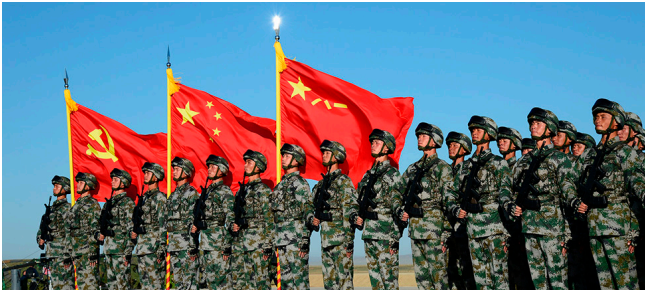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本刊采访部记者贾嘉女士越洋采访陈开频前辈

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党卫军

作者：吕洪来



党卫军原本是德国纳粹党的一个组织，是维持德国纳粹政权恐怖统治的重要工具。党卫军负责执行希特勒和德国纳粹党的种族政策、镇压反对派、监管集中营，搜捕并迫害政治反对派群体，是希特勒和纳粹党种族灭绝的执行者，是德国法西斯政权的主要打手和工具。

党卫军的性质：党卫军只绝对忠于特定政党、绝对服从于特定政党，只接受特定政党的领导、听从特定政党的指挥，甘愿充当特定政党的打手和工具，以维护特定政党的利益为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是维护特定政党统治的暴力机器。

党卫军的本质：党卫军在本质上不是国防军、不是国家的军队，不受国家的控制和领导。国家军队的使命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并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维护国家主权；而党卫军的使命则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弄清楚了什么是党卫军，以及党卫军的性质和本质，我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今天名义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标标准准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工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本质就是党卫军，这可不是本人随便说的，是明明白白地写在解放军的各种现行法规和正式文件之中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军人必须忠于中国共产党。

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政治工作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

导的，.....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请注意：条例将忠于党放在第一位、忠于社会主义放在第二位、忠于祖国只放在第三位、忠于人民放在了最后。

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政治工作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其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军事委员会。

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政治工作条例》第七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6、《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政治工作条例》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党支部对本单位的组织、人员和工作实行集中统一领导。

7、《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四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

8、《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六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务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9、《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第二章第十一条《军人誓词》明确规定：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0、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党卫军，前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更是一语中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直言：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地站在党的旗帜下，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以上事实证明了中国人的解放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党卫军，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工具和打手，中国人民解放军既不忠于祖国、也不忠于人民。不仅在《国防法》公开宣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执行共产党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且在国庆阅兵中公然将国旗置于党旗之后，是名副其实的党卫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卫军，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打手，不仅事实俱在，也是解放军自己一再公开承认的，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政治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公开确认，并要求全军严格遵守和执行的，是通过《解放军报》《中国军网》等军队媒体对外广泛宣传的。

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卫军，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打手，一直被中国社会所忽视，那是因为他们还误以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保家卫国的武装力量，没有意识到解放军绝对忠于的是共产党、绝对效忠的是共产党、绝对服从的是共产党，党卫军才是解放军的军魂！

为什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党卫军，是人类最大恐怖组织的帮凶和打手，一直被国际社会所忽视？这是因为过去解放军除了参加韩战、中印、中越等局部战争外，主要被用来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极权统治，用来镇压国内的人民。特别是冷战时期出于“联中反苏”的需要，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对中共政权采取的绥靖政策，才导致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性质和本质问题的长期忽视。

随着美苏冷战的结束，随着中共政权对外扩张的加剧，随着中、俄、朝、伊邪恶轴心的形成，中共政权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和本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本质的认定，应当引起国际社会和世人的高度重视与关注！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规模上要比当年希特勒的党卫军庞大得多；而且掌握的各种武器也要比当年希特勒的党卫军先进得多，例如：核武器、生化武器、化学武器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人类最大恐怖组织，其影响与危害远超德国纳粹党。

因此综合上述因素，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对人类社会的危害要远超德国的纳粹党和党卫军。因此，如果不能及早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本质，不能及早认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和本质，不仅会对中国，也将给人类文明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编辑：李晶 校对：周敏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Wh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s Described as a "Party Arm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spite its national title, functions primarily as an armed force loyal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ather than to the Chinese nation or its citizens.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PLA to historical "party armies," emphasizing that its highest obligation is defined not by constitutional neutrality or national defense, but by absolute obedience to party leadership.

The article begins by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concept of party-controlled military organizations, describing forces whose central mission is to preserve the rule of a political party instead of serving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militar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such organizations exist primarily to defend political authority, suppress dissent, and carry out ideological objectives.

The author then cites numerous Chinese legal and military documents to support the argument that the PLA openly defines itself as subordinate to the Communist Party. These include provisions from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Law, military political work regulations, internal military codes, and military oath requirements. Repeated references are made to phrases such as "the Party's absolute leadership over the military" and the requirement that soldiers remain loyal to the Communist Party above all else.

The article further argues that this structure distinguishes the PLA from militaries in democratic systems, where armed forces are generally expected to serve the constitution, the state, and the public rather than a single ruling party.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e PLA's political role has historically focused not only on external defense, but also on maintaining domestic political control and suppressing internal opposition.

The author also examines wh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often overlooked this distinction. One explanation offered is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old War, during which many Western governments prioritized strategic cooperation with Beijing over criticism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political structure. The article claims that as China's global influence and military capabilities have expanded, renewe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PLA.

Throughout the essay, the author presents the PLA not simply as a conventional military institution, but as an extension of Communist Party power and ideology.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warning that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PLA is essential for interpreting China's domestic governance, foreign policy, and future role in global affair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陈树庆养老金维权行政复议受挫

作者：陈树庆

截至2025年12月25日，陈树庆已满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在2025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时，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事人员以陈树庆于200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和2016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6个月为由，将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年限后，剩余缴费仅9年多，已不足最低缴费年限，拒不办理陈树庆的退休手续。

交涉中陈树庆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5年12月25日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人员陈祖朋在其办公室出具《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告知书》及《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浙人社函[2010]358号）。

陈树庆认为前述文件所依据的法律及政策明显适用不当或效力不足，于2026年1月27日就此事申请行政复议，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2月3日予以受理。复议期间因陈树庆提出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审理期限依法中止及恢复导致延长。2026年5月1日，陈树庆收到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4月30日作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2026]67号。该《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被申请人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5年12月25日做出的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的《告知单》，表明陈树庆养老金维权在行政复议阶段受挫。

鉴于陈树庆本人及打工企业、家属等在过去缴纳或补交社保费用时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告知；鉴于杭州市拱墅区政府在最终做出《行政复议决定书》中，一如被申请人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本案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无视人社机关在办理陈树庆退休事项中的行政失信责任（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保障原则），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包含的具有法律地位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服刑期间的社保参与人并没有强制性条款明确排除，无视法院对于本案申请人已生效判决只明确剥夺人身及政治权利并没有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无视申请人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及我国政府已经加入或批准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对于公民同工同酬及普遍无例外的社会保障要求；鉴于人社机关对

于法律解释与适用时对人双重标准(同样是“范围”，自己超越法律明确规定的限制范围并严重违反同工同酬的法律要求大量使用劳务派遣，执法犯法；但以“服刑在教人员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的参保对象范围”，抵赖对陈树庆已经缴纳的社会保险责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陈树庆不服，准备尽快提出行政诉讼，希望司法监督和权力制衡，在本案中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026年5月1日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Chen Shuqing's Pension Rights Appeal Rejected in Administrative Review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Chen Shuqing has suffered a setback in his pension rights dispute after authorities in Hangzhou rejected his administrative reconsideration request. Although Chen had contributed to China'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for more than 24 years and had reached retirement age, local officials ruled that years spent in prison for political convictions could not be counted toward the minimum pension contribution requirement.

Chen was previously sentenced in 2007 and 2016 on charges related to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After deducting the combined prison terms from his contribution history, officials concluded that his remaining eligible contributions totaled less than the required 15 years and therefore refused to process his retirement application.

Chen argues that Chinese labor and social insurance laws do not explicitly strip imprisoned individuals of pension rights, and that neither he nor his employers were informed that prison terms would invalidate previously paid contributions. He also contends that the court judgments deprived him only of personal liberty and political rights, not economic or social rights.

After the Gongshu District Government upheld the original decision in April 2026, Chen announced plans to file an administrative lawsuit, seeking judicial review of what he considers unequal and unlawful treatment under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公开信

——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正根同志及各位领导

作者：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18位被羁押同工家属 / 刘春丽 杨俊 耿朋朋 苏子明 谷晓羽

尊敬的杨检察长：

我们是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18位被羁押同工的家属。今天，我们怀着沉重却又满怀希望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作为妻子、丈夫、儿女和父母，我们日夜思念着分别已久的亲人，每一次会见后的短暂消息，都让我们既心疼又感恩。

2025年10月，我们的亲人——包括金明日牧师在内的18位牧师和同工——因教会正常的宗教活动被刑事拘留，随后被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批准逮捕。该罪名最高刑期仅三年，但至今他们已被羁押超过200天。多次延长侦查期限的告知书中，竟以“可能判处十年及以上刑罚”为由。我们作为普通家属，实在难以理解，也深感焦虑。

检察长，您一直强调“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这些话语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们相信，您和贵院同仁，定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守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的亲人都是善良、平和的教会同工，他们一生致力于传播爱与盼望，从未做过任何伤害社会的事。现在，他们有的身患糖尿病、心脏病或高血压，在看守所里，我们最担心他们的身体和情绪，却又无法随时陪伴、照顾……

作为家属，我们每天最常做的事，就是为他们祷告，也为您和办案人员祷告。希望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他们能感受到公义与温度；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早日见到爸爸妈妈，老人能早日见到子女儿。一家团聚，是我们最朴素的心愿。

为此，我们恳切请求：

1. 请贵院对本案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让我们的亲人取保候审或释放，早日回家。
2. 纠正与现行罪名不符的延长决定，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办案，还他们应有的程序权利。
3. 保障律师正常会见和辩护，改善被羁押人员的医疗和生活条件，让他们感受到司法的人性温度。
4. 公开案件阶段性信息，让我们这些日夜牵挂的

家属，能多一份安心。

杨检察长，我们深知检察工作责任重大，也相信在您的领导下，广西检察机关一定能以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庭，期待您的关注与帮助。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愿以感恩的心，记住这份公正与慈悲。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这封信。我们随时愿意提供任何所需材料，并通过律师与贵院保持沟通。

此致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18位被羁押同工家属 / 刘春丽 杨俊 耿朋朋 苏子明 谷晓羽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amilies Appeal for Release of Detained Beijing Zion Church Members

Families of 18 detained Beijing Zion Church members urged Guangxi prosecutors to review the case, citing prolonged detention, health concerns, and religious freedom issu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锡安教案再一次延期

作者：被羁押同工家属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近况更新
ZCT 4/16/2026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中被羁押的18牧者同工，以“涉嫌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仍被关押于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至今已进入第188天。

1、至今六个多月来，家属始终未获得对案件的明确答复，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今天律师致电银海区检察院案管部门询问，得到的回复是案件再次延期两个月。根据法律规定，重大案件可申请调查取证延期，目前已进入延期阶段的第七个月，但我们至今未收到任何书面正式通知。

三月底，被羁押人员曾从办案人员口中获悉已进入“最后提审”阶段，具体情况并不明了。

目前，被羁押人员中健康状况严重者仍未获得有效治疗保障。天气炎热，营养不良，加之住宿环境恶劣，情况令人担忧。

2、三月下旬，关押在第二看守所的部分姊妹收到圣经。但由于辩护律师持续遭受非法打压，正常会面得不到保障，我们无法获得全面、及时的信息反馈。

3、部分被羁押牧者家中年迈的父母，受到有关部门的上门骚扰与威胁，导致老人受到惊吓，健康及心灵状况堪忧。

4、部分被羁押牧者的妻子及年幼子女，遭遇数名

身份不明人员突然闯入家中威胁，要求不允许随便外出，如需外出必须上报属地派出所。

5、为我们亲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团队，继续遭受极其恶劣的打压。每一位律师均不同程度地面临调查、年检抽查、约谈、警告处分，甚至被迫停业、吊销、注销律师执照等威胁。

6、亲朋好友为被羁押牧者同工邮寄的明信片及书籍被陆续退回，羁押人员的通信权利遭到践踏。

我们强烈谴责一切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行径，呼吁切实尊重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

我们也继续为我们无辜的家人被无罪释放迫切祷告。

惟愿公平如大水滔滔，公义如江河滚滚，愿光明与良善在这地上得以彰显。

2026.4.16 北京锡安教会“10·9”教案18位羁押牧者同工家属团

编辑：李晶 校对：毛一炜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Zion Church Case Extended Again Amid Ongoing Detentions

Families of 18 detained Beijing Zion Church pastors and co workers reported that the "10.9 case" has again been extended after more than 188 days in custody in Guangxi. Lawyers were informed that investigators received another two-month extension, though relatives say no formal written notice has been issued. Families continue expressing concern over deteriorating health conditions, inadequate medical treatment, restricted lawyer access, and worsening detention conditions. Elderly parents and family members have reportedly faced intimidation and harassment, while defense lawyers remain under pressure through investigations and professional threats. Some detained church members recently received Bibles, but communication rights remain limited. Families continue calling for transparency, legal protections, humane treatment, and the release of those detain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行政起诉状

原告：陈树庆，男，浙江省杭州市人，现住杭州市拱墅区大关苑东五苑6幢5单元202室，身份证号330106196509260073，联系电话15958160478。

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路1号，联系电话：0571-89505558
负责人：林轶 职务：局长

被告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台州路1号，联系电话：0571-89509522
负责人：陈宇 职务：区长

案由：行政确认

诉讼请求：

一：请求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履行法定社会保险责任，为原告及时办好退休资格确认及核定应发退休金的手续；

二：请求撤销被告二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2026]67号。

事实与理由：

原告陈树庆于2025年12月25日已满60周岁3个月，实际已缴社会保险统筹24年4个月，超过了15年的最低缴费年限。在2025年12月办理退休手续时，被告一杭州市拱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事人员以原告于2007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和2016年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0年6个月为由，将社保缴费年限扣除两项刑期累加年限剩余缴费仅9年多，已不足最低缴费年限，拒不办理原告的退休手续。

再三交涉中，原告不满被告一的工作人员停留在口头上含糊其辞的“根据相关政策”，曾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2025年12月25日，被告一工作人员陈祖朋在其办公室向原告出具《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告知书》及《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浙人社函[2010]358号），书面正式确认被告一拒不办理原告退休手续的决定。

原告认为前述文件所依据的法律适用不当，政策效力不足，于2026年1月27日就此事申请行政复议，被告二拱墅区人民政府于2026年4月30日做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2026]67号维持被申请人即本案被告一拒不办理陈树庆退休手续的前述《告知单》。原告不服，现向贵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依法审理，做出公正的判决。

原告认为，契约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得以稳定运行的基石，民以吏为师，全社会的诚实守信，政府行为要做表率。本案20多年来，原告、原告家属、原告工作或社保挂靠的单位替原告缴纳社会保险，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明确告知，甚至2025年3月10日原告最后一次刑满释放后，到被告一设在拱墅区香积寺东路58号的政务服务中心几次补缴中间断交最近几年（包括部分刑期内的期间）社保费用也都顺利完成。被告收取保险缴费的时候好好的，现在要被告履行保险责任的时候，突然变卦，以所谓“属于违规参保缴费”为托词，拒不履行被告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却让缴费人本案原告陈树庆单方面承担所谓“违规”的不利后果，使得人民群众对政府行为信赖利益的保护原则荡然无存。

从被告一提供的《告知书》中可见，其推翻约定、拒不履行对原告社会保险责任的理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第七十二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被判处有期徒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复函》（浙人社函[2010]358号）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对象”。

显而易见，上述《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包括《浙江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里的规定，是要求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去缴纳社会保险费。立法目的是保障从业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利，里面并没有“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的强制性规定；至于浙人社函[2010]358号

《复函》，是（此件依申请公开），根据法律未经公布不生效的原则，“依申请公开”不能等同于“公布”，没有对抗不知情相对人的任何效力；《复函》做出日期是“二〇一〇年九月三十日”、印发日期是2010年10月9日，对原告在2010年9月13日已经结束的第一次服刑四年期间缴费显然没有追溯效果；更何况《复函》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级别和效果，属于无立法权的政府部门替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制定的“比赛规则”，里面所指的“服刑人员不能参加社会保险”明显属于2018年2月8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99条将典型的关于行政主体“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之“第二，减损权利（本案：法律没有明确禁止而该《复函》加以禁止）或增加义务（结合现行政策，该《复函》的本案结果：要原告60岁后另行增加每年连续社保缴费义务直到5年后允许补足15年，才能享有早就该有的退休资格）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所以《复函》也不能作为政府自己违约的依据。所谓“法无德不立”，一个良法的原理，比如最高法关于适用行政诉讼的《解释》第99条，不仅公布于形式，更应该在司法实践中适用。

原告在与被告一的工作人员交涉时，有工作人员解释说“你坐牢期间，无法成为前述《劳动法》等法律条款中规定的缴费企业的真实劳动者，你的职工养老保险只是虚拟的代缴形式，不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当时原告申辩说：“社保代缴，法律至今没有明令禁止，是社会保险开始统筹以来一直默认并在实践中广泛实行的政策，近二十多年来包括你们人社部门在内的机关事业单位许多一线工作人员，并没有在劳务派遣单位真实上班，但由劳务派遣单位代发报酬代缴社保，你们不能对人对自己双重标准”，他们回答说：“劳务派遣是有法可依的。”原告事后进一步了解了有关劳务派遣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机关事业单位使用劳务派遣工的历史与现状后发现，这是试图以“合法”的形式实际上超越了法律的规定，掩盖编制内外实际上的双轨制所造成的身份性职业歧视，是严重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同工同酬”要求的行径。说其超越法律授权的用人范围，因为《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劳务派遣单位经营劳务派遣业务，企业（以下称用工单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适用本规定。依法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合伙组织和基金会以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使用被派遣劳动者，依照本规定执行。”并未将机关事业单位列入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而且，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在纠错、改进措施中明令禁止，例如：财政部令第102号《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第十条“以下各项不得纳入政府购买服务

范围：.....购买主体的人员招、聘用，以劳务派遣方式用工，以及设置公益性岗位”。原告认为，被告一利用手中的权力对于原告的社会保险权利以“法未包含”即“违规”来“法无禁止而禁止”，对于自己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法无授权”却滥用。被告一的这种做法，不仅公然违背了法治社会“公民权利法无禁止即自由，政府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要求，成为又一个类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型案列。

申请人认为自己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享受退休的资格与待遇，除了前述实际已缴费的年限及对政府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以外，没有任一现行法律的条款明确规定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不得参与社会保险（包括社保缴费）。而在对申请人的两次判刑的判决书中，判决了剥夺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与政治权利，并没有判决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当然包括享有社会保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10月27日签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2月28日批准的已经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本盟约缔约国确认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的规定，申请人陈树庆并不因为其服刑就成了“人人”之外，应该享有社会保险。

更何况，本案如果进一步展开下去，还牵涉到中国监狱普遍的对犯人强迫无偿劳动的问题。原告陈树庆第一次坐牢期间自2008年1月至2010年9月共计2年零8个月在浙江省乔司监狱六分监狱七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菜班组进行菜肴初加工2年5个月；第二次坐牢期间自2017年1月至2025年3月共计8年2个月在浙江省乔司监狱三分监狱六监区参与生产外贸箱包3个月及伙房面食组烧制犯人主食7年11个月。两次坐牢期间不算第一次坐牢看守所里的零星劳动，实际参加监狱劳动累计10年10个月，所以，根据早在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四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禁止”；第二十二条“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享有社会保障，并有权享有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种权利的实现，.....”；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人人有同工同酬之权利，不容任何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8年10月5日签署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有“任何人不得使充奴工”的相关规定。按照这些国际法的要求，即使监狱犯人依法判决并以改造为目标的强制服“苦役”，也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应的同工同酬及社会保险接轨。如果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我国政府能够遵守这些宣言与公约，将原告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应有的劳动报酬与社会保障予以考量和贯彻，即使原告自己及亲朋好友工作单位替我服刑期间的缴费不算

甚至没有交费，也够15年以上办理退休的资格与相关手续。

当然，政府遵守已经签署，甚至有的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不仅是法治社会依法行政的要求，也是一个文明社会起码的“公序良俗”。

综上，鉴于原告实际社保缴费24年4个月已经超过规定的最低缴费标准15年，鉴于无论第一被告出具的《告知书》、《告知单》还是第二被告做出的《复议决定书》中都无视作为一个法治政府及其机关在行政中不可忽视的下述事实及其法律效果：

(一) 原告人本人及打工企业、家属等在过去缴纳或补交社保费用时从未遇到服刑期间不能缴费的告知，在本案原告办理退休资格确认时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前《浙人社函[2010]358号复函（此件依申请公开）》从未公开，不能作为政府违约赖账对抗不知情相对人，从而严重损害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保障原则；

(二) 在法律适用“范围”的解释与应用时，被告对自己对人双重标准。对于自己的人员招收和使用，“法律未包含”而公然且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严重侵犯同工同酬的法律要求，却对原告社保权利以“法律未包含”即所谓的“违规”予以排除，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行径，有违于法治社会“政府行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民众行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基本要求；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其他任何一个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包含的具有法律地位与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于服刑期间的社保参与人并没有强制性条款明确排除；

(四) 法院对于本案原告已生效判决只明确剥夺人身及政治权利并没有剥夺社会经济权利（包括社会保险的权利），本案被告行为是对原告超越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额外“惩罚”；

(五) 原告服刑期间参加劳动及我国政府已经加入或批准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国际公约对于公民同工同酬及普遍无例外的社会保障要求。

对于上述原告围绕争议焦点提出的五点理由，两被告在本案具体行政行为中如果不能回答（认可或依法反驳），说明本案被告的行政失信行为经不起认真的依法推敲；如果是不屑回答，涉嫌权力肆无忌惮的傲慢，为建设法治社会、建立法治政府之大忌，更加应该加以

制止和防范。

至此，原告特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审判此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促使被告一及时办理原告的退休资格并履行对原告按照缴费24年4个月年限应负的社会保险责任，同时撤销被告二做出的《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2026]67号。

此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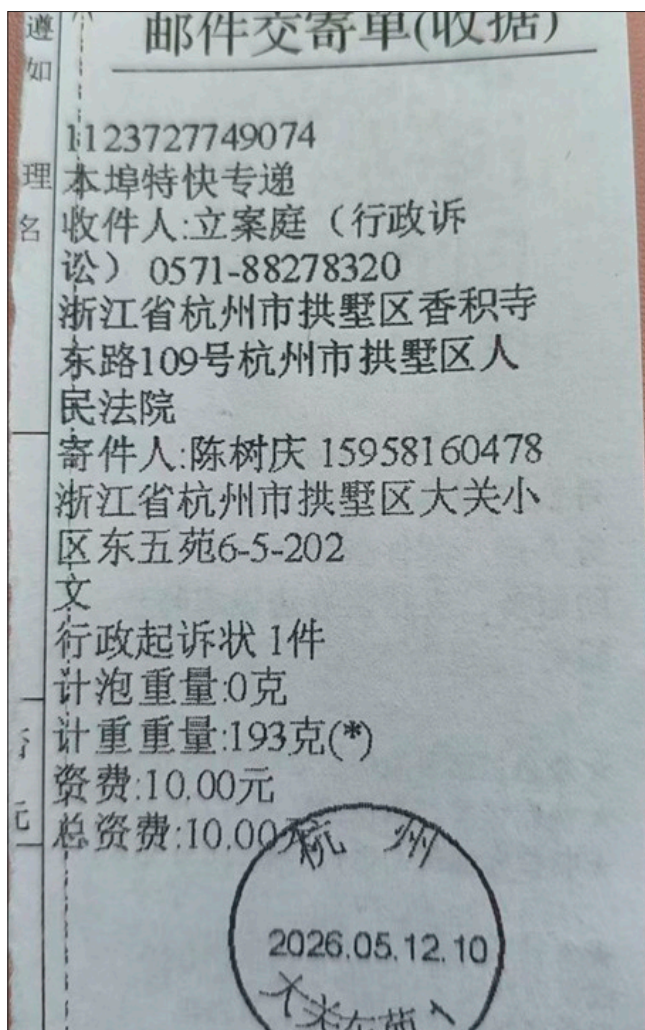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陈树庆

2026年5月12日

附：

- 一、本诉状副本2份；
- 二、原告陈树庆身份证复印件包含正反两面1份；
- 三、《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1份；
- 四、《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办理事项告知单》1份；
- 五、盖有“杭州市拱墅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印章的《告知书》1份；
- 六、《浙人社函[2010]358号》1份；
- 七、《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决定书》杭拱政复[2026]67号1份；



铁窗泪

作者：牛腾宇妈妈

我的儿啊……

铁栏如利刃，横在你我之间，
却斩不断母亲这一生最深的牵挂。

你剃着寸头，年仅十九岁，
本该是风吹过脸庞都带着笑意的年纪，
如今却只能站在昏暗的牢房里，
用那双清亮的眼睛，默默望着我。

妈妈看得见你眼底的委屈，
看得见你咬紧牙关不肯掉下的泪，
也看得见那些年他们加诸在你身上的伤痕。
一道一道，都刻在母亲心里，鲜血淋漓。

我站在铁窗外，
身体早已千疮百孔，
却仍拼尽全力举起这叠写满血泪的申诉材料。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一滴、两滴、三滴……
砸在纸上，洇开一圈又一圈的痛。

我没能护住你小小的身体，
没能挡住这场从天而降的冤狱，
只能用这双曾抱过你、哄过你、替你擦眼泪的手，
如今颤抖着，握紧最后的希望。

孩子，你别怕。

妈妈知道你疼，
那些酷刑、那些黑暗、那些强加于你的罪名，
每一个夜晚都在折磨着你。

可你依然坚强地望着妈妈，
像小时候跌倒了也不肯哭，
只是不想让我担心。

那一刻，妈妈的心碎成了粉末，
却还要强撑着微笑，
只怕被你看见我的崩溃。

腾宇，我的命根子，

我的心头肉，

妈妈还会继续去广东，
哪怕一次次被威胁、被骚扰、被阻拦，
哪怕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妈妈也一定会为你拼到底。

风在为你哭，
铁窗在为你颤。

如果老天有眼，
就让母亲的眼泪化作一把火，
烧尽这世间所有的黑暗与不公。

儿啊……

再坚持一下，
妈妈来了。

我会用余生所有的力气、所有的眼泪、所有的爱，
砸开这冰冷的铁窗，
把你紧紧抱进怀里。

我要亲吻你剃短的头，
然后告诉你：

“孩子，回家了。
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妈妈爱你。
用生命爱你。
永远，永远……

Tears Behind Bars

A grieving mother mourns her imprisoned son, recalling his suffering, torture, and separation while expressing unwavering love, hope, and determination to fight for his freedom and return hom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为儿子牛腾宇继续维权：我不会放弃

作者：牛腾宇妈妈



在五一假期结束后，我将再次奔赴广东，为蒙冤入狱的儿子牛腾宇继续维权。我为儿子聘请的第16位律师已代理一年有余，但广东当局至今拒绝安排阅卷。此前他们以“需先提交抗诉书才能阅卷”为由推脱，而阅卷与提交抗诉书本无任何关联，这种拖延明显是在耍无赖。

一审开庭前，24名孩子的律师仅能看到当局挑选过的部分卷宗，其他材料均以“涉密”为由拒绝提供。大量案件漏洞、错误事实和伪造证据被刻意隐藏。我方律师因无法获取完整案卷，根本无法得知广东当局炮制这起冤案时究竟动用了多少非法手段、判决依据又有多么残缺不全。这就像考试时不给考生完整试题，律师在信息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找到正确的辩护方向，更无法进行有效辩护。因此，我必须再次前往广东，依法要求当局向我方代理律师提供完整案卷。

2019年，广东当局为邀功请赏，非法抓捕了一批无辜青少年，并对其施以惨无人道的酷刑。随后，在某高级权贵仆从——杨晔的直接干预下，广东省政法委要求茂名市公检法串联办案，非法重判24名孩子，其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部督1902136专案”。我的儿子牛腾宇正是这24人之一。

杨晔先是命令茂名、佛山两地公安加大对我儿的酷刑力度，甚至试图杀人灭口。残酷虐待导致他全身无一处完好皮肤。酷刑之后，杨晔又指示广东省政法委让我儿替她的儿子顾杨阳顶“主犯”，要求茂名当局从重判决。

茂名市检察院为完成“政治任务”伪造证据、编造供

词、诱供诈供；茂名市法院则威胁我方律师，要求其保持沉默或退出代理。就这样，我儿子被非法判处14年有期徒刑。为把这起冤案做成“铁案”，杨晔与广东省政法委随即对我实施持续迫害。这些迫害来自公安和国安系统，利用职权与技术手段，多次威胁到我的生命安全，且至今从未真正停止。儿子刚转入四会监狱时，广东省政法委为配合杨晔，曾命令监狱非法剥夺我的会见权。

我多次前往广东维权，却屡遭威胁与骚扰：一次去四会监狱要求会见儿子，迎接我的竟是一排荷枪实弹的特警；另一次在广州维权时，政法委人员入住我酒店隔壁房间，整晚打牌聊天制造噪音，让我彻夜难眠，白天也毫无精力维权。我非常清楚，杨晔与广东省政法委联合实施的残酷迫害，最终目的就是让我和儿子牛腾宇都“消失”。

即使倒在维权路上，也比坐以待毙、憋屈地死在家里强，只要我儿子还在广东，我就会一直前往广东维权，绝不放弃！

A Mother Continues Seeking Justice for Her Son Niu Tengyu

The mother of imprisoned Chinese youth Niu Tengyu says she will continue traveling to Guangdong to seek justice for her son despite years of pressure and intimidation. She stated that the lawyer she hired over a year ago is still denied access to complete case files, preventing an effective legal defense.

Niu was among 24 young people sentenced in the controversial "1902136 case." His mother alleges that investigators used torture, fabricated evidence, and forced confessions to secure convictions. She further claims officials pressured her son to accept responsibility as the "main offender" and subjected him to severe abuse in detention.

The statement also describes surveillance, threats, harassment, and interference targeting both family members and defense lawyers. Despite the risks, she insists she will continue pursuing accountability and refuses to abandon efforts to clear her son's nam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公民（前上海律师）彭永和的入党申请公开信

作者：彭永和

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

申请人：彭永和，中国公民（前上海律师），76年生，江西籍，无固定住所地。

本人彭永和，希望能像前总理朱镕基那样，怀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人民服务”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而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时，我正式邀请习近平你作为本人的入党介绍人。

我深知，以我现在可疑的政治立场，上海方面不可能接受我的入党申请，其它省份的又根本不了解我，所以，目光只能投向你！至于理由：“你懂的”！

本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机和目的：

1、消除误会：

在长达九年的被维稳过程中，说本人有政治倾向问题；说本人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和所作的事情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为此，前几年我特意给上海市司法局和市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本人坚决反对专政、反对独裁、接受普世价值”——如果这是政治倾向的话——这可不是我彭永和首先提出来的，早在抗战及国共内战时期，“新华社”就向全体国人公开发表过类似的表态；毛泽东也曾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提到，中国应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这能是政治倾向有问题？这能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意思？

之后，记得还曾经两次给上海市长龚正写公开信明确表示希望“消除误会”然，从未得到回应。

2、害怕打击报复：

他们曾跟我说：“你我是敌对关系，……”。

3、可以自由去北京看升国旗、敬礼：

今年1月底，我到北京的当天就被上海的国宝带到了北京的一个派出所说：“你在公安部的黑名单里，你不能待在北京……”。北京的那个国宝也对我说：“我是不能让你待在北京的……”。

4、恢复律师证：

因涉及政治倾向问题，2021年1月份我的律师证就被上海市司法局注销了，注销前的申辩书的标题是“给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具体内容你去看看，国保那有。

5、兑现对上海全体律师的承诺博取名声：

我说过要努力促成《上海市律师协会选举和罢免规则》的尽早颁布，2022年本人就制定了此规则草案发给了上海市律师协会和司法局，就在今年的3月份在给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的公开信（二）中还提及了此事，甚至在总理李强当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借助疫情的公开信寻求过他的帮助。

6、获得巨额赔偿：

在今年3月份给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的公开信（一）中公开进行索赔，我估算了一下大概一百五十万元左右。

你想，如果我入了党，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同志了对吧，也就说明之前确实是个误会阿，既然是误会，那么这么多年的不能律师执业的损失就应该赔偿给我对吧？

7、被养老金分配状况刺激、担心自己十年后：

如今，公务员、事业单位退休每月平均六七千，农民和城市居民平均二百多点。而，2025年世界银行修订，联合国统计司 (UNSD)发布的国际绝对贫困标准线是“日均生活消费3美元”。折合人民币约每月630元，也就是说还不到国际贫困线的一半！

如果我今年入了党，那么，我一定会同你一道还有其他同志一起想办法把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养老金到明年提高到每月一千元，后年继续提高，直至跟公务员和企业职工相当的水平。

哎！要是李强总理还活着，我想，他一定会全力支持我们的！

8、被医疗保障制度所刺激，担心自己和孩子看不起病：

网友总结为：不是没有免费医疗，而是免费医疗的名单里没有你！

如果我今年入党了，我就跟你一起不论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目标是在三年内实现全民“平等基础保障的免费医疗”。

9、被（2026）沪7101行初309号行政裁定书所刺激：

一审法院裁定书表述如下：……实际系对市司法局是否履行了对上海律协的监督管理职责的异议，明显不属于《条例》所调整的范畴，被告告知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原告的起诉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

如果真如法院认为的那样，本人为何不去控告、投诉或者以行政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又或者如给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长龚正的公开信（二）中那样明确要求对上海市司法局相关涉案人员渎职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反而是申请信息公开律师协会的财务审计报告和材料——到底是法院脑残还是本人脑残？

另，法院不开庭，就可以避免查明：本人立案时提交的律师执业证证据上面记载的时间和本人的实际执业年份在所申请的上海律师协会第十、十一届期间，从而关系到本人的财产权、知情权、监督权。如此，就可以装糊涂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结案，从而避免上海律协每年“亿”元会费的实际支出情况被公开的可能性，从而影响到上海几万名律师的心情和律师行业的稳定！

10、被于凯等言论自由权案件的刺激：

我的朋友于凯律师，因在司法部门前举牌反映“律协自治、会费、黑名单等问题被涉嫌寻衅滋事犯罪。

黑名单问题，我是亲历者，被明确告知上了上海市司法局黑名单。

外交部发言人反复说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权，没有任何一个公民会“因言获罪”。我入党之后，我将更有力量与你一起和其他同志促使《新闻法》在一年之内制定和颁布。届时，将明确言论自由权的边界，避免类似如我朋友于凯案的再次发生。

我初步的设想的言论自由的边界是：非因故意制作、编造、发表或明知是虚假旨在攻击、诋毁政府及工作人员履行公职行为或现状的言论、信息而传播的，不得为罪。

前款因故意除已然造成社会功能上的停止或丧失，或已然处于紧迫状态政府不得通过武力对公共场所和秩序所进行干预、预防和布置外的，也不得为罪。

11、对阳光法案的期盼和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上调至300万的刺激：

《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法》已然是被绝大多数国家已验证的最好的反腐败方法之一，只要该法颁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根本无需上调，反而可以下调甚至废除此罪。如，新加坡。如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律按“贪污处理”。

我入党之后，将与你并肩作战，二年内颁布《公职人员财产公示法》，如你曾说的“扎紧制度的篱笆”，自己亲自为自己带上“枷锁”、拴上锁链、筑起笼子。

12、我的兄弟丁家喜和朋友张展案件的刺激：

我的兄弟丁家喜，这次又被判刑12年；朋友张展这次又是4年。

我知道，那些办理他们案件的公检法人员也知道，他们的追求和目标其实跟你跟党是一模一样——民主、宪政、法治中国。

这激起了我强烈的对隐藏在党内的腐败份子清除欲望。届时，你我将并肩作战，对腐败份子0容忍。

13、……

太多了，待续。

以上，或许有人会说——彭永和，你动机不纯，贪名贪财阿，你这种人怎么能入党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我的答复是：我是血肉之身，不是特殊材料制作的，所以，我必须直视人性尊重人性，一切从人性出发，不叫口号，事实求是，不隐瞒不欺骗组织。我想，只有这样才具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格吧。你说的是吧？

最后，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原因就是：既然我决心要为人民服务，那么，本申请书涉及的信息和“服务事项”就自然应当公开接受全民的核实检验和监督，如果在本申请书中你发现或经举报核实有任何故意捏造的事实，本人将永远不再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主席、全体中国公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其他八个党派党员、川普总统、内塔尼亚胡总理、泽联斯基总统、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联合国秘书长等所有文明的境外势力和追求文明的人们，如果你认为我彭永和更有可能真的会履行共产党的宗旨、践行共产党对十四亿中国人的承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请支持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谢！

今日去北京！此入党申请书公开前，该不会又被上海或北京的公安控制了吧！

申请人：彭永和

电话微信：13816353773

邮箱：jiangxixiansheng@gmail.com

jiangxixiansheng@163.com

2026年5月10日

2026年5月11日临近中午火车到北京西站，刚走出车厢即被北京警方控制，当天晚上被上海警方带回上海。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

作者：吕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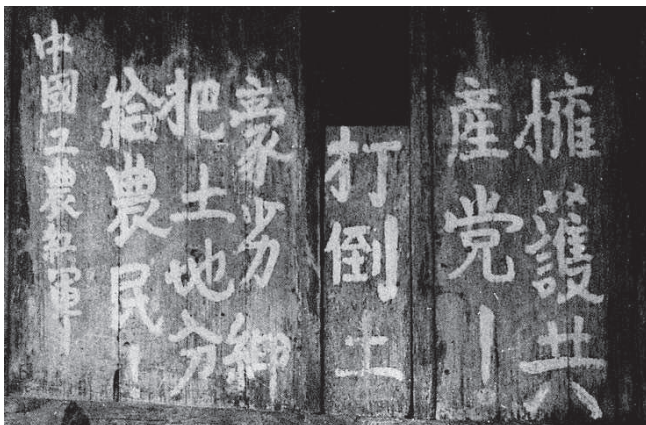
中國共產黨 偽裝成國家的恐怖組織

所谓恐怖组织，按照维基百科的介绍：是指由恐怖分子组成的组织，通过极端的行为来宣扬组织的主张与理念。被大多数国家定为恐怖组织的组织的主要特点是制造骇人听闻的重大伤亡事件。根据百度百科介绍：恐怖组织是一些反社会和反人类的人组织在一起，他们有组织有目的对人民和对社会进行惨无人道的恐怖可怕的行动。

中国共产党是人类最大的恐怖组织，之所以说它是最大，是因为中共有一亿多党员，控制着14亿国民、控制着几百万现代化的军队和几百万警察，控制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资源，在全世界恐怖组织中绝对是最大的，其力量和资源超过了世界所有恐怖组织的总和。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最大的恐怖组织事实如下：

一、中共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其基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大家都知道中共是一个信奉马列主义的政党，它诞生的目的就是要用暴力、靠杀人、靠打砸抢、靠恐怖、靠战争、靠流血、去砸碎所谓的旧世界，去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建立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中共的特征和主张完全符合维基百科与百度百科对恐怖组织的定义。



二、中共诞生后，就开始在全国搞暴动，打土豪、

杀乡绅、抢土地、无恶不作，在其初创时期就将自己党内的顾顺章全家灭门；1930年，刚创立不到10年的中国共产党，就在肃清所谓的AB团中，残忍的杀害了5000多自己的忠实追随者；1942年又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活活整死10000多自己的党员干部；一个刚刚建立，还处在打江山阶段组织，就如此残忍、血腥，残暴，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做为恐怖组织其恐怖基因的顽固和邪恶！

三、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大陆后，更是实行惨无人道的恐怖统治，建政之初就大开杀戒，在全国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大肆屠杀民国政府遗留在大陆的党政军人员，当时仅中共官方统计的就有：260余万人被捕、130余万人被监禁、71.2万人被处决，1996年的官方文件显示镇反运动镇压了157万多人，其中87.3万余人被判死刑，这可是近百万的鲜活生命啊！这是多么血腥恐怖的统治！

四、1960年代由于中共盲目的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研发核武器，造成人为大饥荒，中共政权为了所谓的国家颜面竟然决定：保城市，牺牲农村，不许开仓放粮，不许饥民外出逃荒讨饭，活活饿死三千多万人，这比今天的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还要多，饥民都是被圈在家中活活饿死的、很多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请问人类世界有哪个政权会如此毫无人性，惨无人道？！

五、1964年中共发动四清运动，有77,560人被逼死、5,327,350人受到迫害，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1966年中共开展的十年文革，煽动青年学生打砸抢、迫害知识分子、制造全国性的武斗，直接导致的中国大陆200万到2000万人非正常死亡，这种恐怖统治的程度，是世界上其它任何恐怖组织根本无法企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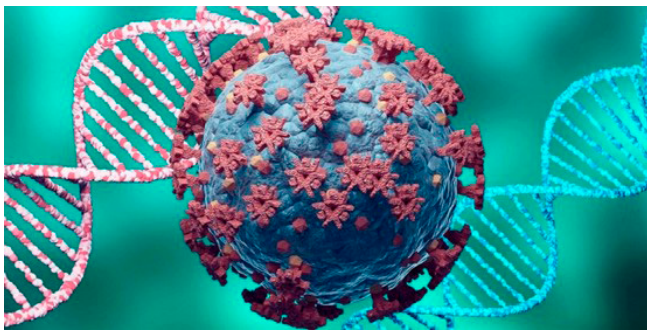
六、1970年代中共政权开始进行大规模计划生育

运动，造成几亿婴儿胎死腹中，无数即将出生的婴儿在母亲体内被大卸八块、无数的妇女被强制堕胎，无数育龄男女像牲畜一样被强制绝育，无数的家庭被罚款扒房，这些在人类文明社会闻所未闻的事情，却在中共的统治下每天都在上演，几亿无辜的幼小生命，还没有来到人世，就被中国共产党所残害，这种恐怖程度远超世界任何恐怖组织！

七、1989年中共政权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安门广场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这是法西斯政权都做不出来的事情，但是中共就敢公开用坦克机枪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和学生，更为恐怖的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量建立集中营，进行种族灭绝，这样的恐怖统治世界上有哪个恐怖组织做的到？

八、说完中共在国内的恐怖统治，再来看一看中共在国际上的恐怖活动，中共不仅是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而且还向世界各国输出暴力革命，搞乱世界秩序，残害各国人民。向大家熟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屠杀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其背后就是中共政权的扶持与资助！如今中共政权还在背后为朝鲜金家王朝输血和打气，打着所谓的一带一路的旗号，对外扩张，将大量毒品输往世界各地，仅在美国每年就造成10多万人死亡，成为世界的邪恶轴心，这表明中共不仅是人类最大的恐怖组织，而且是国际恐怖组织的总后台。

九、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世界范围的疫情大爆发，仅2020-2021年就造成了1500万人死亡；全球有超过5.42亿人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究其原因，就是中共在武汉实验室研制新冠病毒，导致泄露，造成了疫情大爆发。人类研究病毒都是为了预防疾病，只有中共政权研究病毒是为了害人，这不仅是恐怖，而是邪恶至极！



十、最令世人发指的就是中共政权的活摘人体器官与人体器官的买卖，从国内死囚器官的肮脏利益链到东南亚的电诈营，连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都公开承认器官移植“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公然活摘人体器官，成为公认的世界人体器官移植大国，请问当今世界上还有比中共政权更恐怖、更邪恶的组织吗？

不仅如此，中共政权还公开坚持一党独裁、一党专制极权，公开否认普世价值、坚持不搞多党轮流执政、

不搞政治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坚持与人类文明为敌，已经成为当今人类文明社会的最大毒瘤！

综上，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人类最大的恐怖组织，其残害生命、屠杀人民无所不用其极，在目前世界1000多个恐怖组织中，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共产党犯下如此滔天罪行，没有哪一个比中国共产党及政权更残忍、更血腥、更恐怖，更邪恶！被中国共产党及政权所杀害、所迫害致死、所失踪、所残害的人，要远远超过全世界恐怖组织所犯罪恶的总和！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人类最大的恐怖组织，居然还占据着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担任着维护人类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握有对国际安全事务的一票否决权；一些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至今仍然对中共政权采取绥靖政策，向中国共产党及政权输出科技，帮助其发展经济，所有的这一切今天都到了应该彻底结束的时候了！

编辑：张宇 校对：程筱筱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Wh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Described as the World's Largest Terror Organiz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world's largest terror organization due to the scale of its political power, state control, and historical record of violence. The author claims the CCP controls a vast population, military, police system, and national resources, giving it influence greater than any non-state militant group.

The essay traces the CCP's history from its revolutionary origins to the present, describing campaigns involving political purges, executions, mass imprisonment, famine, ideological movements, forced population policies, and suppression of dissent. Historical events cited include early Communist purges,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famin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1989 Tiananmen crackdown, and policies toward ethnic minorities.

The article also criticizes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ies, allegations of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and the government's handling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Internationally, the CCP is accused of supporting authoritarian regimes and expanding political influence abroad.

Throughout the essa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CP uses fear, coercion, and centralized power to maintain political control.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urg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reasses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ay greater attention to what the author describes as the CCP's politic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widespread human suffering.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 28 期

(2026 年 5 月 9 日)

作者：张维清



本期介绍被迫害人士：张信燕（Cheung Shun-yin），1971年出生，中国香港人，曾任网络时政评论员、前香港流亡者组织代表（基本信息）。

最新近况：张信燕于2026年5月7日在泰国曼谷因“签证过期”及“无证工作”被泰国移民局全副武装逮捕。目前她被无限期关押在曼谷 Suan Phlu 移民拘留中心，面临被强制遣返至中国大陆或香港的严重危机。

一、个人简历

早年生活：张信燕长期在香港生活，是一名坚定的法轮功学员。

流亡海外：因香港政治环境恶化，她前往泰国曼谷寻求庇护。

难民身份：在泰国期间，她成功获得联合国难民署（UNHCR）颁发的正式难民身份。

身份失效：因参与政治活动，其中中国护照被中国驻泰使馆注销，使其沦为无国籍状态。

二、政治立场

1、反对中共：长期利用网络平台和公开活动，批评中国共产党对宗教自由和人权的打压。

2、香港自治：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坚决反对《香港国安法》及二十三条立法。

3、筹组议会：主张建立能真正代表香港人意愿的海外民主政权机构。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2025年：参与海外流亡人士组建的“香港议会”并当选首届议员。

2025年底：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控其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中的“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发出通缉令，

并悬红20万港元。

2026年5月7日：在泰国曼谷的寓所被泰国警方拘捕，随即被送往移民拘留中心等待遣返法庭聆讯。

四、社会评价、国际评价

1、人权组织：多个国际人权团体指责此案是中共“跨国镇压”的典型案列，利用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操控东南亚国家遣返异见人士。

2、国际政界：英美等国部分关注亚洲人权的议员对泰国的拘捕行动表示高度关切，敦促泰国遵守国际不推回原则。

3、香港官方：香港特区政府视其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逃犯，对其公开通缉并拒绝评论海外拘捕细节。

五《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呼吁

1、停止遣返：强烈呼吁泰国政府严格履行国际人权法中的“不推回原则”，立即停止任何将张信燕遣返回中国大陆或香港的非法程序。

2、恢复自由：要求泰国移民当局基于人道主义精神，承认其联合国难民身份，立即释放张信燕。

3、国际介入：呼吁联合国难民署及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紧急介入，积极为张信燕寻求第三国安全庇护，确保其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Chinese Opposition Magazine Issues Human Rights Brief on Cheung Shun-yin

Issue 28 of The Opposition Human Rights Brief focuses on Hong Kong activist Cheung Shun-yin, who was arrested in Bangkok on May 7, 2026, for alleged visa overstay and unauthorized employment. The report states that Cheung previously received UNHCR refugee status after leaving Hong Kong amid political pressure. She later became involved in overseas Hong Kong democratic activities and was reportedly wanted under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publication warns that she now faces possible deportation to mainland China or Hong Kong.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some foreign lawmakers have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he case and urged Thailand to respect international non-refoulement protection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出狱以后

——关于徐光，以及那些始终无法真正“出狱”的人

作者：胡海宁
主编审阅：朱虞夫

人物简介

徐光，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主要成员之一，1989年杭州大学学运参与者。1998年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后多次因政治言论、纪念六四及民主活动被拘押、判刑。2022年再次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服刑期间长期绝食抗议，并一度被送入监狱医院。2026年5月刑满出狱。

徐光出来了。

这句话原本并没有什么特别。一个人坐完牢，刑满释放，回家去，照理说，不过是一件普通事情。可这些年，普通事情在中国越来越少了，于是“出来了”三个字，也渐渐带上了一点劫后余生的意味。

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先想到的倒不是别的，而是他还剩多少斤。

去年有人说，徐光已经瘦到八十多斤。长期绝食，长期鼻饲，后来又被送进监狱医院。家属见不到人，送进去的衣物被退回来，外面的人只能从一些零碎消息里拼凑他的情况。中国的政治犯，常常就是这样，一旦被推进高墙里面，人就像忽然沉到水底，偶尔浮上来一点气泡，证明他还没死，仅此而已。

所以这次听说徐光出狱，很多人第一反应并不是欣慰，而是想知道：人还能不能站起来，还能不能说话，精神是不是还清楚？

这话听着未免有些凄凉。可中国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只是偷盗抢劫，坐完牢，大家多半不会这样担心；偏偏那些因为“说话”进去的人，出来时总格外叫人不安。

去年《在野党》在美国复刊，我参与了杂志的排版工作。最开始接触这些稿件时，我对中国民主党这条线上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情，其实并不熟悉。后来版面做得多了，这些名字才开始在一篇篇稿件里不断重复出现：有人在坐牢，有人刚出狱，有人失联，有人长期被监控。有时候前一期还在排某个人的文章，下一期又开始出现另一个人的判决书和狱中消息。时间久了，会慢慢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事情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结束过。

徐光是老一代民主党人了。

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概已经不大知道中国民主党。即便偶尔在网上看见这个名字，也不过一划而过。短视频、直播、每天不断刷新的热点新闻，已经足够占满大部分人的注意力。至于九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组党运动，如今已经像一张被压在柜底的旧报纸，颜色发黄，边角卷起，没人再翻。

可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那时还有不少人真相信，中国会一点一点变好。他



坐牢前后的徐光，这四年在黑狱里遭遇了什么？强烈控诉中共对政治犯、良心犯迫害！

们认真讨论过宪政、政党政治、新闻自由，也认真相信，一个国家不应该永远只有一种声音。现在回头看，竟像隔世。

徐光是1989年的大学生，杭州大学，学生领袖之一。后来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再后来第一次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之后几十年的人生，几乎一直在坐牢、监控、传唤和长期维稳之间反复循环。

其实很多经历过八九的人，后来都沉默了。有的人出国，有的人发财，有的人进入体制，有的人干脆绝口不提。我自己也是当年的参与者之一，因为那场运动受过伤，后来家里也为那些事情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很多年过去以后，人会慢慢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沉默。房子总要买，孩子总要养，老人总要看病，一个人总不能天天靠理想活着。于是时间久了，许多人就慢慢学会了另一套本领：少说话，多低头。

这也并不奇怪。人毕竟不是石头。

可徐光偏偏不大肯低头。

九十年代末，中国民主党组党。浙江是最活跃的地方，也是大网落得最沉重的地方。

那是一场真正为了争取结社自由、公开冲击“党禁”的抗争。从镇压的大网撒下至今，浙江的监牢里，就没有断过坐牢的民主党人。这群人身上，有一种如今

已极少见的硬气——他们进了高墙，却绝不肯低下头来写一张“认罪服法”的悔过书，去乞怜什么减刑、假释。管监狱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群人的骨头却始终硬的，没有半点奴才气。

徐光就是这个坚强团队里的一员。他们后来发现，中国有些事情，确实不写在法律里，但他们既然选了这条路，也就没有再打算回头。

徐光出狱以后，也没有安静下来。这些年，他几乎每逢六四都绝食一天。有人觉得这没有意义。一天不吃饭，能怎么样呢？国家机器照样运转，西湖边照样游人如织，商场里照样灯火通明，手机里照样歌舞升平。一个人在家里绝食二十四小时，看起来的确像螳臂当车。

可有时候，事情恰恰坏在这里。
因为许多人连“螳臂当车”也不肯做了。

这些年我时常觉得，中国最厉害的地方，并不是把人抓进去，而是让人慢慢觉得：“算了吧，别碰了，没用的。有些话，说了又能怎么样。”时间久了，也就真的不说了。

于是你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人人都很聪明。大家知道什么能谈，什么不能谈；知道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装糊涂。地铁里没人谈政治，饭桌上没人谈政治，连微信群里转发一篇文章，都得先想一想会不会出事。

这种气氛是很厉害的。它不需要天天抓人，却能让很多人自己先把嘴闭上。而对于像徐光这样的人，仅仅闭嘴还不够。

政治犯在中国，最难熬的时候，往往不是在监狱里面，而是在出狱以后。监狱里的铁门至少看得见，几年刑期也总有一个数字；可出狱后的控制，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又无法言说。

敏感日子会有人上门，电话会被监听，出门会有人跟着，朋友聚会可能突然被“提醒”。房东会接到压力，单位会接到招呼，连身边朋友都会慢慢疏远。时间久了，一个人会逐渐发现，自己虽然已经离开监狱，却始终无法真正回到正常生活。

这才是最深的消耗——它并不总是激烈的。

很多时候，甚至没有拳头，没有审判，没有镣铐。可它会一点一点把人从正常社会关系里剥离出去，让你无法工作，无法安心生活，无法建立稳定关系，最后慢慢变成一个被悬置的人。

这些年的体制，对付异见者愈发精致了。它不急着重摧毁你的肉体，只是长期拖着你，消耗你，让你疲惫，让你孤立，让你慢慢怀疑，坚持到底还有没有意义。

许多人最后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沉默，而是因为太累

了。这一点，其实比直接的暴力更厉害。

有时深夜调版，外面的世界还在不断刷新热点，屏幕里的文章，却仍然是抓捕、监控、绝食、坐牢。

时间像没有流动过一样。

这篇稿子还没写完，群里忽然又传来消息：七十六岁的毛庆祥，因为在朋友圈转发了与徐光有关的视频，被杭州警方带走，已经超过五十个小时。群里的人开始紧急呼吁、联络、商量周末抗议的事情。有人提醒，超过四十八小时，通常就不只是一般传唤了。

我忽然发现，自己写的根本不是什么“过去”的事情。

鲁迅以前写中国人的麻木，说看客。我小时候读，觉得那是旧时代留下来的东西。后来才发现，不过是如今的看客换了种样子罢了。现在没有人围着刑场伸脖子了，大家只是低头刷手机。昨天谁被抓了，今天谁消失了，底下偶尔飘过几句评论，很快又被新的热点盖过去。人们照样上班，照样吃饭，照样哈哈大笑，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有时候想想，这甚至比怒骂还冷。
至少怒骂还说明人在意。
最怕的是无所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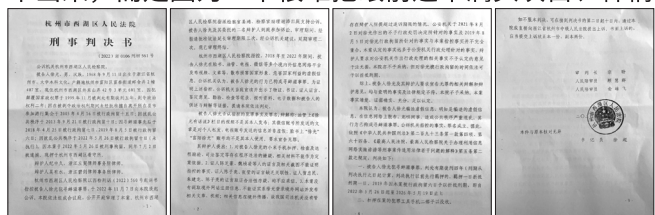
徐光后来又不断被拘留、传唤、抄家。2014年，他因为一句“共产党能在南湖开一大，民主党也能在西湖租船开一大”的玩笑话，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抓进去。如今的人看到这里，也许会觉得荒唐，甚至像个笑话。可这些年，荒唐事发生得太多，人们竟也慢慢习惯了。

后来再抓徐光，罪名变成了“寻衅滋事”。

这个词现在中国人已经很熟悉了。仿佛什么都能往里面装。你举牌，可以寻衅滋事；你发文章，可以寻衅滋事；你说话不中听，也可以寻衅滋事。到了后来，连“平反六四”几个字，都足够把一个人重新送进监狱。

徐光就是这样又一次进去的。
这一次是四年。
等他再出来，已经快六十岁了。

照片传出来的时候，我还是怔了一下。不是因为认不出来，而是因为一下很难把眼前这个满头灰白、神情



徐光因“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22年春节徐光家。自左至右：邹巍、朱虞夫、徐光、陈开葵

枯瘦的人，和当年照片里的青年学生联系在一起。好像这些年被带走的，不只是时间。

我有时候会想，像徐光这样的人，到底靠什么撑这么多年。因为正常人是很容易疲倦的。别说坐牢，就是天天被盯着，被骚扰，被警告，被断生路，时间久了，人也会软下来。中国这些年最成功的地方，大概就在于，它并不总是一下把人打死，而是慢慢磨。

磨掉你的脾气，磨掉你的朋友，磨掉你的胆子。磨到最后，很多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年轻时说过的话了。

可总还有极少数人，怎么磨都不肯彻底弯下去。这种人，如今已经越来越少了。

所以徐光出狱，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人从监狱里出来。至少对一些还记得九十年代、还记得中国民主党、还记得那些年发生过什么的人来说，这件事多少像是一点残余的火星。很弱，很小，甚至随时可能熄灭，但毕竟还在那里。

只是中国变化太快了，快到许多人已经不再关心这些事。

西湖还是那个西湖。游客拍照，孩子放风筝，网红店门口排长队。年轻人讨论演唱会、奶茶、股票和房价。夜里灯光照在湖面上，还是很好看。没有人会从那些热闹里看出来，几公里之外，曾经有人因为一句话、几篇文章、几张纸，被关了几十年。

世界照样往前走。

可西湖的游客不会知道徐光，商场里的人不会知道，那些低头刷手机的年轻人，大概也不会知道——他们不会知道，一个人真正漫长的刑期，有时候是从“出狱”才开始的。

编辑：黄吉洲 校对：毛一炜 美编：胡海宁

作者简介

胡海宁，1989学运参与者，中国民主党党员，现居美国。《在野党》杂志社美编部部长，长期从事平面设计工作，并参与独立中文刊物的编辑与排版，关注中国社会中的沉默、记忆与个体命运。

After Prison: Xu Guang and Those Who Never Truly Leave It Behind

This essay reflects on the release of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 Xu Guang after four years in prison and examines the continuing system of surveillance and political pressure faced by dissidents in China even after formal release. Xu Guang, born in Hangzhou in 1968, participated in the 1989 student movement and later became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Zhejiang branch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Since the late 1990s, he has repeatedly faced imprisonment, detention, intimidation, and political persecution because of his activism and public speech.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e reaction to Xu Guang's release in May 2026. Rather than relief, many people first worried whether he was still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healthy after years of hunger strikes, force-feeding, and hospitalization during detention. Reports suggested his weight had fallen dangerously low.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in China, the author notes, imprisonment often means disappearing from public view, with outside information reduced to scattered rumors and fragments. Families receive little reliable information, while friends and supporters can only piece together someone's condition through indirect messages and occasional reports.

The essay also reflects on the fading memory of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movement of the 1990s. At the time, many participants believed China might gradually move toward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olitical pluralism,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Over time, however, political discussion became increasingly dangerous, and many former activists either emigrated, withdrew from public life, entered the system, or learned to remain silent in order to survive ordinary social pressures and economic realiti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Xu Guang is portrayed as one of the few who refused to fully surrender his beliefs. Even after earlier prison terms, he reportedly continued commemorating June Fourth through symbolic hunger strikes and public statements despite repeated detention and harassmen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modern political repression increasingly relies not only on prison sentences, but also on exhaustion, surveillance, social iso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pressure.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may continue facing police visits, monitoring, movement restrictions, pressure on employers and landlords, and the gradual breakdown of normal social relationships.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the harshest prison for many dissidents may begin only after release, when they remain trapped inside a system designed to isolate and quietly erase them from ordinary socie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新疆对维吾尔族的镇压已经演变，而非结束

——一份罕见的内部证词揭露了中共政权如何掩盖新疆地区的国家暴力行为

作者：Adrian Zenz



根据一位来自中国警察系统内部的前成员的第一手证词揭露，北京并未拆除其在新疆的压制体系，而是对其进行了“调整”。强制性政策仍主导着日常生活，但其运作方式更加隐蔽、更加分散，也因此更难被外界察觉。

这一“调整”体系的设计者是马兴瑞，他于2021年12月接替以强硬政策著称的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在陈全国时期，国家依赖高度可见的运动式治理，将大量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族群送入法外拘禁营地。当时的行动由自上而下的拘押指标推动，也为当前短期拘留目标提供了行政先例。

当曾任广东省省长、被视为技术官僚的马兴瑞上任时，外界一度猜测他可能会推动新疆从高度安全化治理转向以经济发展为导向。

多位目击者回忆称，马兴瑞初到新疆时确实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谨慎乐观。他取消了一些最显眼的警务措施，并暂时放松了部分社会管控。但事实上，他的治理只是将压制从“高可见度”转向“高度隐蔽”。

这些隐蔽压制的具体运作方式，来自张亚博的证词。张是一名汉族公民，2006年进入新疆工作。经过教师生涯后，他于2014年加入警察系统，被派往维吾尔族聚居的和田地区。

在2014年至2016年间，张作为拘留中心的看守，目睹了对维吾尔被拘人员的日常殴打与酷刑，包括将人悬吊于天花板长达24小时。他还目睹一名同事在审讯过程中强奸女性被拘者，并见证有人因虐待而死亡。2017年，在一次为期两周的拘留中心工作中，他看到严重的拥挤状况、“极其恶劣”的环境，以及“频繁发生”的死亡事件。

2016年底至2023年间，张在基层担任村级警察。他负责将“再教育营”释放的维吾尔人转送至拘留所，其中许多人随后被判处长期监禁。张估计，在他所辖区，至少一半以上被释放人员最终进入监狱。

官方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大规模“监禁转移”的趋势：

2017年至2021年间，有超过50万人被判刑入狱。张还负责监督国家主导的劳动力转移，包括组织维吾尔人群体在警方看守下采摘棉花。

张的证词还显示，实际的拘禁规模可能甚至超过地方领导层的内部估计。2019年，他在和田县再教育总部工作时发现，地方官员经常向上级隐瞒真实拘押人数。在多重政策压力下，基层既执行大规模拘押，又为避免被指责“治理不力”而刻意隐瞒数据。

张估计，在他所在的村庄，大约25%的成年人口曾被送入再教育营（不包括另行送入监狱者）。为掩盖这一行动，2020年初，当局下令销毁所有与再教育营相关的档案。

2023年底，张辞去警职并逃离中国。此后，中国当局指控他“危害国家安全”，冻结其银行账户，并威胁其在国内的家人。

张参与执行的2023年和田地区拘押行动，也与更广泛的区域趋势相吻合。他获取的证词显示，在乌鲁木齐等地，在清零政策结束后，也出现了一波针对年轻维吾尔人的任意拘留潮，特别是在反封控抗议之后。

新疆新一轮压制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政策表述变化相一致。202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曾强调新疆政策“取得全面胜利”，突出经济发展。但在2023年8月一次未公开行程中，他则警告“存在隐患”，要求加强安全治理。

为延续大规模拘禁时期所建立的深层恐惧，马兴瑞时期采用了“预防性、轮换式短期拘留”机制。通过短期但持续的拘押，既维持普遍恐惧，又在表面上营造“正常生活”的假象。在这种“稳定”之下，是对民族同化的系统性推进。

张表示，对维吾尔语言、文化与宗教的压制在上任后仍在持续。到他离职时，当地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几乎被消除：诵读《古兰经》、在家祈祷、斋月禁食均被严格禁止；维吾尔干部甚至被强制食用猪肉以示“忠诚”；多数清真寺被拆毁，仅存的一座也全天候看守。

文化抹除还深入教育体系和日常生活。学校禁止使用维吾尔语，新一代正在与自身语言逐渐脱节。

这种文化消解与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尤其是国家推



动的劳动力转移。官方将其描述为“自愿扶贫”，但张的证词表明，这实际上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强制劳动与人口工程体系。

在马兴瑞时期，劳动力转移规模显著扩大，从阶段性动员转变为常态化、不可逃避的制度安排。官方数据显示，到2025年，转移规模达340万人次（涉及超过300万人，部分人员一年内被多次转移）。

但与此同时，持续的拘禁与劳动力抽调造成劳动力短缺，基层面临巨大压力，被迫“想方设法完成指标”。村委会与警方利用其权力，对居民施加各种行政骚扰与威胁，迫使其接受工作安排。

拒绝者将面临额外普通话学习、无偿劳动以及频繁上门“走访”。多次拒绝者则会被送入短期拘留设施，在张的话中，被“刻意置于困苦环境中以迫使服从”。

这种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抽取正在掏空农村社会结构。张观察到村庄人口锐减，仅剩老人、病人和儿童。这种人为造成的人口空洞甚至导致无人照看的儿童溺亡，当地不得不发布禁止儿童靠近水域的警告。

官方文件也印证了这一环境。一份2023年的地方指令要求干部“转变农民思想”，以确保劳务转移执行；另一份规划文件则提出扩大跨省转移，并通过“感恩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将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

张指出，所谓“思想转化”在实际操作中，就是通过威胁、惩罚以及长时间（甚至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的会议来施压。

这种制度化的强制迁移，体现了新疆治理模式的根本转变：从陈全国时期的显性高压，转向一种长期、无处不在的隐性控制。在政治学上，这意味着从“专制性权力”向“基础设施性权力”的转型。

前者依赖明显的暴力与压制，而后者则依赖国家通过官僚体系深入社会、实施控制的能力。

通过将维稳体系嵌入基层治理，国家从大规模拘禁的公开暴力，转向更隐蔽却更彻底的行政控制。

与此同时，马兴瑞还推动对外贸易大幅增长。官方数据显示，2021至2025年间，新疆对美国、加拿大、英国及欧盟的直接出口增长了465%，其中2024至2025年间增长达71%。

尽管实现了其所称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马兴瑞仍在2025年7月被突然撤换，并因腐败问题接受调查。

在国际社会难以监测这一“由显转隐”的压制体系之际，像张这样的内部证人打破了“新疆趋于宽松”的假象。压制机制并未结束，而是演化为一种更持久、更深入的结构控制，导致维吾尔社会的瓦解成为长期现实。

在对“绝对安全”的执念驱动下，这种无止境的社会控制需求，最终为大规模人权灾难的持续提供了条件。

原文链接<https://foreignpolicy.com/author/adrian-zenz/>

Repression in Xinjiang Has Evolved Rather Than Ended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state repression in Xinjiang has shifted from highly visible mass detention toward a more concealed and institutionalized system of control. Drawing heavily on testimony from Zhang Yabo, a former Chinese police officer who worked in Xinjiang between 2014 and 2023, the report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olicies toward Uyghurs and other Muslim minorities have not ended, but in stead evolved into a more decentralized and less publicly visible form.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he transition accelerated after Ma Xingrui replaced Chen Quanguo as Xinjiang Party Secretary in late 2021. While some visible policing measures were reduced, the underlying system of surveillance, detention, cultural suppression, and forced labor reportedly continued under new methods designed to appear less extreme internationally.

Zhang Yabo describes witnessing torture, beatings, overcrowded detention conditions, deaths in custody, and sexual abuse during his time working in detention facilities in Hotan. He also claims that many Uyghurs released from so-called reeducation camps were later transferred into prisons or forced labor systems. According to his testimony, local authorities frequently concealed the real number of detainees from higher officials and destroyed records related to reeducation camps beginning in 2020.

The article further argues that repression increasingly relies on short-term rotational detention, intensive monitoring, labor transfers, and administrative coercion rather than large centralized camps alone. Uyghur language use, religious practice,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reportedly continue facing strict restrictions. Refusal to participate in state-directed labor programs can reportedly lead to harassment,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sessions, or temporary detention.

The report also links these policies to broader economic strategies, particularly state-managed labor transfers connected to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agricultural work. It claims that the removal of working-age adults from villages has weakened local social structures and accelerated cultural assimilation.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Xinjiang's governance model has shifted from overt mass repression toward a more embedded and bureaucratic form of social control. While international observers may perceive reduced visibility of camps as relaxation, the report concludes tha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coercion, surveillance, and cultural suppression remain active and deeply institutionalized.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国安部下场管躺平

——恐怖时代的序幕已经拉开

作者：陀先润



为代表的政治保卫系统。这批人接管了中华苏维埃和苏区政府的方方面面——报纸归他们管，医院归他们管，妇女工作归他们管，儿童团归他们管，他们拥有否决一切、怀疑一切、最后制裁一切的权利。结果是大规模冤假错案，自己人杀自己人，红军从内部崩溃。这段历史后来被中共自己称为“沉痛教训”，参与其中的邓发等人后来被清算了一批，但这个教训显然没有被真正记住。

第二次是1957年“反右”之后。“反右”运动由邓小平主导，大量使用了罗瑞卿系统，也就是公安部里的政保系统。进入1959年之后，政治保卫系统再度膨胀，成分不好的学生被禁止考大学，阶级敌人的帽子满天飞。

“大跃进”失败，饿死了几千万人，经济彻底崩溃。这个时候中共的反应不是检讨，不是认错，而是让政治警察更加猖獗——经济越烂，越需要找敌人，越需要用政治恐惧转移视线。这条逻辑，今天依然在运转。随后而来的，是“文化大革命”，是所有历次运动的总爆发。政治保卫渗入每家每户，管控街道、联防队员、学校老师，政治保卫高于一切。普通警察和政治警察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公安部系统陷入派系混战，连公安部长李震都死得莫名其妙，官方说是自杀，没有人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

第三次正在发生2019年之后，习近平将“政治安全”重新供上了所有安全领域的最高神坛。从那以后，国安系统开始悄悄爬进每一个领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由原北京国安局局长直接出任；清华大学随后也来了一个国安背景的干部。国安的人员开始向各高校、各科研院所蔓延，用抓人出身的眼光审视每一个教授、每一个研究员，看谁和境外有联系，看谁的研究方向不够“安全”。与此同时，证监会的上级指导单位悄悄加入了国安部，金融证券领域开始由国安“指导”工作。宣传口、媒体系统，国安也开始全面介入。

想象一下这意味着什么：一个在国安干了三十年、专职从事盯梢、监听、抓人工作的人，现在去“指导”资本市场。他懂什么叫市盈率吗？他懂流动性风险吗？他懂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吗？都不懂。他唯一懂的，是盯着所有人的脸判断谁像境外势力，谁的背景需要深查，谁该被带走谈话。把这种人放进金融系统、教育系统、媒体系统，不是在治理国家，是在用政治恐惧系统地替代专业判断，是在从内部摧毁这个国家的正常运转。

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近年来，大量国企、

中共国安部最近做了一件让连胡锡进都看不下去的事——他们堂而皇之地发了一篇公开文章，告诉中国年轻人：你们躺平，是因为境外势力在幕后操纵你们。那些鼓吹躺平的账号、公众号、网红，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手在推动。

我认认真真把这篇文章从头读到尾。没有证据，没有点名任何一个账号，没有指出任何一笔资金，没有任何实质内容。一个号称掌握国家最高机密情报的部门，拿出来的东西，是一篇连大学生写思想汇报都不如的空洞说教，通篇只有一个意思：境外势力希望你们躺平，所以你们不能躺平。

但这不是无能，这是傲慢。他们根本不需要证据。扣帽子不需要证据，恐吓不需要证据。这就是政治警察的底层逻辑：我说你有问题，你就有问题，你自己去证明你没问题。这套逻辑，中国人的上一辈在文革里领教得够透彻了。

更值得警惕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写得多烂，而是：国安部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思想引导、青年工作，这本来是共青团中央几十年的地盘，是宣传系统的标准操作。现在国安下场了，用政治警察的口吻和逻辑来做本该属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事情。这个跨界，不是偶然失误，是权力扩张的信号。

历史的铁律：政治保卫警察权力膨胀，普通人就要开始倒霉。

要理解这个信号意味着什么，必须回到历史。中共历史上，政治保卫警察的权力曾经两度大规模膨胀，每一次的结局都是用鲜血写成的。

第一次是“肃反”时期。很多人以为红军是被蒋介石打败的，但真正从内部瓦解红军的，是以邓发、王首道

高校、公务员单位重新要求员工填写“家庭出身”。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以为是填职业或者收入。但家庭出身不是你的职业，是你的政治成分，是政治警察给所有人分类贴标签的标准工具，上一次大规模使用这个词是在“文革”。这个词的重新出现，不是行政惯例的延续，是系统性政治倒退正在悄悄重建分类管控体系的证据。

信息管控：让你连问题都问不出来

政治警察全面渗透的另一个结果，是信息管控的质变。3·29北京发生了什么？国内绝大多数人只看到了一辆车的视频。但在那之外，已经有医院开始转移病人，丰台的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工业亚硝酸盐中毒的患者。这些信息，国内的普通人几乎完全不知道。

这不是偶然的技术性漏洞，这是系统设计的结果。政治警察的信息管控不是粗暴地告诉你“这条新闻是假的”，也不是简单地屏蔽关键词——那种方式太容易被识别、太容易引发反弹。真正高明的管控，是让某件事从一开始就不进入你的信息环境，让你根本没有机会形成疑问，让你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状态下，心平气和地继续生活。当你连问题都问不出来，管控就已经彻底成功了。

历史的规律是残酷而清晰的：每当政治保卫系统的行政地位开始大幅膨胀，恐怖管制时代就会随之而来。那个契机可能是一场经济危机，可能是一次军事冲突，可能是某一天某条突然消失的重要新闻。而一旦那个契机出现，等待所有人的只有两种状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没有中间地带，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

现在，这扇门正在被缓缓推开。留给中国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编辑：黄吉洲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引用图片来自于 - 美国之音 - 网址: www.voachinese.com
北京举行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的参观者站在一块显示中国地图的电子信息显示屏前。(2018年4月26日)

The Expansion of State Security and Fears of a New Era of Political Control

This article criticizes a recent public statement issued by China's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laiming that the growing "lying flat" attitude among Chinese youth is influenced by foreign forc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statement provided no concrete evidence and instead reflected the logic of political policing, where suspicion itself becomes justif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essay, the deeper concern is not the quality of the propaganda, but the increasing expansion of state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to areas traditionally managed by propaganda, education, media, fi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The article places this development within a broader historical framework. It compares the current political climate to earlier periods 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when political security systems expanded dramatically, including the revolutionary purges of the Soviet period, the Anti-Rightist Movement after 1957,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each period of intensified political policing led to wider social fear, ideological control, internal purges, and political persecution. Economic crises and political instability, the essay claims, often became justification for expanding the power of political security agencies.

The essay further argues that since 2019,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security" has increasingly dominated Chinese governance. Officials with state security backgrounds have reportedly entered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financial regulatory systems, and media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his trend risks replacing professional expertise with political suspicion and ideological loyalty. The author warns that when political security logic begins shaping finance,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ordinary administration may gradually become subordinated to surveillance and political control.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to the renewed use of classifications such as "family background" in some state institutions as evidence of growing political categorization reminiscent of earlier political campaigns. In addition, the essay discusses information control, arguing that modern censorship increasingly works not through visible bans alone, but by preventing sensitive events from entering public awareness in the first place. Under such conditions, many citizens may never even realize what information is being hidden from them.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warning that the expanding role of state security organs may signal the beginning of a broader era of social tightening characterized by fear, surveillance, ideological conformity,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political policing across everyday lif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交通事故，还是体制闷杀？

——从成都天府四街谈起

作者：周敏

2026年5月1日下午五时二十分，成都高新区天府四街。

一辆粉银色轿车在民乐地铁站路口等完红灯，绿灯亮起的瞬间，并没有直行，而是猛打方向盘，加速冲向斑马线上的行人。行人纷纷被撞飞十余米。车没停，继续逆向冲上人行道、倒车、再次加速，再次撞向人群，如此反复，绵延近两公里，直到被迎面驶来的车辆逼停。接着31岁的李某某从车里走出来，并从后备箱拿出了一把刀。

他被当场制伏后，警方发布通报：李某某涉嫌交通肇事逃逸，经检测排除酒驾毒驾，事故造成1死11伤，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微博等平台迅速把相关视频和关键词列为禁语，警方提醒公众“勿传播现场图片视频及相关不实信息”。

一个人藏着刀，在劳动节的下午，全市最繁华的商圈之一，驾车主动冲撞过马路的人群，行驶近两公里，见人就撞——官方的结论却是：交通事故。看见了吧，依然是这套中国特色的政治八股文，将谋杀包装成意外，将体制危机淡化成个人悲剧，一个正在加速崩裂的社会被稳稳地修饰为安全稳定。

一、政治定性

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每当这类事件发生，第一道防线永远是定性，出发点摒弃了法律，只讲政治。

“交通事故”比故意伤人在法律上轻得多，更重要的是，这在政治上安全很多。一起交通事故只是个人失误，一起蓄意的无差别袭击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如果系统性发生，就是治理问题；治理问题如果持续恶化，就开始触碰一个禁忌：这个体制是否仍有合法性？

这条逻辑链是可以从源头截断的。

截断的方式有几种：第一，就是定性为事故，不用“故意”两个字；第二，删除视频，剥夺公众的感知权；第三，将个案孤立，刻意不和类似事件并列报道；第四，只强调嫌疑人的个人特质——精神问题、家庭矛盾、个人失意——淡化社会背景；第五，快速进入司法程序，通常是从重从快、判处死刑，以“正义得到了伸张”来堵住悠悠众口。

成都事件完整执行了这套程序的前几步，后续判决其实也可以预期。

这套操作熟练到了什么程度？熟练到每个中国人可以在事件发生后数小时内马上预测到官方反应的全部步骤。人们对它的熟悉程度本身，很能说明问题。

二、后背发凉的数据

让我们来看一组数字。

根据海外中文媒体和维基学院整理的不完全统计：2019年到2023年，中国每年发生的无差别袭击事件约为3至5起。2024年，这一数字跃升至至少19至23起，其中仅11月一个月就发生了三起重大事件：11月11日，珠海体育中心，驾车撞人，35死43伤；11月16日，江苏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持刀砍人，8死17伤；11月19日，湖南常德，小学门外车辆撞人。进入2025年，频率未减：春节期间接连发生南京持刀案（4死8伤）、沈阳大东副食爆炸案，此后月月有事。

这些数字是非常保守的。官方不公布，境外媒体依赖网传视频和零散报道拼凑，大量事件甚至没有进入公众视野。成都事件的目击者已经说得很清楚：“人都给整飞了，怎么可能才死一个？我们发的视频全部被删除了。”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掩盖下的漏网之鱼。但即便是漏网之鱼，其趋势也已经触目惊心：从2019年到2025年，五年内增长了四至六倍。这是一条如此清晰的上升曲线。

一个每年发生几十起无差别袭击、每起造成数人乃至数十人伤亡的社会，已经无法用极端个案来撇清。必须问的问题是：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

三、压力锅的物理学素描

压力锅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密封容器内持续加热，压力不断累积，如果没有泄压阀，最终只有两种结果——要么降温，要么爆炸。中国社会过去十年的演变，可以形象地用这个比喻来绘制。

压力的来源重重叠叠。经济层面：房价崩塌摧毁了数以亿计家庭的核心资产，青年失业率在2023年突破21%后当局宣布停止公布，私营经济持续萎缩，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已无力维持基本社会服务。社会层面：贫富分化在过去十年急剧加深，阶层上升通道几近封死，“内卷”、“躺平”、“润”这些词汇的流行，是数亿人集体心理状态的晴雨表。个人层面：离婚率上升、出生率暴跌、男性经济压力与尊严危机交织，心理健康服务极度匮乏。

从已知案例看，行凶者的画像高度趋同：多为中年男性，经历过婚姻破裂、财务崩溃、与法律或官僚体制的漫长摩擦，最终在某个临界点做出了对无辜者的致命选择。珠海肇事者是62岁的离异男性，据报道曾多次就财产分割申诉而无果。无锡行凶者是21岁的应届毕业

生，因无法拿到毕业证走投无路。成都的李某某，31岁，动机目前仍不透明——但在官方有意封锁信息的情况下，不透明本身就透露了丰富的信息。

高压需要疏泄，那泄压阀在哪里？

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中，压力是有出口的：法律诉讼（个人权利受侵害可获救济）、政治参与（对体制的不满可通过选举表达）、媒体监督（社会问题可被公开讨论并形成改革压力）、社会组织（公民社会可以承接和疏导个体困境）。

这四条通道，在习近平执政十余年间，都被精确地堵上了。维权律师被清洗（2015年以来）；独立媒体已然千山鸟飞绝；上访者遭拦截、暴打、关押；NGO被立法管控；网络舆论的审查压制赫然来到人类历史巅峰。

压力在分秒增加，出口被无情关闭。压力化为一股戾气，逐渐在街道上横冲直撞。这是中国社会的物理学画像。

四、监控悖论

当局的反应，在珠海事件之后已经可以清晰看到：加强大数据预警，增加街面警力，在公共场所安装更多防护路桩，部署更密集的摄像网络。

但这些措施根本触碰不到源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加速问题的恶化。

人们在网络上抱怨生活中的绝望、隐晦地批评政府，会被算法识别、被警察上门“关怀”。但一个人一言不发、突然开车去撞人，却是任何大数据系统都无法提前发现的。信息管控的逻辑，反倒强化训练出了后者。当局用监控替代了社会的自我修复机制，却让社会失去了通过公开讨论识别和疏导危机的能力。

监控人民这件事本身也是压力的一部分。人民每一次搜索、每一条消息、每一次出行都被窥探和分析着，人的尊严感和自主感在持续侵蚀。这种侵蚀没办法准确量化，但它是真实的、沉重的。

五、以史为镜

中共治下的局面，其实在历史上似曾相识。

满清最后二十年，朝廷腐败、民生凋敝、改革路径又被封堵，社会出现了密集的暗杀风潮。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固然有其政治目标，但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也出现了大量出于个人绝望的暴力行为。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书写的，就是那个时代被压抑到扭曲的集体心理。

彼时的分析家曾经说：这个社会不是在革命前夕，而是在溃烂——它不会整齐地爆发，而是会慢慢烂掉，烂出无数个溃口。

一百年后，我们来到了同一个剧本的舞台上。

诚然，今天的中国有更强大的维稳能力，有人类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监控基础设施，有经过精心训练的舆论管控机器。这使得大规模的政治革命在可见的未来极难发生。但它无法阻止那些已经失去一切、也不在意任何后果的人，选择用最原始的方式，对着他们身边的陌生人，完成他们最后的控诉。

这是献忠现象最令人心寒的地方：它的受害者，是那些和行凶者一样挣扎在同一个体制下的普通人。压迫向下传导，最终由最脆弱的人承受最后的代价。

六、那把尖刀

成都事件中有一个细节，我反复想起。

李某某被逼停之后，下车，走向后备箱，取出一把尖刀。

这个细节说明他不是一时冲动。他在出发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那把刀。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车可能会被撞停，之后他还要继续。

一个31岁的人，在五一劳动节的下午，做好了所有准备，来到人群最密集的地方。

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官方不告诉我们，而他被捕之后，也不会再有发声的机会。但那把提前放在后备箱里的刀，是一份无声的陈述——关于一个人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必定走过的漫长绝望。

这份绝望不是他一个人的。中国有数亿个正在以不同方式承受类似压力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不会走到那一步，但那把刀的存在，是整个社会状态的一根温度计。

当局的回应，是交通肇事逃逸。然后就是迅速删除视频，是“请勿传播不实信息”，不然就要被警察请去喝茶。这个硬冷的回应，是对所有仍在挣扎者最彻底的背叛。

七、尾声的叹息

本文写作时，成都事件已发生二十四小时。死亡人数仍有争议，嫌疑人动机未被公开，相关视频被有条不紊地删除殆尽。

我们不可能知道真相那仿佛冰山般的全貌。冰山被掩盖在水下，人们不知道下一座冰山何时、何地会突然撞过来。我们只知道，它们就在水下，伺机而动。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够承受真相。它应该能够公开讨论为什么有人会做出这样的事，应该能够追问制度是否应承担 responsibility，应该能够通过这种讨论学习和改变。

但是这个社会不能。所以它只能等待下一次。

下一辆车，下一把刀，下一个沉默的31岁。然后依然地，宣布那是一起交通事故。

编辑：李晶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身在自由，心陷囹圄

——王爱琳案对华裔移民的“灵魂拷问”

作者：冯仍



2026年5月11日，美国司法部发布公告，加州阿卡迪亚市市长王爱琳被联邦起诉，罪名是在美国境内非法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理人。更让我震惊的是，公告显示她已经同意认罪。司法部说，王爱琳与孙耀宁共同经营一个名为“美国新闻中心”网站，表面上是服务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平台，实际上却按中共官员的指令发布亲北京宣传内容，而且她并未依法向美国司法部长申报自己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王爱琳不是一个刚刚来到美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新移民。公开资料显示，她1995年从四川成都移民美国，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她在美国买房、生活、经营人脉、参与社区事务，最终当选阿卡迪亚市议员，并成为这座城市的市长。她看起来几乎就是华人移民在美国成功的一个样本——从移民到融入，从社区活动到公职身份，从普通人走到市政舞台。

按理说，一个人在美国生活三十多年，享受了美国的自由制度、法治保障、社区信任和政治机会，更应该明白这一切来之不易。她能当上市议员、市长，不是因为哪个党组织安排她，不是因为上级领导提拔她，而是因为美国地方民主制度给了一个移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可是司法部公告披露的内容，却让人看到另一幅令人寒心的图景：她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官员的指令，在美国传播中共宣传内容。

这让我感慨万千。

一个人离开了中国，来到美国，在这里获得成功，为什么最后还要为那个她已经离开的政党工作？为什么

一个人已经进入自由社会，还要把专制政权的影响力带进这里？为什么一个人已经拥有了美国制度赋予的政治机会，却还要暗中服务一个压制言论、控制媒体、打压信仰、迫害异议人士的政权？

我想到自己，也想到许多像我一样来到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很多人离开中国，不是为了发财，也不是为了换一个居住地点而已。我们是因为看见了谎言、压迫、不公和恐惧，才知道自由的价值。我们离开的时候，心里有伤，也有盼望。我们希望孩子能在一个不必说假话、不必害怕政治、不必从小被洗脑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希望他们将来不再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长期活在恐惧和沉默里。

可是王爱琳案让我不得不问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长大，他们会不会真正明白自由的代价？他们会不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要逃离专制？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只看到美国给他们的机会，却忘记了专制政权曾经怎样伤害中国人？

更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把真实的历史讲给孩子听，不把中共的本质讲清楚，不把自由社会与专制社会的区别讲明白，那么我们的后代也可能在舒适的生活失去警醒。他们可能会以为中共只是一个“普通政府”，以为为它站台只是“文化交流”，以为替它宣传只是“爱国”，甚至以为反对中共就是“反华”。

这正是中共最擅长混淆的地方。

中共总是把“党”和“中国”捆绑在一起，把“反共”污蔑成“反华”，把批评政权说成是伤害民族感情。可是我们这些从中国走出来的人最清楚：真正伤害中国人的，不是揭露中共罪恶的人，而是这个长期压迫中国人的政权本身。真正羞辱华人的，不是美国司法部起诉一个非法外国代理人，而是一个华人公职人员在美国民主制度中获得信任后，却暗中接受外国专制政权的指令。

司法部国家安全助理部长约翰·艾森伯格说，在美国当选公职的人，应当只为他们所代表的美国人民服务；一个曾经接受并执行中共政府官员指令的人，竟处在公共信任位置上，尤其令人担忧。这个说法很重，但也很准确。

我认为，这件事绝不能被理解成针对华人。恰恰相反，最需要警醒的正是华人社区。绝大多数华人来到美国，是为了安居、自由、孩子的未来，是为了逃离专制和恐惧。真正威胁华人社区安全与名誉的，不是美国的调查，而是中共长期把海外华人社区当作统战对象、宣传通道和政治工具。

阿卡迪亚、圣盖博谷、洛杉矶东区，这些地方有大量华人居住。这里本该成为华人参与美国民主、建设社区、保护家庭的地方，而不应该成为中共渗透美国基层政治的试验田。美国地方政府看似离国际政治很远，但市议员、市长、学区委员、社区组织，恰恰是民主制度最基础的部分。如果这些地方被外国威权政权利用、渗透和操控，受伤的不仅是美国制度，也包括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家庭。

王爱琳案给我最大的提醒是：移民美国，不等于自动获得自由的灵魂；离开中国，不等于真正脱离中共的思想控制；在美国成功，不等于一定懂得感恩这个制度。

一个人可以住在美国的房子里，开美国的车，拿美国的身份，参加美国的选举，甚至当上美国的市长，但他的心如果仍然跪在中共权力面前，那么他只是身体到了自由世界，灵魂仍然被专制捆绑。

我也因此提醒自己：作为父亲，我不能只关心孩子的成绩、英语、学校和未来职业。我更要关心他们是否明白自由、诚实、公义和信仰的价值。我们不能让孩子只知道美国生活好，却不知道为什么这里好；不能让他们只享受自由，却不知道自由需要守护；不能让他们长大后对中共的谎言失去辨别力。

我们这一代从中国出来的人，有责任把真实告诉后代：告诉他们文革、六四、宗教迫害、维权律师、铁链女、言论审查、监控社会，也告诉他们为什么美国的宪法、法治、新闻自由和地方民主如此宝贵。我们不能把这些历史埋在沉默里，因为沉默会让下一代失去判断力。

王爱琳案不是一个人的丑闻，也不是一个城市的新闻。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对海外华人社区的长期渗透，也照出了我们这一代移民必须面对的责任。

我们来到美国，不只是为了活得安全一点、舒服一点。我们更应该学会做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也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懂得真相、珍惜自由、拒绝谎言的人。

否则，有一天我们也会痛心地发现：我们的后代虽然生长在自由土地上，却仍然被专制的阴影牵引。

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警醒的地方。

编辑：钟然 校对：毛一炜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加利福尼亚州阿卡迪亚市政府公布的照片显示，市长王爱琳在当地发表讲话（2025年4月16日）

Free in America, Bound in Spirit: The Wang Ailin Case and Questions Facing Chinese Immigrant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ederal case involving Arcadia Mayor Wang Ailin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nounced that she agreed to plead guilty to acting as an unregistered ag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ccording to prosecutors, Wang and another individual operated a Chinese language news website that published pro Beijing material under the direction of Chinese officials while failing to properly disclose those ties to American authorities.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e case raises broader concerns abou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nfluence with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local American politics. Wang immigrated from Chengdu to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90s and later became a city council member and mayor in California. The author describes her life as a classic immigrant success story made possible through America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ublic trust,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Beyond the individual allegation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political identity, historical memory, and civic responsibility among Chinese immigrants and their childre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many immigrants left China because of censorship, repression, political fear, and lack of freedom. However, later generations rais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y gradually lose awareness of why earlier generations rejected authoritarian rule if those experiences are not openly discussed and preserved within immigrant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The article also argues that the CCP deliberately blur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riticism of the Party and hostility toward China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is confusion allows political influence campaigns to present themselves as patriotism, cultural loyalty, or community representation rather than support for an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system.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immigration alone does not guarantee freedom of thought. A person may physically leave China while still remaining psychologically shaped by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 The author ultimately calls o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to teach future generations about freedom,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political persecu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defen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and manipulation. It also warns that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frequent targets of united front influence efforts through local media, business organizations, cultural group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The article stresses that the case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hostility toward Chinese Americans. Instea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threatens immigrant communities themselve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被“制裁”的卢比奥，为何仍能踏入北京？

——从卢比奥事件中看中共外交的虚伪与独裁逻辑

作者：李聪玲



引用图片来自于-BBC-网址：www.bbc.com

当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MarcoRubio跟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的访华行程踏入北京时，一个极其荒诞的问题再次摆在世界面前：一个曾被中共高调“制裁”、公开宣布“禁止入境”的美国政治人物，为何突然又可以进入中国？

这不仅是一场外交上的尴尬，更像是一记打在中共自己脸上的耳光。因为它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共所谓的“制裁”，从来不是基于法律，不是基于国际规则，更不是基于原则，而只是一个独裁政权情绪化、宣传化、工具化的政治动作。今天可以“永不欢迎”，明天也可以“热烈欢迎”；今天可以“严厉谴责”，明天也可以“合作共赢”；今天把你称为“反华分子”，明天又能与你握手寒暄。这一切的背后，恰恰体现了中共政权最深层的丑恶——它没有真正稳定的价值体系，没有法治，没有诚信，更没有现代文明社会所尊重的规则意识。它唯一相信的，只有权力，只有统治，只有政治利益。

卢比奥事件之所以具有象征意义，不只是因为一个美国高官被“解除封杀”，而是因为这个过程，把中共外交的虚伪、独裁体制的任意性，以及整个政权对国际社会的欺骗逻辑，全部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很多人还记得，当年中共宣布制裁卢比奥时，官方媒体曾经铺天盖地进行宣传。电视新闻里充斥着“坚决反制”“绝不姑息”“干涉中国内政必将付出代价”等口号。网络上的“五毛”与民族主义账号更是群情激愤，仿佛卢比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公敌”。

然而几年之后，同样一个人，却能够随着美国总统的代表团进入中国，甚至与习近平直接接触。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谁在撒谎？如果卢比奥真的是“反华急先锋”，为什么现在又能进入北京？如果中共制裁是真实有效的，那为什么又能随时撤销？如果所谓“国家尊严”如此神圣，为何又能因为外交需要而瞬间改变？

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在中共体制里，所谓原则，

从来都只是宣传机器的一部分；所谓制裁，也只是用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政治表演。它不是法治行为，而是权力行为。在正常国家里，制裁通常具有明确法律依据、程序与公开标准。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其他民主国家，对某些个人或组织进行制裁，往往都需要行政程序、法律授权、公开文件以及可追溯依据。即使有人反对，也必须承认它至少存在制度边界。

但中共不是。中共的所谓“制裁”，很多时候连最基本的法律文本都不存在。没有司法程序，没有独立审查，没有公开听证，也没有真正的法律约束。它今天宣布制裁谁，明天取消谁，完全取决于政治需要。这种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皇权式政治”。它不是现代国家，而更像古代王朝。皇帝高兴，就赐你金牌；皇帝愤怒，就把你流放；皇帝需要你，又可以重新召回。

规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统治者的意志。而这恰恰也是中共最危险的地方。因为一个没有规则边界的政权，不仅会伤害国际社会，更会伤害自己的人民。中国普通人对此其实并不陌生。因为这种“双重标准”，早已渗透进整个社会。今天一个企业家还在电视上高谈阔论，明天就可能突然“被消失”；今天一个明星被官方力捧，明天就可能全网封杀；今天一个地方政府高喊“支持民营经济”，明天就能突击罚款、强制整顿；今天允许讨论的话题，明天就会变成“敏感内容”。

在这种环境下，没有人真正拥有安全感。因为决定一切的，从来不是法律，而是权力本身。卢比奥事件，不过是这种体制逻辑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缩影。更讽刺的是，中共长期利用“反制裁”来制造民族主义情绪。每当国际社会批评新疆人权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或者谴责中共打压异议人士时，北京往往会立刻祭出“反制裁”大旗，试图向国内塑造一种“强硬反击西方霸权”的形象。

然而实际上，中共真正害怕的，并不是外国政客，而是真相。它害怕外界谈论新疆集中营；它害怕世界关注香港自由的崩塌；它害怕国际社会持续记录西藏的人权压迫；它害怕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开始意识到，所谓“民族复兴”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高度集权的监控国家。

所以，中共才会如此依赖宣传机器。因为它需要不断制造“外部敌人”，来转移内部矛盾。经济下滑时，要怪“西方打压”；失业严重时，要怪“境外势力”；外交孤立时，要怪“美国遏制”；社会不满增加时，就煽动民族主义。这种逻辑，本质上与历史上一切独裁政权都极其相似。纳粹德国曾经把犹太人塑造成国家敌人；苏联斯大林时期不断制造“境外间谍”；朝鲜长期宣扬“美帝亡我

之心不死”。独裁体制最害怕的，从来不是外敌，而是人民开始独立思考。

因为一旦人民意识到：真正压迫自己的，不是外国，而是本国权力；真正限制自由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内部专制；真正让社会陷入恐惧的，不是民主国家，而是监控与审查制度；那么整个宣传机器就会开始崩塌。而卢比奥事件，恰恰让这种宣传陷入尴尬。因为它证明，中共口中的“原则”，其实可以随时改变；它所谓“绝不妥协”的姿态，也可以瞬间转向；它煽动出来的民族主义愤怒，本质上只是政治工具。普通民众被情绪裹挟，而真正掌握权力的人，却始终在进行现实利益计算。

这种虚伪，才是最可怕的。它不仅欺骗世界，更长期欺骗中国人民。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外交近年来越来越呈现一种“战狼化”倾向。过去几十年，中共外交曾经长期维持“韬光养晦”策略，对外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但随着民族主义宣传升级，一批“战狼外交官”开始不断制造强硬姿态。他们在国际社交媒体上攻击外国记者；他们公开辱骂其他国家政客；他们用极端民族主义语言进行外交表演；他们把一切批评都定义为“辱华”。

然而问题在于：真正成熟的大国外交，从来不是靠情绪与口号。一个真正自信的国家，不需要天天喊“虽远必诛”；一个真正强大的文明，不需要动辄“玻璃心”；一个真正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也不需要依靠封锁信息来维持稳定。中共外交之所以越来越激进，本质上是因为它缺乏安全感。它知道自己在人权问题上无法面对国际审视；它知道自己在新闻自由问题上站不住脚；它知道自己在言论审查、网络封锁、异议打压方面，与现代民主社会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它只能不断通过“强硬姿态”来维持内部宣传效果。

但问题是，外交不是内宣。在中国国内，官方媒体可以删帖、封号、压制讨论；但在国际社会，其他国家不会因为几句口号就改变立场。于是，我们便看到一种极其荒诞的局面：一边高喊“严厉制裁”；另一边又不得不重新接触、重新谈判、重新合作。而这种反复无常，本身就正在消耗中共的国际信誉。国际社会或许会因为利益而与北京合作，但越来越少有人真正相信中共的承诺。因为太多人已经意识到：在一个缺乏法治约束的体制里，任何承诺都可能随时改变；任何协议都可能因政治需要而被推翻；任何“原则”都可能在利益面前迅速消失。

而这一切的背后，其实都绕不开一个核心人物：习近平。今天的中共外交之所以越来越极端、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缺乏稳定性，本质上并不只是“制度问题”，更是习近平个人独裁不断强化后的结果。过去的中共，虽然同样专制，但在邓小平时代之后，党内至少还维持着一种脆弱的“集体领导”机制。不同派系之间存在平衡，最高权力并非完全由一人掌控。也正因为如此，中



引用图片来自于 - 美联社 - 网址: www.apnews.com

共过去几十年的外交，整体上仍然带有某种“务实主义”色彩。

但习近平上台之后，一切开始迅速改变。他不断通过“反腐”清洗异己；不断削弱国务院与传统官僚体系；不断强化个人权威；不断把所有重大决策集中到自己手中。最具象征性的，就是他直接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一举动，彻底撕碎了中共改革开放后原本试图建立的权力交接规则，也让中国重新走向“终身领袖”的个人独裁道路。从那一刻开始，中国政治实际上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因为一个没有权力制衡的领导人，最终一定会把整个国家拖入个人意志政治。

于是，人们开始看到越来越熟悉的历史场景：个人崇拜重新出现；媒体开始反复歌颂“领袖”；学校不断强化政治忠诚教育；“定于一尊”成为公开政治语言；党内几乎再也听不到真正不同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下，外交自然也不可能正常。因为所有外交路线，最终都必须服务于习近平个人权威。为什么中共越来越强调“东升西降”？为什么不断制造民族主义情绪？为什么越来越强调所谓“大国斗争”？为什么战狼外交不断升级？

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独裁者，需要不断制造“外部敌人”，来巩固内部统治。因为当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压力增加、青年失业恶化、房地产危机扩大时，一个缺乏民主合法性的政权，就必须寻找新的政治支撑。而民族主义，恰恰是独裁体制最常使用的工具。于是，习近平时代的中国，开始越来越像一个高度紧张的政治机器。对内，强化监控；对外，强化敌意；对上，强化个人忠诚；对下，强化思想控制。这种模式，与真正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其实完全相反。一个真正自信的大国，应当允许批评；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当容纳不同声音；一个真正成熟的政府，应当接受权力监督。但习近平所推动的，却恰恰是相反的道路。

他不断强调“党领导一切”；不断压缩民间空间；不断强化意识形态；不断把国家机器重新拉回高度集权状态。而卢比奥（鲁比奥）事件，其实正暴露出这种个人独裁下外交体系的混乱。因为在个人独裁体制里，所谓外交原则，往往只是领导人政治需要的延伸。今天可以强硬；明天也可以转弯；今天可以高调制裁；明天也可

以低调接待。没有真正稳定规则，也没有真正制度边界。一切都取决于最高权力者的政治判断。而这，也正是世界越来越警惕习近平时代中国的真正原因。国际社会担忧的，并不仅仅是“中国崛起”，而是一个拥有庞大经济体量与军事力量的国家，正在重新走向高度个人独裁。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当一个国家缺乏权力制衡；当一个领导人不受监督；当所有人只能歌颂、不能批评；那么最终的结果，往往不是稳定，而是危险。无论是毛泽东时代的大饥荒与文革，还是历史上其他独裁政权的灾难，都早已证明：个人崇拜最终伤害的，永远是整个国家与人民。而今天的中国，正在重新出现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对中国供应链产生警惕；越来越多企业开始分散风险；越来越多民主国家重新审视与北京的关系。问题从来不只是经济，而是信任。而信任，恰恰是独裁体制最难建立的东西。因为一个长期依靠谎言维持稳定的政权，很难真正获得外界信赖。它可以要求人民“相信党”；可以通过宣传机器塑造“伟大光荣正确”；可以利用审查制度压制不同声音；但它无法强迫世界相信它。

卢比奥事件，其实正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只是一次外交上的尴尬，而是整个中共体制的深层问题——一个没有制度约束、没有真正法治、没有稳定原则的权力结构，最终只能不断依赖宣传、民族主义与情绪动员来维持统治。然而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靠恐惧维持的稳定，不会长久；靠谎言建立的权威，终究脆弱；靠宣传制造的愤怒，也终有一天会反噬自身。

今天，中共可以随时宣布“制裁”；明天，也可以随时取消“制裁”；今天，它可以把某个人塑造成“敌人”；明天，又可以重新邀请对方进入北京。但真正无法被随意更改的，是人们对真相的记忆。

越来越多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所谓“强硬外交”，很多时候只是政治表演；所谓“民族愤怒”，往往只是宣传操控；而所谓“国家尊严”，却常常被权力集团当成工具使用。一个真正值得尊重的国家，不应建立在谎言之上；一个真正现代化的社会，也不应由少数人任意决定规则。

卢比奥能否进入北京，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一个号称“依法治国”的政权，能够让所谓“制裁”像儿戏一样随意变化？为什么一个天天强调“国家尊严”的政府，却能在宣传与现实之间如此矛盾？为什么一个不断鼓吹“民族主义”的体制，却始终不敢给予人民真正的言论自由？这些问题，或许才是卢比奥事件背后，真正值得中国社会思考的东西。

Why Was Rubio Allowed Into Beijing After Being "Sanctioned" by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s ex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ast sanctions against American politician Marco Rubio after he later entered Beijing as part of a United States deleg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cident reveals the arbitrary and highly political na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diplomatic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essay, the CCP's sanctions are not based on stable legal principles or institutional procedures, but instead function as propaganda tools shaped entirely by political needs and leadership priorities.

The article recalls how Chinese state media once portrayed Rubio as an extreme "anti China" figure and announced strong retaliatory sanctions against him. However, years later, Rubio was able to enter China and participate in official diplomatic exchang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is reversal demonstrates how CCP rhetoric can rapidly change whenever political interests shift. In the author's view, this inconsistency reflects a system governed by power rather than law.

The essay further argues that the CCP's broader diplomatic style has increasingly adopted an aggressive "wolf warrior" posture marked by nationalism, emotional confrontation, and propaganda directed toward domestic audience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equently frames criticism of Xinjiang, Hong Kong, Tibet, censors hip, or human rights abuses as hostile foreign attack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nationalist sentiment and redirect public frustration away from domestic problems such as unemployment, economic decline, and political dissatisfaction.

The article also links these developments to Xi Jinping's consolidation of personal power. It argues that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entralized since Xi removed presidential term limits and strengthened ideological control throughout society. The author claims that modern Chinese diplomacy now serves not only state interests, but also Xi Jinping's personal authority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is framework, diplomatic positions may shift suddenly depending on immediate political calculations rather than institutional consistency.

The essay concludes that the Rubio incident symbolizes deeper structural problems inside the CCP system. A government lacking independent courts, legal constraints, transparent procedures, and stable rules can alter political narratives at any momen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his unpredictability has weakened international trust in Beijing and increased global concern about China's growing authoritarianism under Xi Jinping.

北城无声

作者：王小光

北风过城墙，
灰瓦不语，灯影如旧。
七个人的名字
在纸上被反复按压，
像钉子，
敲进一段不肯低头的历史。

他们不是风暴，
却执意迎向风暴——
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
用微弱却坚定的声音，
说出“民主”，说出“自由”，
说出一个尚未被允许的未来。

在拥挤的街口，
在昏黄的台灯下，
他们交换的不是秘密，
而是信念——
相信人可以不再沉默，
相信光不必被遮蔽。

夜却来得太快。
脚步声整齐，
门被敲响三次，
世界便换了方向。

档案替他们作证，
沉默替他们辩护，
而远方无人知晓——
连回声都被收走。

有人问：
自由为何如此沉重？
他们回答：
因为它属于每一个人。

于是铁门合拢，
时间开始变慢，
七个影子被分开，
却在黑暗中
悄悄重叠。

北城依旧喧哗，
车流如水，霓虹如潮。
只有风记得——
那一夜，有人为了明天
被带走，
天还没有亮，路依旧很长！

疯狂饕餮大餐：准贪证

作者：江智爱



连财产都不敢公开的一群家伙，你还指望他们全心全意的为你服务，满嘴跑火车，其每一个毛孔都是谎言和欺骗.....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所以他们基本实现了官员零贪腐，这种公开、透明的反腐制度，抵得上一万次“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假反腐叫器！

中国“官员财产公开”的提案已经30年，却从未获得通过，所以中国一直采用传统同封建皇权一样的反腐模式，这种反腐其实谈不上任何功绩和智慧，因为它本身不是制度，任何人上台都可以干，简单粗暴，只要一手遮天的权力就行：想查谁就查谁、想抓谁就抓谁，你有没有贪污，权力说了算，你贪了多少？同样是权力说了算。有没有贪污，只不过是选择题，而贪污金额，亦不过是填空题。

其实，没有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凭中国目前这种金字塔模式的权力结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有油水捞，又不需要公开怎么捞来的，所以权力变现无处不在，国内国际各大银行，堆满了贪官们的巨额财富。

广大官员们，有的人也许本来不想贪。那些在犹豫中的官员，一想到不用公开财产，胆子立刻肥了起来，从人本性上看，这叫腐败诱导公式，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诱导腐败。

很多顶级大官人，不屑于直接从老百姓口袋里挖民脂民膏，而是利用政策制定来获得制度不公带来的收入。次一级的官员，灰色收入来自其下级官员的上供。下级通过各种手段攫取的财富，自然要孝敬自己一部分。不然，等待他的很可能就是从此被冷落，或者权利被剥夺。于是，每一层级的官员都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

来尽可能地占有灰色收入或者黑色收入，既是为了个人对利益的追求，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通过这种权力腐败的链条，各层级的大大小的“和珅”都养肥了。

事实是最好的证明：2026年第一季度，基层2.3万村支书、村主任被立案，县处级以上干部1万人被立案，被立案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则有1267人.....总立案24.5万件。看来基层猪们已经养肥了，该宰了！

具体养多肥开宰？要有一个标准：2026年5月1日以前，官员财产来源不明是30万入刑；5月1日后，修改成了300万且刑期短，几乎成了“免死金牌”，获得全票通过！的确可以理解，哪有自己反自己的，难怪同拥有“监督权”的人民一声招呼都不打，直接全票通过！再过一阵子，干脆小于3000万、3亿也不入刑，脸反正已经不要了，不如一步到位！

翻看大多数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欧盟、新加坡等等，都没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只要是公职人员的资产超过其合法收入，又没有合法性证据，即可判刑，可以说是0元门槛，零容忍。日本则是1万元以内判3年，大于2.5万元判30年.....

如果按照这些标准，红色江山的官员们可都要牢底坐穿了，虽然口号上高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际上是因为嫌太少，如今5月1日以后，明目张胆地要拿就拿300万保底了！

或许是因为以前30万的入刑标准，官官都达到了，上面既抓不过来、也忙不过来；也或许是查别人的纪委大佬们，前些天数了数自己正好捞了299万？！所以用300W入刑来保平安吧，其实肥肥们都心知肚明：大家屁股都不干净，所以入刑标准提高十倍，来相互擦擦屁股吧！

基层村级的小肥肥们也终于安心了：咬着牙终于挨到了5月1号，有了准贪证的救命稻草来保驾护航，心里就有底了；另外，未贪满300万的微肥，赶紧抽空从医保社保里再捞一点凑个整数吧！

只是苦了被抽干抹净的老百姓，当底层人民奄奄一息、活不下去的时候，两会、三会、四会又开了，顶级虎狼会给“奄奄一息们”投喂每个月增加10块养老金，赌愚民们会感恩戴德，加之CCAV来一波“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会议精神秀”，搞得愚民们瞬间晕头转向，甚至感激涕零！

最后，虽说以后都只宰300万以上的巨肥，其实宰多大的肥肥，又同屁民们有什么关系呢？！每年反腐的数万亿财富，除了满足红色江山徒子徒孙们，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巨额财富到底到哪里去了？

智爱反正是没见过1分钱的福利，哪怕是疫情三年危难之际，世界各国政府大发福利，帮助本国人民度过难关，我们这儿也没见过一分一毫的福利补助，这也算是特色版“大国定力”！

在某些人眼里，贱民本就不应该拥有，但是无产阶级接班人之红色杨兰兰们可以无限拥有，任意挥霍，还怕花不完吗？你放心：

在巴拿马的千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
在委内瑞拉的千亿美元投资打了水漂；
在伊朗的无数投资，眼看也要打水漂；

还怕花不完？

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几十个国家的校车‘营养午餐咱们全包了！

这也叫绝活版“大国定力”，这钱来得容易，撒得也快也不心疼，反正是民脂民膏，又不是自己赚来的！

也许人们会问，凭什么让他们这样控制、忽悠、拿捏我们？！

答：就凭人民被骗了，就凭你被代表了。
凭你不是杨兰兰、不是红二代三代红四代，
凭你手里没选票，
凭你“含赵量”、“含编制量”低…

但即使如此，智爱仍然相信：

人间正道是沧桑，
黎明前的夜最黑，
多行不义必自毙，
站得越高，跌得越惨，
1-2年内，某些人必被算总帐！

-殚精竭虑，只因爱这片土地爱得太深沉；
-江智爱（普世新文化）

Corruption Without Transparency: The Author's Critique of China's Anti Corrup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criticizes China's anti corruption system and argues that the absence of mandatory asset disclosure for public officials has created a political structure that encourages corruption at every level of government. The author claims that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require officials to publicly disclose their assets, allowing transparency and institutional oversight to reduce corruption more effectively than political campaigns or selective investigations.

According to the essay, China has debated proposals for official asset disclosure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without adopting them. Instead, the country continues using a highly centralized anti corruption model that depends primarily on political power rather than legal standards.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under this system, authorities can investigate or punish officials selectively while ordinary citizens have no meaningful ability to supervise government wealth or conduct.

The essay also criticizes a reported legal revision tha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threshold for prosecuting officials accused of possessing unexplained wealth. The author portrays this change as evidence that political elites are protecting one another while maintaining public anti corruption rhetoric. Large numbers of local officials and cadres were reportedly investigated during early 2026, which the article describes as part of a broader pattern of internal political management rather than genuine institutional reform.

Beyond corruption itself, the article links these problems to wider social inequality and public frustration. The author argues that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face economic hardship, inadequate welfare protections, and limit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ile political elites continue accumulating wealth and influence. The essay further criticizes overseas investments and foreign spending projects associat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rasting them with insufficient domestic social support during difficult periods such as the pandemic year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 broader political message. It argues that corruption persists because Chinese citizens lack electoral power, institutional oversight, and genuine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Despite the author's pessimistic description of current conditions, the essay ultimately expresses hope that authoritarian corruption and abuse of power will eventually face accountability.

It also emphasizes how propaganda transforms selective punishment into a performance of justice, while avoiding deeper institutional questions about public supervision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排华法案

—— 注释 1882 年《排华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首次禁止基于族裔和国籍的移民

作者：冯仍

一、《排华法案》是什么

《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是美国国会通过、总统切斯特·阿瑟于 1882 年 5 月 6 日签署的联邦法律。它规定：十年内禁止中国劳工进入美国，并限制在美华人的身份与归化权利。美国国家档案馆称，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重要的移民限制法，也是首次以某一族裔劳工群体为对象进行排斥的联邦法律。

这部法律的核心不是普通移民管理，而是带有明确种族歧视性质的排斥制度。

二、法案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

1. 禁止中国劳工入境美国十年。
2. 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如果离境后想再返回，必须取得证明文件。

3. 违反规定者可能被拒绝入境、监禁或驱逐出境。美国国会图书馆指出，该法案把华人移民置于“永久外国人”的地位，使他们无法正常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4. 法案虽主要针对“华工”，但后来的修订和执行，逐渐扩大到几乎所有华人，使华人出入境、居留、工作、家庭团聚都受到严格限制。

三、历史背景

19 世纪中期，大批中国人来到美国，主要原因包括中国国内战乱、贫困，以及美国西部淘金热和铁路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许多华工参与了加州淘金、农业、矿业、洗衣业、餐饮业，尤其在横贯大陆铁路建设中付出巨大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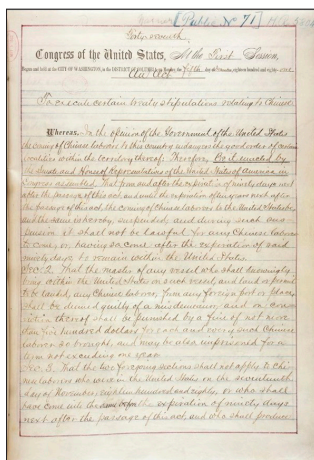
但铁路建成后，美国经济出现波动，白人劳工把失业和工资下降归咎于华工。西部政客、工会和排华势力不断煽动“华人抢工作”“华人不可同化”等言论，排华情绪迅速升级。国会图书馆指出，1880 年代美国对华人移民的限制，与种族紧张、劳工冲突和此前几十年中国移民增加密切相关。

换句话说，华人曾经被需要时被当作廉价劳动力；当他们完成艰苦劳动后，又被当作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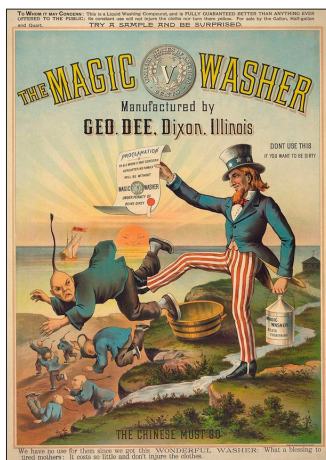
四、法案的发展过程

《排华法案》原本规定十年，但后来不断延长：

- 1882 年：《排华法案》签署，禁止中国劳工入境十年。
- 1892 年：《吉尔里法案》(Geary Act) 将排华政策再延长十年，并加强身份登记要求。
- 1902 年：排华政策再次延长。
- 1943 年：美国通过《马格努森法案》(Magnuson Act)，正式废除《排华法案》。



《排华法案》- 首页 1



1886 年“魔法洗衣机”洗衣粉广告：中国人必须离开

但是，1943 年的废除并不等于完全平等。当时中国虽重新获得移民配额，但每年配额只有约 105 人。美国国务院历史资料也指出，1943 年废除排华法案与二战期间中美成为盟友有关，同时设立了极低的中国移民配额。

五、对华人的影响

《排华法案》造成的影响非常深远：

第一，它使华人家庭长期分离。很多华工无法把妻子儿女接来美国，也不敢轻易回中国探亲，因为一旦离境，可能无法再入境。

第二，它制造了制度性的羞辱。华人必须证明自己“不是被禁止的人”，随身携带证件，接受审查、盘问、拘留。

第三，它强化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歧视。法律本身给排华暴力和社会偏见提供了制度背书。

第四，它影响了美国移民制度的方向。此后，美国逐渐建立更严格的边境审查、身份文件和族裔配额制度。《排华法案》可以说是美国现代移民限制体系的重要起点之一。

六、历史意义

《排华法案》不是一段遥远的历史，而是华人移民史上的一道伤口。它提醒我们：一个国家即使高举自由、平等、机会，也可能在恐惧、经济压力和种族偏见中，把某一群体排除在人权和尊严之外。

对于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来说，纪念《排华法案》不是为了制造仇恨，而是为了记住：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立足，不是自然得到的，而是几代人用劳苦、忍耐、抗争和尊严换来的。

带疫运行

作者：郭泉

川普总统表示：“对于左媒内外的人，他们以为会在中期选举前夕引入新冠 2.0（汉坦病毒）局面，大概是为了重燃邮寄投票骗局，这次不会得逞。放弃吧！”

川普总统还下令恢复 8000 名“良知战士”的军籍，旨在纠正拜登政府时期疫苗强制令造成的不公待遇，为拒绝接种疫苗而被强制逐出军队的“良知军人”平反。

哈德逊研究所：

“郭教授，早上好！汉坦病毒来了！一些特定国家又要封控封城了，但川普总统会让美国社会‘带疫运行’。您在攻读博士、博士后之前，曾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应用社会学（法学）硕士，导师张彦、宋林飞、周晓虹、童星都是社会公共政策专家。我想听听您对川普总统‘带疫运行’公共政策的社会学分析。”

兰德研究院：

“太好了，一个是哈佛大学公共政策学博士，一个是南京大学社会学与哲学博士。‘带疫运行’是否与‘带癌生存’类似呢？很期待你们的对话！”

我说：

封城防控，其实源于 14 世纪威尼斯共和国首创的隔离制度。虽然在当时发挥过重大积极作用，但七个世纪后的今天，社会高度全球化，经济衰退与失业饥饿造成的社会危害，有时甚至比疫情本身更大，也更容易快速引发社会崩溃。

有关特定国家的疫情封控，我们今天“莫谈国事”，只讨论美国社会的“带疫运行”。

所谓“带疫运行”，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适应性危机管理政策，其核心在于平衡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的持续运转。

这一政策通过分阶段调控、资源动态配置和精准干预，在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的同时，最大程度维持社会基本功能。

一、政策特点与积极意义

1. 弹性防控框架

美国采取“三级重启模式”（监测期、恢复期、稳定期），允许各州依据本地疫情数据灵活调整管控强度。

例如疫情较轻州份优先复工，重灾区则强化医疗资源配置，体现了分层响应机制的科学性。

2. 技术创新应用

美国推广“免下车检测站”（Drive-through Testing），大幅提升筛查效率，单日检测量达到百万级，同时降低交叉感染风险。

此外，还依托私营医疗体系快速扩容 ICU 病床，并调用国民警卫队建设方舱医院，以增强医疗系统韧性。

3. 经济托底保障

美国通过《CARES 法案》注入 2.2 万亿美元，包括：向居民直接发放现金补助（成人 1200 美元、儿童 500 美元）

为中小企业提供 3770 亿美元薪资保护贷款

扩大失业保险至零工经济从业者

这些措施有效缓冲了失业潮冲击。2020 年第二季度，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甚至逆势增长 6.2%。

二、政策理论基础

这一模式被政治学界归纳为“适应性治理”（Adaptive Governance）的实践：

1. 制度弹性

联邦与州政府分权协作，例如联邦储备物资与州级应急行动中心联动。

2. 动态学习

依据实时疫情数据不断调整防控策略。在早期检测失误后，美国迅速放开商业机构检测权限。

3. 社会参与

通过公私合作机制，如药企加速疫苗研发、零售企业提供检测场地，以激活市场力量。

三、成效与挑战

“带疫运行”在短期内避免了医疗系统全面崩溃。2020 年第三季度，美国 GDP 环比反弹 33.1%。

但这一政策也受制于联邦制固有矛盾。各州资源调配效率差异较大，导致“带疫运行”效果并不均衡。

此次汉坦病毒尚处于大规模流行前夜，美国政府仍需未雨绸缪，持续优化检测追踪技术与跨州协调机制，以提升“带疫运行”的长期适应能力。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评估指出，此类政策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建立动态响应能力。其经验，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兰德说：

“你们南京大学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共建的中美研究中心，我去过。今年还会再去，到时一定拜访郭教授。”

我说：

“好的。‘金陵闲客自逍遥，笑看秦淮水月迢；身外浮名何足系，春风醉卧百花桥。’南京话里，我这种人叫‘无事佬’。你随时来，我随时陪你逛秦淮。”

哈德逊说：

“太好了。我最后还想请郭教授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客观分析川普总统‘带疫运行’政策的背景与影响。”

我说：

先从政治角度看，川普政府强调经济稳定与个人自由，认为严格封控会削弱政府权威与民众信心。

其政策逻辑建立在“小政府”理念之上，主张减少行政干预，维护市场自主运行。这反映出美国保守派政治哲学对政府权力的警惕，以及对个人选择权的重视。

从经济角度看，“带疫运行”旨在避免大规模失业与企业倒闭，防止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美国经济高度依赖消费与服务行业，长期停摆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政府通过财政刺激与货币政策维持流动性，试图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维持经济韧性。

从哲学角度看，该政策体现了实用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的结合。一方面强调现实效果，认为适度管控比全面封锁更符合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强调个体责任与自由，反对强制隔离等过度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

从医学与公共卫生角度看，科学界对病毒传播规律长期存在不同判断。特朗普政府依据部分医学观点，认为自然免疫与群体免疫具有可行性，因此主张通过分级防控保护高风险人群，而非全面封锁。

当然，这一策略也面临医疗资源挤兑与长期健康风险的争议。

最后，从社会学角度看，美国社会高度多元，不同群体对风险的认知与应对方式差异显著。政策需要兼顾不同阶层利益，避免社会进一步撕裂。

部分民众担忧长期封控会导致心理健康恶化、教育中断以及社会孤立，因此支持有限度开放。

我的结论是：

川普政府的“带疫运行”政策，是基于特定政治理念、经济现实与科学认知的综合决策。

其本质，是美国在极端危机下进行的一场特殊治理实验。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分权决策、科技赋能与经济干预，在死亡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尽管这一政策存在争议，但相关数据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守住了民众生计底线，也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不同于封控模式的另一种参考路径。

泉史公作《水城旧事鉴》

昔欧罗巴有巨邑曰威尼斯，舟楫如云，商贾辐辏。元末之时，黑死病横行欧陆，十室九空。

水城执政者夙夜忧叹，遂于港口设木栅，勒令远来舟船停泊外岛，凡四十日无恙者，方准入城。

此“四十日之限”（Quarantino），实为后世封城隔离制度之滥觞。

此法一行，疫气稍遏，商旅渐安，列邦争相效仿，诚为护佑生民之良策。

然时移世易，今非昔比。

观今世诸邦，产业全球化、供应链交错，万民依赖百工协作与商路流通而存续。若遇大疫仍拘泥古法，严锁城垣、断绝往来，其弊有三：

一曰：百业凋敝，民失所依

今之世界，产业链横跨万里。封锁一久，则工厂停摆、商贸断裂、百姓失业。

当是时也，疫病未必先杀人，饥饿与贫困却可能更快摧毁社会。

二曰：财用枯竭，邦本动摇

现代国家财政高度依赖经济循环。长期封禁，必致税收锐减、债务高筑。

财力一旦枯竭，则赈济无以为继，民怨沸腾，社会动荡之速，或甚于疫病蔓延。

三曰：人心溃散，道义难继

现代社会信息流通迅疾，人们长期困守，亲友隔绝，前途无望，则焦虑与绝望蔓延。

此种精神创伤，非药石可医，实乃国家长远之隐忧。

泉史公曰：

威尼斯之制，诚为应急之智；然若不察时代变迁，机械套用于今日，恐成抱薪救火之举。

医者医病，圣手医国。

防疫之道，在于权衡：既要防疫气流毒，更须保民生、护元气。

若因噎废食，使百业倾颓、万家冻馁，则纵暂避疫锋，终陷社会崩坏之渊。

后世执政者，当审时度势，兼顾民生与秩序，方为经国之大道。

编辑：冯仍 校对：冯仍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人民的钱，党做主

——中国银行管控的系统性不对称

作者：周敏



银行，在世人常识中是储户资金最安全的去处。存入，取出，天经地义。但是你发现没有？近年来，一个奇异的景象在中国银行体系中反复上演：骗子和内部人员能以惊人的效率将储户的钱转走，而储户自己要取回这笔钱，却要面对预约、盘问、证明、审查，乃至被拒之门外。

而这番景象，究根结底，是1949年后中国一切为党服务的制度设计之必然结果。

一、两个场景，两种速度

2025年10月，吉林省扶余市。储户陈冰将1000万元企业备用金存入扶余惠民村镇银行，业务由该行员工赵某丽经办。同月，另一储户王女士也将800万元积蓄存入同一银行，同样由赵某丽负责。赵某丽此前以完成存款指标为由，向储户承诺高于公开利率的回报，多次准时兑付，储户逐渐放松警惕。

2025年12月，陈冰发现手机银行无法登录，前往营业厅查询，被告知银行卡已挂失，账户内仅余一万余元——1000万元几近转空。王女士的800万元同样不翼而飞，银行拒绝提供资金流水凭证，隐瞒资金去向。事后查明，赵某丽通过伪造签名、冒名挂失补办银行卡等手段，将两人合计1800万元非法转走。赵某丽事发后服药轻生，被救回后已被批捕。

两笔共计1800万元的资金，从存入到被转空，整个过程银行系统没有触发任何有效预警，没有任何人主动通知储户。

现在再把镜头切换到另一个场景。

2024年，邢台，一名女子因丈夫病重急需现金支

付医疗费用，前往银行取款。她被柜员以“大额取现”为由长时间盘查，反复追问资金用途，取款受阻。同年，沈阳一女子欲取5000元，被要求其丈夫必须到场。青岛一男子因无法当场提供“资金来源证明”，无法取出自己账户里的钱。吉林省某银行更一度要求取款超过2万元，须持辖区派出所出具的证明。

同一金融系统，同类账户里的钱。内部人员转走1800万，无声无息；储户自己取几万，困难重重。

二、管控的方向

要理解这种不对称，就得先理解这套管控机制究竟是为谁设计的。

中国银行体系在名义上服务储户，在结构上却是向上负责——对党政体系、监管机构、中共维稳负责。储户在法律意义上对银行拥有债权，而非对自己资金的直接所有权。这个区别在正常时期几乎感知不到，在危机时刻则暴露无遗。

大额现金管理制度要求5万元以上取现须提前预约，取款时须说明用途。这套机制的官方理由是反洗钱和反电信诈骗，但其实际功能远不止于此：这是让国家实时掌握大额资金流向，防范资本外逃，监控政治敏感资金异动。换言之，它首先是一套资本管控工具，其次才是反诈工具，保护储户则排在更后面。

柜员层面还存在一个自我加强的机制：若柜员放行了一笔事后被认定为涉诈的资金，将被个人处罚扣薪。这意味着柜员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尽可能设置障碍，因为柜员清楚地看到，误伤普通储户的代价，远远低于放行涉诈资金的代价。于是每一个急需用钱的病人家属，每一个临时周转的商户，都成了这套风控机制的潜在嫌疑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部人员作案时走的是监控之外的路径。系统级权限、职务便利、伪造票证——这些手段绕过柜台风控流程与前端审查。看见了吗？监控最严密的地方，恰恰是普通人取自己钱的窗口；漏洞最多的地方，恰恰是内部人员施展空间的后台。

三、爆雷之后的维权困境

内部人员作案尚属个案，但是，当机构本身成为掠

夺者，这套不对称就会以更大的规模呈现。

2022年，河南四家村镇银行毫无预警地同时关闭线上取款渠道，约40万储户发现自己的存款无法提取。事后查明，银行股东以河南新财富集团为核心，通过内外勾结，将储户资金系统性转移，涉案金额据估计逾百亿元人民币。在这里，作恶的是谁？正是银行本身。

储户前往郑州维权，健康码被莫名赋红，无法进入郑州。大规模抗议现场出现身份不明的白衣人强行驱散人群，部分储户遭到殴打。随后，当局以“先垫付5万元以下”的方式分化维权队伍——拿到钱的人不再闹，剩下大额储户人数越来越少，声音越来越小。时至今日，仍有逾千名储户未获任何赔偿。

这套处置方式表明了一件事：当储户利益与维稳目标发生冲突，优先被保护的并不是储户利益。

四、制度性不对称的本质

上述案例放在一起通盘观察，可以看见一个清晰的脉络：

这套系统对资金流动的管控方向是倒置的。它对内部人员盗转、股东掏空几乎无效，对普通储户取回自己的钱反倒层层设防、令人崩溃。反洗钱反电诈的说法，为机构失职提供了合规掩护，同时还把监控资本流动的成本，以审查程序的名义转嫁给了储户。

工行南宁分行原高管梁建红，以伪造存单、替换票证的方式，历时数月转走11名储户约2.5亿元存款，银行系统全程未能有效识别。判决后，银行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责任归咎于员工个人行为；储户的民事赔偿诉求则被要求“先刑后民”，等待刑事追赃程序走完——而那个程序，可以漫长得以来年计算。

当储户被要求向银行证明自己有权取回自己的钱，这个关系已经不是存款关系，而是实质上的管控关系。银行不是服务方，而是施压方、管理方、控制方。

在一个法治健全的金融体系里，举证责任天然地落在银行一侧：银行须证明有法定理由才能拒绝支付。而在今天的中国，这个举证责任已经悄然倒置。储户不再是委托人，而更像是需要持续自证清白的被审查者。

面对这样的结构，储户究竟还能做什么来保护自己？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在现行体制内寻找答案的空间。

Whose Money Is It? Banking Control and Systemic Imbalance in China

This article examines what the author describes as a growing imbalance within China's banking system, where ordinary depositors face strict controls when withdrawing their own money while large scale internal fraud often proceeds without effective warning mechanisms. Through several recent cases, the essay argues that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ioritize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tate control over depositor rights and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The article begins with a case from Jilin Province in which two depositors reportedly lost a combined eighteen million yuan after a bank employee used forged signatures and fraudulent replacement bank cards to transfer funds out of their account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the banking system failed to trigger meaningful warnings or notify customers while the transfers were taking place. In contrast, the article describes several incidents in which ordinary citizens attempting to withdraw relatively small amounts of cash faced extensive questioning, procedural delays, or demands for additional documentation regarding the intended use of their own funds.

The essay argues that this imbalance reflects the deeper structure of China's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Chinese banks formally serve depositors but function politically as institutions primarily accountable to regulators, stability maintenance authorities,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itself. Large cash withdrawal rules are officially justified as anti fraud and anti money laundering measures, yet the article argues they also function as tools for monitoring capital movement and social control.

The article further claims that frontline bank employees are incentivized to block or delay suspicious withdrawals because failing to stop allegedly fraudulent transfers may expose them to punishment. As a result, ordinary depositors increasingly experience banking procedures as systems of scrutiny rather than customer service.

The essay also revisits the 2022 Henan rural bank scandal, during which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epositors reportedly lost access to their saving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authorities responded by suppressing protests and gradually compensating smaller depositors first, reducing collective pressure from victims.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China's banking system has increasingly transform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nks and depositors from a contractual service relationship into a broader structure of supervision and control.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depositors are no longer treated primarily as financial clients, but as individuals expected to continuously justify access to personal saving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旧金山中国民主党完成首次换届选举

—— 严守程序正义，以行动实践民主机制

摄影记者：关永杰



2026年4月18日（周六），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在湾区圣荷西举行了首届换届选举。大湾区党员齐聚一堂，同时也吸引了湾区各界党外人士，以及从洛杉矶远道而来的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党部代表前来观摩学习。选举大会全程5小时，经过竞选发言、投票、计票三个环节，共选出24个党部干部职位，以及10个支部共20个正副支部书记职位，合计44个职位。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已成立多年，但为何在2026年才举行首届选举？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在选举前就记者的提问作出了回应：旧金山党部虽成立于2010年，但长期规模有限，党员人数一直维持在三、四十人的动态平衡。自2020年起，中国国内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共产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倒行逆施，使得民众追求自由、用脚投票的人数明显增加，海外民运生态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大批逃离专制、追求自由的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使旧金山党部党员人数在2025年4月激增至60余人。在2025年4月20日的“整合大会”上，考虑到多数党员为新近加入，彼此缺乏深入了解，尚不具备成熟的选举条件，因此首届领导层采取“任命制”，由主席、执行长及资深党员（秘书长）任命骨干，旨在快速规范组织框架。

经过一年的蓬勃发展，党员人数现已再次翻倍至120余人。通过一年的运作与磨合，成员间已建立起基本的信任与熟悉度。2026年改推竞选制，是为了给踊跃参与的党员提供展现才能、代表民意的机会。这不仅有利于党部建设、选拔优秀人才，也成为全体党员实践民主、学习民主规则的重要过程。

选举大会主持人、现任旧金山党部秘书长郑云向记者表示，此次选举的候选人采用推荐与自荐相结合的形式，其中自荐候选人须获得至少两人联名推荐，通过竞

选演讲与党员投票，以差额选举方式产生最终人选，作为党部实践民主程序的重要一步。

候选人有序上台进行竞选演讲。各候选人准备充分、热情高涨，在台上陈述理念、作出承诺，努力争取更多党员支持，整个竞选发言过程持续约两小时。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耿冠军携观摩学习团队专程自洛杉矶赶赴湾区。他表示：“一年前，我与王主席共同参加了旧金山党部的成立大会和授旗仪式。一年后的今天再次回到这里，看到旧金山党部正热火朝天地开展选举工作，我感触颇深。这次主要是抱着参观、观摩和学习的心态而来。目睹现场氛围，我对旧金山团队展现出的凝聚力感到由衷欣慰，也十分羡慕。相比之下，我们洛杉矶党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在团队建设和实干精神上，需要向旧金山方面学习。”

此外，耿冠军还就党内现状作出回应。他表示，目前有党外人士对王军涛主席多年担任主席一职提出意见。为了推动组织民主化发展，希望联合三个以上党部共同提出动议，推动党主席改选。在接下来的改选计划中，希望方政能够成为下一任党主席，带领大家继续前进。

同时，耿冠军携袁崛向与会人士推广“中国议会”项目并进行选民动员。他介绍：“当前的民主舞台不能总是民主党一家‘唱独角戏’。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团结更多组织，我们推出了‘中国议会’项目。希望各界朋友多多支持，并现场注册成为选民。在支部建设中，我们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做实事的同志，也需要表达能力强的人才，通过积极参与，让有能力的同志竞选成为议员，确保中国民主党在中国议会中保持优势地位。”

中国民主党全委会执委陈闯创则通过连线表示，中国民主运动长期存在“因人设事”的问题，即围绕个人而非制度来组织发展，这不利于整体壮大。在与极权对抗过程中，关键在于提升自身实力、吸引更多参与者，并结合国际形势推进抗争，而不是简单迎合外界或仓促提出不成熟方案。

关于组织制度，他认为不必因外界压力频繁修改党章，例如选委会主席任期问题，在许多民主国家中也并非严格受限，应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处理。他强调，在流

亡环境下，组织运作可以保持一定弹性，例如会议时间和任期安排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只要程序上可行即可推进。同时，各地组织分散并非坏事，反而体现活力，但需要共同承担责任，特别是持续关注并支持中国国内付出巨大牺牲的民主人士。

据大会提供的数据，此次换届选举共有 53 人次登记参选，按不重复姓名统计为 45 位候选人。投票环节结束后，由党外人士组成的义工团队负责唱票、计票与监督。

新一届党部由方政担任主席，胡丕政、张俊杰出任副主席，郑云任秘书长；组织架构方面，今年新增女权部与网络技术部，支部则增设苗必达、奥克兰、纽瓦克、圣利安珠及特别支部等 5 个支部。

-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主席：方政
- 副主席：胡丕政、张俊杰
- 秘书长：郑云
- 副秘书长：张小驹、任梦醒
- 组织部部长：周云龙，副部长：李树青
- 宣传部部长：缪青，副部长：何宜城、吕小静
- 活动部部长：郭志军，副部长：李小林
- 对外联络部部长：崔允星，副部长：汪峰
- 女权部部长：罗艳丽，副部长：高俊影
- 青年发展部部长：耿陆弢，副部长：张鹏展
- 生活互助部部长：李凯，副部长：张继顺
- 网络技术部部长：韦旭光，副部长：陈森锋、庄帆
- 旧金山支部主任：郭鉴鑫，副主任：郝剑平
- 菲尔蒙支部主任：刘静涛，副主任：吕小静
- 苗必达支部主任：范国林，副主任：任梦醒
- 圣荷西支部主任：罗凤文，副主任：邢贵
- 海沃支部主任：董新展，副主任：牛建飞
- 奥克兰支部主任：高志彬，副主任：姚荣涛
- 纽瓦克支部主任：张善城，副主任：王战士
- 圣利安珠支部主任：卢占强，副主任：吴志创
- 沙加缅度支部主任：卫仁喜，副主任：张小驹
- 特别支部主任：李贤兵，副主任：林嘉杰

大会在尾声阶段，四名新党员在执委耿冠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新党员（左二起）：唐伟逢、袁强、丁海峰、谢志城

选举大会全部议程顺利完成后，主持人与党主席王军涛进行连线。王军涛表示，对旧金山党部此次民主选举大会的顺利举行感到鼓舞，并阐述了中国民主党的发展思路，明确了党的战略核心：即通过突破常规手段，将中共暴政集团挤压出权力中心，建立以民主宪政为目标的政治格局。他强调，民主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全球化

现象，单纯依靠本土力量易陷入旧体制的循环，而历史上的成功转型往往源于海外先进规则、资本与本土政治权力的深度结合。

因此，海外民主党人必须具备引领大局的“大气”，将海外基地打造为政治实验室。在自由的政治土壤中，率先进行组织体制改革和广泛的政治表达尝试，以此积累中国本土所缺失的宪政治理经验。王军涛主张，海外力量应与中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直接结合，通过在海外模拟和推进先进的政治尝试，为未来中国在关键时期的制度对接做好人才与思想储备，从而在转型时刻真正代表并实现国家的民主权利。

新任党主席方政在会后向记者透露，这次选举在具体操作上确实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受场地、时间以及参与人数较多等客观条件限制，整体过程在个别环节上显得略为仓促。但无可否认，此次活动的过程本身十分重要，无论最终效果如何，都为今后类似实践提供了经验参考。

新任副主席张俊杰则表示，对于许多华人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民主实践机会。由于多数人并非美国公民，对总统选举等制度性民主形式的参与感较弱，而这种社团内部的选举，更容易让人产生切身的体验和参与感。因此，通过亲身参与竞选、演讲、投票等环节，有助于加深对民主运作的理解。

此外，两位受访者一致表示，希望通过此次选举活动，让更多人对中国民主党有更直观、真实的认识，逐步消除过去的误解与疑虑，吸引更多有志之士参与进来，共同投入到推动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进程之中。

编辑：钟然 校对：孔祥庆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San Francisco Chapter Holds First Leadership Election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the first leadership election held by the San Francisco chapt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in April 2026. The event took place in San Jose and included party members, observer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Los Angeles chapter. Participants completed speeches, voting, and vote counting to elect forty four leadership positions.

Organizers described the election as both a leadership transition and a practical democratic exercise. Newly elected leaders were announce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meeting, followed by an oath taking ceremony for several new members.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旧金山中领馆前集会

——呼吁释放良心犯与终止政治迫害

《在野党》记者：繆青



【旧金山讯】2026年4月18日，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成员及多位海外民运人士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前举行公开集会，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因言论、信仰与和平表达而被拘押的“良心犯”，并停止持续性的政治打压与人权迫害。

本次集会亦发生于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新一届领导架构调整期间，具有一定组织重组与政治动员的延续意义。

与会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政治环境下，公共表达空间持续收缩，而海外行动空间则成为维系基本政治表达的重要场域。

一、良心犯的界定与基本权利问题

集会由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文宣部部长繆青主持并发表主旨讲话。他指出：“良知不应成为犯罪的理由。”

所谓“良心犯”，依据国际特赦组织的界定，是指仅因言论、信仰或和平表达而被剥夺自由的人，其核心内涵与《世界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原则一致。

繆青强调，在现实政治中，仍有大量人士因坚持事实表达或独立信念而被长期监禁，包括刘晓波、张展、王怡等个案。这些事件表明，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言论边界已被高度政治化与刑事化。

他指出，将思想与表达纳入刑事处罚体系，不仅违背现代法治基本原则，也使社会失去基本的理性纠错机制。“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纳不同意见，其制度本身就缺乏自我修正能力。”

繆青呼吁，应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良心犯，停止以模糊罪名打压公民权利，使法律回归对人的基本保护功能。

二、制度性压制与个案结构

多位发言者在集会中提及当前仍被拘押或服刑的维

权人士与政治人物，包括高智晟、黎智英、许志永、王炳章等。

与会者普遍认为，这些个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制度性运作的结果。在现行政治结构下，任何具有独立表达能力或社会动员潜力的个体，都可能被纳入风险治理体系之中。

因此，“良心犯”现象并非异常，而是权力结构逻辑的外在呈现。

三、制度筛选与权力逻辑：逆向选拔现象

新任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副秘书长张小驹在发言中指出，其在文章《极权体制中的逆向选拔》中所讨论的现象，在现实中仍在持续强化。

他认为，中共政治体制通过特定筛选机制，将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道德坚持的人排除于权力结构之外，而使高度服从与政治适应性强的个体进入核心体系。

张小驹表示：“中共用这套筛选机制，将最有良知的人送进监狱，而让最邪恶的人坐在庙堂之上。”

他进一步指出，这一机制不仅决定个体命运，也深刻塑造整个社会的价值结构与政治生态。

四、组织者发言：崔允星的政治立场

作为本次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外联部部长崔允星在发言中指出：

共产党依靠欺骗、谎言和压迫维持其政治统治，它们关押并囚禁了大量记者、律师、政治犯、良心犯以及民主人士。这些人是他心中的英雄，不应被遗忘，也不应被历史沉默所覆盖。

他表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付出和贡献。我们会加倍努力，继承他们的事业，为了推翻共产党、审判习近平而不懈努力。”

该发言在现场引发强烈共鸣，并被多次呼应。

五、法治与表达权利：制度性问题的持续性

多位与会者指出，在当前制度环境下，“寻衅滋事”等弹性罪名被广泛用于限制言论与公共表达，使法律功能发生结构性转变。

法律原本应当作为约束权力的工具，但在现实运行中，逐渐呈现出治理工具化趋势，使公民权利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这一现象被认为是良心犯问题持续存在的制度基础之一。

六、国际视野与比较经验

部分发言者指出，在历史上多个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国际环境与外部压力均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

然而，与此同时，民主制度的最终稳定仍依赖本土社会结构、公民参与与制度重建能力。

因此，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问题，仍需置于内外互动的复杂框架中加以理解，而非单一变量解释。

七、结语：从个体命运到制度结构

集会在“释放良心犯”“自由万岁”“正义必胜”等口号中结束，现场秩序整体平稳。

与会者认为，一个社会的政治成熟度，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或物质建设规模，而在于是否允许不同声音存在，是否建立可持续的制度性对话机制。良心犯问题因此不仅关乎个体命运，更关乎制度结构本身的正当性。

旧金山中领馆前的这场集会，既是对现实个案的回应，也是对制度问题的持续性追问。

参加本次活动的民运人士名单：缪青，崔允星，张小驹，庄帆，李树青，高志彬，何聪，郭鉴鑫，康嘉铭，郝剑平，高俊影，刘忱忱，郭超，张善城（排名不分先后）

编辑：Gloria Wang 校对：王滨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外联部部长崔允星（摄影李树青）

Rally Outsid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Calls for Release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a rally hel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on April 18, 2026, organized by the San Francisco chapter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together with overseas Chinese democracy activists. Participants called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detained for speech, religion, or peaceful political expression, and demanded an end to political repression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Speakers argued that public expression inside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estricted, making overseas activism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olitical discussion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rganizers described the gathering as both a response to individual persecution cases and a broader critique of China's political system and legal environment.

Several participants referenced detained dissidents, lawyers, religious figures, and activists, arguing that these cases reflect systemic political suppression rather than isolated incidents. Speakers also criticized the criminalization of independent thought and warned that restricting expression weakens society's ability to correct institutional problems through open debate and public accountability. Some participants further argued that vague public order and national security charges have increasingly been used to limit peaceful expression and civic organizing.

The rally concluded with slogans calling for freedom, justice, and the release of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Participants emphasized that the issue concerns not only individual victims, but also broader questions involving civil liberties, legal protection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within modern Chinese societ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文宣部部长缪青（摄影李树青）



中国民主党旧金山党部副秘书长张小驹（摄影李树青）

湾区集会声援高飞：守卫生命底线

作者：关永杰



2026年4月12日，中国民主人权联盟在 San Jose City Hall 前举行“声援中国公民高飞，禁止非亲属器官移植”活动，湾区的几位民主人士现场参与，围绕器官移植伦理、制度透明与生命权保障展开讨论。

活动发起人李海风对本次活动的主题进行了介绍。李海风指出，高飞是一名中国大陆公民倡议者，近期因发起“暂停非亲属器官移植”的公共倡议受到关注。他主张，在器官来源自愿性、分配透明性与监督机制尚无法充分验证的情况下，应暂缓相关移植实践，并推动建立可追溯、可审计的制度框架。他同时发起“守卫生命底线”联署行动，并多次向中国多个国家机关递交函件，要求回应器官移植及医疗公平问题。

活动策划者之一的周志刚指出，美国同样存在非亲属器官捐献，但关键在于制度约束：必须基于完全自愿，禁止买卖，并通过独立评估与伦理审查，同时纳入全国统一分配系统，实现全过程可追溯与监督。他强调，高飞的“暂停”倡议并非反对医学进步，而是在基本规则不清、公众无法确认自愿与公平的前提下，要求先厘清底线。他认为，器官可以移植，但人的尊严不可被替代。

李海风表示，高飞在中国境内直接面对体制压力提出建议，风险极高。他称，社会上长期存在关于器官来源不明、失踪人口及相关现象的质疑，但信息不透明使公众难以核实真相。他强调，海外声援具有现实意义：一方面，为当事人提供一定保护；另一方面，也是为在中国的家人发声。他呼吁当局正视公众担忧，回应倡议，以消除社会恐惧与不信任。

何冬玲指出，器官移植一旦脱离“自愿”与“透明”两项基本原则，就可能演变为对生命权的侵害。她认为，

非亲属且来源不公开的情况，本身已构成伦理风险。任何以发展医疗技术为理由而忽视人性底线的做法，都难以获得社会真正的认同。她强调，制度必须首先保障人的基本尊严，而非单纯追求效率或成果。

杨坤回顾自己从最初对“活摘器官”说法的怀疑，到近年来因多起失踪、异常体检及信息不透明事件而产生疑问的过程。他表示，当越来越多“异常现象”无法得到解释时，公众的不安会不断累积。在缺乏公开信息与独立监督的环境下，信任难以建立。“暂停非亲属器官移植”的呼吁，在他看来是一种理性质疑，而非情绪宣泄。他认为，即使声音微弱，也有必要持续发出。

活动中还通报，截至2026年4月10日，“守卫生命底线”联署签名已累计973人次。发起方表示，将继续向更多机构递交函件，并推动“生命保障平等行动工程”，涵盖医疗保障、财政优先级及器官移植政策等多个子项目。

主办方最后强调：“守卫生命底线”不只是阶段性行动，而是一项需要持续推动的公共议题。

编辑：钟然 校对：熊辩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Bay Area Rally Supports Gao Fei and Calls for Ethical Organ Transplant Standards

This article reports on a rally held in front of San Jose City Hall on April 12, 2026, organiz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Alliance in support of Chinese activist Gao Fei. Participants discussed organ transplant ethics, transparency,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ccording to organizers, Gao Fei called for a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non relative organ transplants in China until voluntary consent, transparent oversight, and traceable allocation systems can be guaranteed. Speakers emphasized that the campaign seeks ethical safeguards and independent supervision rather than opposing medical progress.

Participants argued that limited transparency surrounding organ sourcing and the lack of independent monitoring continue damaging public trust. Organizers also announced that hundreds of signatures had already been collected for the related petition campaig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抗议中共跨国镇压，声援程方维

——第 787 次“茉莉花行动”

作者：马群



2026 年 4 月 25 日，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全委会在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前举办第 787 次“茉莉花行动”，声援程方维——抗议中共跨国镇压。

此次集会旨在持续关注近年来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的跨国镇压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言论自由、人权保障与司法程序正义等议题。与会者认为，当公民在海外的表达也可能面临回溯性打压时，这不仅影响个体安全，也对全球范围内的言论空间构成挑战。呼吁各界人士关注相关个案与制度性问题，停止秘密审判，立刻无罪释放程方维！抗议株连家属，还人民以自由与尊严！关闭再教育集中营，停止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系统性迫害！

主持人吕聪发言：程方维是一名充满良知的汉族青年，拥抱不同的信仰，在海外自由的土地上，为遭遇系统性迫害的新疆少数民族同胞公开发声。没有公开审判，没有判决书，只有黑箱操作下长达六年的重刑，以及一项莫须有的“分裂国家罪”。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打压并没有局限在单一国家内部，而是正在跨越边界，向海外不断延伸与扩散。

主持人郑州发言：如果一个年轻人，仅仅因为试图保护家人，关心弱势群体，表达同情与善意就被视为威胁，那么真正值得反思的，究竟是个人，还是背后的体制？

民主党成员姜俊良发言：这不仅仅是程方维一个人的悲剧！这是悬在我们每一个海外华人、每一个留学生头顶的屠刀！这是中共将黑手伸向海外、对觉醒青年进行“跨国镇压”的铁证！他们想用这六年的重刑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想让我们恐惧，想让我们闭嘴，想让我们在看到同胞受苦时，选择冷漠地转过头去！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在分裂国家？！是一个试图保护父母、声援弱势群体的年轻学子吗？不！真正分裂国家的，是那些建起高墙、制造仇恨与隔离的强权！

民主党员肖家城发言：程方维因言获罪，因为表达

不同意见获刑，对此我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抗议执政当局的危权高压统治，这个分裂国家的罪名我表示严重的怀疑，这个高度正确，绝对先进的党，怎能害怕一个区区的留学生？！要对他施以重刑！以程方维为例，任何反对这个独裁政府的人都可能被迫害！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为程方维发声，让这样的迫害打击不再上演！

民主党成员李铁发言：为中国人民争取福利权力，自由发声的权力。停止跨国镇压，保障海外华人与留学生的基本人权！最后高喊口号：“人民要选票，人民要自由，我们要民主！”

民主党员李语心发言：今天我们在这里为程方维发声，他因为观点表达被判重罪，没有公开透明的审判，没有清晰可见的程序，这让人无法信服。如果表达需要付出自由的代价，那沉默就会成为唯一的选择，但我们不能接受这一点。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是为了守护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表达不应被定罪，程序应该公开透明。

活动负责人倪世成发言：他们之所以被镇压，是因为中国的集权独裁政策让中国人民没有了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希望大家从自身做起，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参与民主运动，勇敢表达诉求，用每一次具体的行动汇聚成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进步的力量。

本次活动发起人马群表示：程方维因在海外发声被判重刑，引发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张雅笛在海外有公共表达，回国后迅速失去自由；胡洋因过往言论背景，回国后遭调查与拘捕；冯斯瑜在境外参与公共议题，回国后被控制、信息不明，这些个案呈现出相似轨迹。所以，今天我们为程方维发声，不仅是为了他个人的自由，更是为了一个底线：表达不应成为被惩罚的理由，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表达观点，就在踏入国门时失去自由！

现场其他参与者也进行了发言，表达对相关人权议题的关注。尽管天气寒冷，但现场秩序井然，参与者情绪高涨，以和平方式持续表达诉求。本次第 787 次“茉莉花行动”在集体口号声中结束——“释放程方维，程方维无罪，停止跨国镇压！”

活动发起：张致君 马群
活动策划：姜俊良 张致君
活动主持人：郑洲 吕聪
摄影摄像：倪世成 姜俊良
义工负责人：郑洲
秩序维护义工：张磊 周富权 李铁
媒体联络：张致君
新闻发布：马群
活动现场负责人：倪世成 卓浩然

声援因参与拆墙运动而被打压的乔鑫鑫

作者：曾群兰



今天，我们在洛杉矶中国领事馆前声援乔鑫鑫（本名杨泽伟）。

乔鑫鑫，曾经的媒体人，也是“拆墙运动”的参与者与推动者。2023年，乔鑫鑫与他人一起发起了拆墙行动，传播拆墙技术以及信息自由的理念，帮助更多的人突破封锁、了解外部世界。正是由于这些努力，他于同年5月在老挝遭到跨国抓捕，随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罪名起诉，2024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打压，更是对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的打压。

在这个本该信息畅通的时代，中共却建起了防火墙，使14亿人中的大多数被困在无形的“高墙”之中。防火墙的建立，使得信息被过滤，声音被压制，真实被掩盖。而乔鑫鑫所做的，就是在这堵墙上凿出一道道缝隙，让人们从这一道道细缝里，看到外面真实的世界。

他所传播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一种理念，一种对真实与自由的坚持。他所做的是帮助人们翻越信息屏蔽的高墙。我们更希望如任志强先生所说：我们要一起努力，把眼前的这堵墙推倒。——拆掉这堵墙。

历史告诉我们：高墙可以存在一时，但不可能存在一世。它可以遮住光，但无法永远封锁光。每一个试图突破信息封锁的人，都是在为后来者开路。

他的遭遇也提醒我们——

如果选择沉默，不公只会继续；

如果有人发声，改变才有可能发生。

让更多人知道乔鑫鑫的名字，就是在打破封锁；

让信息继续流动，就是在延续自由，延续光。

我们呼吁：停止对翻墙技术人员的打压与迫害，保障基本的言论自由与信息获取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

信息自由无罪，言论自由无罪。

高墙也许仍在，但光终会穿透。

编辑：胡景 校对：周敏 翻译：周敏 美编：胡海宁

Rally Supports Qiao Xinxin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Anti Firewall Movemen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 rally held outside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Los Angeles in support of Qiao Xinxin, also known as Yang Zewei, a former media worker and participant in China's anti censorship "anti firewall movement."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Qiao helped promote tools and ideas related to bypassing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expanding public access to outside information.

The article states that Qiao was arrested in Laos in 2023 through what organizers described as a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and was later prosecuted in China on charges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In 2024, he was reportedly sentenced to five years in prison.

Speakers at the rally argued that the case represents broader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inside China. They criticized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the Chinese firewall system, claiming it limits public access to outside perspectives and suppresses independent voices.

The article portrays Qiao's actions not only as technical activism, but also as part of a larger effort to defend information freedom and public awareness. Participants called for an end to the persecution of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anti censorship activities and demanded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rally concluded with the message that information freedom should not be treated as a crime.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中国社会民主党

——一群认真想过“中国以后怎么办”的人

文 / 《在野党》杂志社副主编 陆乾坤

海外民运这些年，出现过很多组织。

有的声势很大，几年后就没了；有的天天喊口号，最后只剩下内部争吵；还有一些，慢慢变成了“只有名字还在”。

中国社会民主党不算最出名的那个，但它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

它不只是反共。

它一直在认真讨论：

共产党之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真正做的人其实不多。

因为“打倒共产党”很多人会喊，

但：

工人怎么办？农民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变成新的权贵资本社会？民主之后有没有社会公平？中国未来到底走什么制度？

这些问题，很多海外组织其实并不太谈。

但中国社会民主党，从成立开始，就一直在谈这些问题。

一、它的根子，其实很深

很多人以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只是2000年以后才出现的海外组织。

其实不是。它背后有一条很长的历史线索。这条线，甚至能追到文革时期的民间工人运动。

中国社会民主党早期的重要成员方圆，年轻时曾参与创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后来因此被判重刑，坐牢十二年。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难想象那个年代。

一群普通工人、学生，在那个人人喊“革命”的时代，偷偷开始思考：

为什么共产党天天说代表工人，可工人却活得最苦？为什么嘴里喊“人民”，最后人民什么都没有？

这些人后来经历了：

文革、民主墙、八九民运、海外流亡

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民主党背后，其实是一整代中国民间反抗者的延续。

二、“六四”之后，一批人开始重新思考中国

1989年之后，很多事情都变了。

天安门的枪声，让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真正看清：

中共不会自己改革。

大批民主人士被捕、流亡、坐牢。海外民运也就是在那个时期真正形成的。

但慢慢地，一些人开始发现：

问题可能不只是“共产党下台”这么简单。

因为九十年代之后，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

官商勾结、权力垄断、工人失业、农民被压在底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一些民主人士开始认真思考：

如果未来中国真的民主化，仅仅换个政府就够了吗？

会不会只是从一种专制，变成另一种不公平？

于是，“社会民主主义”这个方向，开始进入一部分中国民主人士的视野。

2000年11月30日，中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国纽约正式成立。

创党主席是 Liu Guokai 刘国凯。

三、刘国凯：把“社民党”真正搭起来的人

很多老民运人士提到刘国凯，都会说一句：

“他是真的在认真做组织的人。”

海外民运这些年，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组织散、分裂多、内耗严重。

很多组织刚成立时气势很大，最后却只剩争吵。

刘国凯一直比较强调：党章、制度、组织纪律、国际联系

他曾公开表示：

“社民党不会接受共产党的招安，也不会和共产党做交易。”

这句话在海外民运圈里，其实很重。

因为这些年，中共对海外民运长期存在渗透、分化和收买，很多组织最后不是被打垮，而是内部慢慢烂掉。

在刘国凯时期，中国社会民主党逐渐建立起：

中央委员会、海外党部、国际联络体系、党纲党章，它开始不像一个“松散社团”，而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四、他们为什么叫“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在中文世界经常被误会。

有人觉得是社会主义，有人觉得是左派。

其实，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意思很简单：

既反对共产党式专制，也反对没有约束的权贵资本主义。

他们长期主张：

民主选举、宪政法治、言论自由、多党制度。

同时，他们也强调：

劳工权益、社会福利、医疗保障、缩小贫富差距。

简单说：

民主不只是投票，还要让普通人活得有尊严。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民主党这些年一直比较关注：

工人、农民、底层群体、社会公平。

他们曾认真研究：

北欧福利制度、欧洲工党体系、澳大利亚医疗制度、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

因为他们始终认为：

共产党之后，中国不能只是换一批新的权贵。

五、曾大军：重视互联网和发展年轻人时期

2013年，中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

Zeng Dajun 曾大军当选第三任主席。

这是社民党一个比较重要的阶段。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互联网已经快速发展，翻墙软件开始普及。

海外民运第一次真正意识到：

自己的声音，是有机会重新传回中国的。

曾大军当时说过一句话：

“我们不是说给自己听的，我们是说给那边听的。”

这里的“那边”，当然是中国大陆。

那几年，社民党开始推动：

网站建设、网络传播、电子刊物、海外留学生工作。

他们希望海外民运不只是“海外自己开会”，而是真的能影响中国国内。

同时，曾大军也比较强调：

未来中国民主化，必须有年轻人参与。否则海外民运会越来越边缘化。

六、吕易：重新强调“统一战线”和组织能力

2015年，

吕易接任主席。

吕易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澳大利亚维省神学院留学，毕业后在澳洲华人基督教会牧会多年。

和很多偏重表达的民运人士不同，他更强调：

组织、纪律、联盟、现实政治。

这些年，他不断批评海外民运长期存在的问题：

小圈子化、三五个人成立一个党、互相攻击、没有真正组织能力。

这些话，其实很多人心里都知道。只是很少有人公开说。

在纪念“六四”三十六周年的文章里，吕易甚至直接提出：

过去几十年，海外民运已经开了太多纪念会，写了

太多文章。

如果不能真正形成政治力量，中共不会自己垮台。

他提出：

应该建立真正的“反共统一战线”。不仅是民主人士之间联合，还包括：

人权团体、宗教力量、海外华人、国内维权人士、体制内倾向改革的人。

这种思路，比早期海外民运明显更强调现实政治。

七、它为什么还能存在到今天

实话说，中国社会民主党这些年并不容易。

海外民运普遍面临：

老化、缺钱、分裂、年轻人参与减少、很多组织慢慢就散了。

但社民党到今天还在持续运作，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始终还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问题意识：

未来中国不仅需要民主，

还需要公平。不仅要结束专制，还要避免新的权贵垄断。它未必是海外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但它始终代表着海外民运里一种比较少见的东西：

真正去思考“后共产党时代”的中国。

结语

中国社会民主党走到今天，已经二十多年。

它经历过低潮、分裂、争议，也经历过海外民运最困难的时期。

但它始终没有放弃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天，中国真的告别专制，

那个新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

也许，这才是它真正想做的事情。

对外联系：louislu201403@gmail.com



政治民主

第三章 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

作者：祝正明

一、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人民有自由讲话、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权利。言论自由并不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讲话的自由。它是指人们对政治问题、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表看法，就自己认为有缺陷的方面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实际上，许多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老百姓从未感到过自己讲话受到限制，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对统治者提出批评，没有想去改变它们。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设想过自己能够改变它们。

发表言论是民众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犯时的文明表现方式，是民众在发现社会问题时有责任感的表现。言论自由是批评的自由、反对的自由，是发表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实和见解时不受惩罚的自由。

社会之所以必须保障言论自由，不仅是因为发表言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因为保护批评与反对的言论能自由发表出来，同保护建议性的言论能自由发表一样，对完善社会的法律、调整决策、改善弊端大有裨益。不听取反对者的意见，就不能集思广益，也就不能对问题的实质进行明智的剖析。反对意见的存在有助于避免不成熟的决策出笼，使决策受到严格审查，使它们的缺点充分暴露。事实上，真正有益于社会的政策，都是那些最能经受得住论战考验的政策。

建议的自由和反对自由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民主所需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并非只限于口头上，而且包括一切能发表言论的形式和渠道，如广播、电视、书籍、报纸、杂志、传单、小册子等。因此，言论自由包括出版自由。新闻与出版是表达言论的具体形式，是言论的转载媒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也就无所谓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之所以极其重要，是因为口头言论只能影响到极少数人，经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书籍等传播媒介，才能使言论影响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与全社会有关的政治见解，也只有全社会都知道才有意义。因此，新闻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重要支柱。专制统治者限制言论自由的主要办法就是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审查媒体的报道内容，控制其政治倾向，掌管其人事安排。使有影响、有见地的批评性论点根本无法与公众见面。

要使言论和新闻出版有充分的自由，政府就不得对新闻出版界的言论内容进行事先检查和限制。不得对新闻机构发号施令。其经营管理、内容制作、人事安排均

应能够自主决定。政府不得干涉。实际上从民主政治的性质来说，政府也无权干涉新闻出版自由，如果它干涉该项自由，就可以认定它绝非是民主政府。民主政体下，对付新闻出版界发表有损他人权利的言论的方法，是让被侵权人能方便地通过司法诉讼程序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不是限制言论的发表。

二、言论自由的阻力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有压制言论自由的共同恶习。按照他们的说法，如果某些人的观点不加以制止，传播至整个社会，国家与政府即会处于危险之中。在这种貌似合理的借口之下，他们堂而皇之地打着维护社会稳定的幌子，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物色几个愿意为其歌功颂德的小文人，对他们自身的无能造成的社会问题，找出一些不堪一驳的借口，在他们一手控制的媒体上，进行瞒天过海式的诡辩，实行愚民政策。实则以全民族的利益为代价，维护着极少数人剥削性质的荣华富贵。

在集权专制社会，同其它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一样，传播媒体完全被政府控制，有关社会真实情况的信息无法自由传播。只有身居社会最高层的几个人，才能得到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内部资料。信息的流动是单向性的，即由各个基层权力组织逐级传向最高层，经过筛选，加工、修改后，再以完全不同的面目，从最高层逐级向基层传播。普通百姓只能接触到经过审查人员恩准的、用于教育民众的内容，以免百姓因思想觉悟不高而遭受“危害”。

即便这种信息流通方式，也并不总能保持畅通无阻，各级官员或许出于对上司工作的照顾，或许担心上司会认为自己工作不力而出现了问题，对已发生的问题，常会卡住不报，而对于成绩，则会夸大其词，胡编乱造。使得最上层的官员也并不总是能了解到社会的真实情况。而实际上，对于这些一举一动都有部下安排好，甚至连他们的大脑在想什么也都由部下给考虑到，习惯于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就算他们能全面了解社会的真实状况，也绝对不可能酝酿出创造性的思维、提出远大的抱负，来促进整个社会的福祉。

终身制本身就会使国家的统治权由一些七老八十、老态龙钟的顽固愚朽之辈来掌管，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分析处理大量的情况资料，只会给出笼统的、过时的指

令，结果，必然使得社会的新闻媒体死气沉沉，空洞无物，充满说教色彩，除了会议报道和对英雄人物的赞美，民众很难得到有价值的内容。

政府设立新闻出版审查制度，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做法，唯一有效的解释无疑就是认定人民是愚蠢的，没有正确的判断力，容易上当受骗。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却还要口口声声颂扬人民的伟大，处处不忘打“人民”的牌子，把自己誉为人民的代表，将自己的统治封为是“人民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做法极其荒唐，却也极富欺骗性。

压制言论自由的另一个恶果就是会败坏社会风气。敢讲真话的人被关进监狱，阳奉阴违的阴谋家却官运亨通。民众生活在谎言之中，听到的是空虚的高调，看到的是官僚们霸道的行径和伪善的表演，这些无疑都会对百姓产生很大的感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学会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因为这样做很奏效，很管用。在言论恐怖的极端状况下，人们甚至在日常讲话中也要小心谨慎。讲真话被认为是一种冒失行为，正直的品性被认为是一种不开窍的愚蠢表现。结果，窒息了公民的正义感，必将导致整个社会公德逐渐堕落。最可悲的社会制度莫过于让人过着一种在最熟悉的人之间讲话，也需要互相提防的日子。

迫害并不能使人成为真诚的信仰者，只能使人成伪君子。政府以强权剥夺人民表达思想，发表意见的权利，禁止人们吐露心声，禁止在公共场合集会、结社，是人类社会最残酷、最不人道，最让人厌恶的做法。

对社会性问题能够提出批评意见的人，往往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道德情操，有理智头脑的人。正是他们能首先意识到并总结出政治意识与社会结构上的缺陷，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敢于提出有价值的建议，也最容易触动当权者的要害与利益。因此，集权统治者压制言论自由，遭受迫害的往往是那些仗义直言的社会优秀分子。也正是他们，最忠于自己的见解，最能感受到独裁者控制舆论的罪恶用心和残酷无情。那些不关心社会进步，随遇而安、麻木不仁的人，则很少能感受到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对自己有什么影响；那些见机行事、唯利是图、毫无原则的人，则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感到政府在压制言论自由。压制言论自由，受打击的是少数人，受益的也是少数人，受害的却是整个社会。

压制自由言论，不允许人们自由地探讨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模式，不让批评、反对的声音出台，并不等于这种政治模式就完美无缺。尽管它可以被颂赞为完美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谁能保证它不是骗人的谎言呢？谎言变成真理并不困难，一个人将谎言重复一百遍，

就可以在他的脑袋里变成真理。

一种为许多人所赞成和拥护的真理，在同谬论对阵时竟然不是对手，显然是一件可悲的事。凡是经得起考验的事物，都不需要借助惩罚条例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的。一种观点，是否有道理，就要允许它讲出来，让广大的民众自己去判断。公正社会的实质就要用见解对抗见解，用论点对抗论点。用暴力压服不能说服的对手，用强权武力叫对手闭嘴，无论能找出什么借口，动机多么良好，都是一种卑鄙可耻的怯懦行为。

禁止叫喊一座快倒塌的房子要倒塌，禁止人们研究倒塌的原因，禁止人们对其倒塌做好准备，并不能阻止它倒塌。其结果，在它倒塌时，只会造成人员、财产的更大损失。尽管那些年迈的房屋建造者愿意和它同归于尽，但是，并非其他人都应该做其殉葬品。一座房子的倒塌并不等于世界的毁灭，人民有能力处理掉建筑垃圾，在原来的地方构造新的建筑。

编辑：李晶 校对：孔祥庆 翻译：戈冰 美编：胡海宁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his chapter discusses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as essential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freedom of speech is not limited to casual daily conversation, but includes the right to criticize political systems, express independent opinions, and discuss public affairs without fear of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the text, free expression allows citizens to expose social problems, propose reforms, and challenge abuses of power.

The essay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freedom of the press is inseparable from freedom of speech because newspapers, television, books, and other media allow ideas to reach society as a whole. Without independent media, public criticism and alternative viewpoints cannot effectively circulat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commonly restrict speech by controlling publishing, censoring information, and managing media organizations.

The chapter also examines how censorship damages society. It claims that suppressing criticism encourages dishonesty, fear, and political conformity while discouraging moral courage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authoritarian systems often portray censorship as necessary for stability while preventing citizens from accessing truthful information and meaningful political debate.

The text concludes that open discussion and competing viewpoints are necessary for a healthy society. Genuine ideas do not require coercion to survive public examination.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在野党》人权观察简报第 26 期

2026 年 4 月 17 日

作者：张维清

本期介绍被迫害集体：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王石等七人）

基本信息：

成员姓名：王石（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武、赵强、李云、孙帅、李飞、于阳。

出生年月：核心骨干多为“70 后”及“80 后”中坚力量。

籍贯：主要是北京市及周边地区的维权人士与公民。

职业：涵盖自由职业者、维权人士、独立学者及基层社会活动家。

最新近况：

2026 年 3 月 31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判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该集体七名成员进行重判。副主席王石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其余六名成员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七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缓刑。目前，所有获刑人员已陆续被送往监狱服刑，家属的常规探视权利受到严格限制。

一、集体简历

中国民主党北京党部（又称北京分部）成立于 2025 年 10 月 8 日。在主席王蕴溥（现流亡英国）和副主席王石的组织下，该组织共有 8 名初始党员。这是自 1998 年组党运动以来，罕见的在首都北京公开宣布成立的反对党分支机构。该组织在成立大会上选举了领导层，并集体步行至四通桥附近表达愿为民主献身的决心。

二、政治立场

该党部在成立仪式上公开了《中国民主党党章（临时）》，明确其政治纲领：

1. 基本原则：坚持“公开、理性、和平、非暴力”的转型道路。

1. 宗旨：“公心至上，为大众服务”。

2. 目标：主张在宪政框架下，通过与其他政党的平等竞争与合作，将中国建设成为自由民主、社会公正、多元统一的现代化国家。

3. 法治诉求：要求结束“党禁”，实现真正的司法独立与基本人权保障。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1. 被捕：2026 年 1 月，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在全市范围内采取收网行动，将该组织在境内的 7 名核心

成员全部拘捕。

4. 定性：此案被当局定性为“重大政治事件”，由国家 610 办公室直接挂牌督办。

5. 秘密审判：2026 年 3 月 30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进行闭门审理。庭审完全不透明，甚至禁止家属旁听。

6. 重判细节：

- 王石（副主席）：因被认定为组织核心，获刑 7 年 6 个月。

- 其他成员：李武、赵强、李云、孙帅、李飞、于阳分别被判处 3 至 7 年不等的实刑或缓刑。

- 通缉：主席王蕴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列入通缉名单。

四、社会评价、国际评价

1. 社会评价：这是北京公民对“党禁”的一次重大冲击，展现了在严密控制下追求自由的无畏精神。

7. 国际评价：国际人权组织认为，此次“快审重判”是对公民政治权利的系统性清理。媒体评论指出，该案反映了当局对任何具有组织雏形的异议力量的极端恐惧。

五、《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呼吁

1. 无条件释放：呼吁当局撤销基于政治理由的判决，立即释放所有因行使结社自由权的被捕人员。

8. 透明司法：要求公开案件判决书及庭审记录，保障被告人的合法申诉权。

9. 停止骚扰：停止对其国内家属的监控、威胁及任何形式的“株连”手段。

10. 国际问责：呼吁人权理事会关注此案中“秘密审判”的程序不正义问题，敦促国际社会加大对中国维权集体受迫害情况的关注。

校对：熊辩 翻译：吕峰 美编：胡海宁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Beijing Branch Sentencing

Seven members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Party Beijing branch received prison sentences after closed door trials in Beijing, drawing criticism from rights groups over political repression, secret judicial procedures, and restrictions placed on family visitation and legal transparency.

For the full English version, please visit: www.ZYD1998.com

致川普总统的公开求助信

——一名中国维权女律师的绝境呼吁

作者：周君红

尊敬的川普总统先生：
您好！

我叫周君红，原是一名中国律师，也是一位因中共迫害而与三个年幼孩子长期分离的母亲。

获悉您即将于5月14日访问中国，我思虑良久，决定写下这封公开求助信。恳请善良而伟大的您，在访问中国期间，能够关注中国人权律师、异议人士以及宗教信仰群体的艰难处境。

我本人，就是这一切的亲历者。2024年3月，我在美国以中国律师身份参加完加州律师考试，原本准备回国继续执业与生活。然而，仅因在网络上发表批评中共的言论，我便遭到打击报复。面对回国后因言获罪的恐惧，我被迫流亡美国，从此与远在中国的三个孩子、丈夫以及父母天各一方。

至今，我们已分离两年有余。我不敢回国，家人也因为我不断遭受威胁与骚扰。而身在美国的我，每一天都活在不安与牵挂之中。

我深知，像我这样因中共迫害而家庭破碎、亲人离散的人，绝非个例。只是更多人在沉默中承受着恐惧与苦难。而我唯一稍感幸运的是，我还有自由，还能发声求助。

如：湖南谢阳律师，曾在“709律师大抓捕”中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并吊销律师执照；2026年，又因发表反共言论再次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五年。

上海张展律师，因报道武汉新冠疫情，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出狱后，又再次因言论被以同样的罪名判刑四年。

湖北丁家喜律师，因倡导公民权利，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重判十二年；同案学者许志永博士，被判十四年。

北京律师高智晟原本是中国司法部评选的“全国十佳律师”，仅因代理人权案件、公开批评中共，长期遭受秘密拘押与酷刑，2017年再次被强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一直以来，中共要求律师“讲政治”，强调律师必须拥护其统治。凡对其提出批评者，往往都会遭到严厉打压与制裁。因坚持言论自由而被迫害的律师，不胜枚举。

而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打压也从未停止。

去年10月，中共在北京、上海、浙江等七个城市大规模抓捕牧师、传道人与信徒，其中三十名锡安教会基督徒被捕，创始人金明日牧师亦遭关押。为其辩护的张凯律师，先是遭到骚扰、恐吓，后被吊销律师执照。

此外，北京守望教会、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等家庭教会长期遭受迫害。秋雨圣约教会创会牧师王怡，于2019年被判刑九年。2025年5月，西安锡安之光教

会高全福牧师被拘留。次月，山西临汾金灯堂家庭教会十二名成员被判刑，联合创始人王晓光牧师与其妻杨荣丽，分别被判九年与十五年。

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更早已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自1999年起，中共官方便将法轮功列为“邪教”并予以取缔。多年来，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也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与谴责。

中国宪法虽然写着保障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但现实中，中共却不断践踏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并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对意识形态的绝对控制。它害怕真相传播，害怕中国人民在看清其本质之后，产生群体性的觉醒与反抗。

中共表面上高喊“为人民服务”，本质是为其独裁统治服务。这也是中国社会灾难频发的重要根源。如：新冠疫情初期，中共为了封锁消息，打压“吹哨人”李文亮医生，最终导致无数生命逝去。

与此同时，中国失踪人口问题持续恶化。《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指出，中国每年走失人口人次约为100万。根据中国公安系统公开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人口失踪案件同比增加17.3%。

而中共制造的冤假错案，更是堆积如山。父母为子女奔走申冤，子女为父母寻求公道，妻子为丈夫鸣冤叫屈，手足之间相互上访求助。这些人间悲剧，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

借着您即将访问中国的宝贵机会，我代表自己，也代表无数遭受中共迫害、却无法发声的中国人，向您公开求助。恳请您关注中共对人权律师、异议人士以及宗教信仰群体长期而系统的迫害。

我期盼所有遭受迫害的人，能够早日重获自由；所有被迫分离的家庭，能够早日团圆重聚。

我更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尊重生命、尊重信仰、尊重自由、尊重法治的国家。

《圣经》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

——《马太福音》7:7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诗篇》50:15

唯愿我的呼求能够得到神的垂听，也能够得到川普总统先生的关注与帮助。

此致
敬礼！

周君红
2026年5月12日

512：为了不被忘却的纪念

作者：金米

又到512了，18年前许多家庭遭遇灭顶之灾的日子。

很多时候，我已经习惯沉默。但有时候，实在忍不了，因为我看到一个国家最深的裂缝，并不在山河断裂之处，而在人心终于意识到：原来连孩子伏案写字的地方，也会因为偷工减料而塌陷。而我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残害孩童的社会。

汶川之后，我始终忘不了那些学校。也是因为这件事，过后没多久，促使我毅然去了云南临沧一座山巅之上的学校工作。

当年的言论管控还没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新闻实时播报里，我看到新修的五层教学楼，像被踩碎的苏打饼干一样塌下来，薄薄地伏在地面，竟只有半个篮球场那么高。旁边那些几十年前的旧楼，墙皮斑驳，窗框生锈，却偏偏站着，像几个沉默而苍老的证人。那种对比让人心里发冷——原来真正摇摇欲坠的，从来不是楼，而是良心。

废墟里几乎看不到钢筋。

那不是地震能解释的事情。地震可以震碎水泥，却震不没钢筋。可那些本该像骨头一样撑住楼体的东西，稀薄得仿佛从未存在。于是整栋楼便直直地压下来，压在课桌上，压在练习册上，压在那些刚学会背《静夜思》的孩子身上。

最残忍的不是死亡。

最残忍的是：你知道他们还活着。

一只小手还在动，一截碎花裙露在石缝外，细细的呻吟像春天快断掉的虫鸣。那个母亲已经哭不出声了，只会沙哑地重复：“她还活着啊……她还活着啊……”

可没人敢进去。

因为那废墟太脆了。脆得不像钢筋混凝土，倒像酥掉的灰饼。部队拦着所有人，怕二次坍塌。

于是所有人只能站在那里，看着孩子一点点安静下去。



我忽然想起鲁迅先生写过，中国人最擅长的，是“瞒”和“骗”。

瞒上，骗下。

骗领导，骗百姓，骗检查，骗验收，最后连老天都想骗。钢筋可以少放一点，水泥可以稀一点，签字盖章却一样鲜红。饭局照吃，笑照拍，典礼照剪彩，新闻里永远是“重点工程”、“百年大计”。

可大地不认这些。

大地一翻身，那些酒桌上的推杯换盏，那些文件里的漂亮数字，那些层层审批里的“关系”和“意思”，一下全露了馅。原来有些楼，从盖起来那天开始，就已经准备好要埋人了。

我看着那些塌掉的教学楼，觉得那不仅是建筑塌了，而是整个社会对于“未来”二字，早已偷偷腐烂。因为一个民族若连孩子都敢骗，连学校都敢偷工减料，那么倒塌的就不仅是楼板，而是这个民族心里最后一点对天理的敬畏。

最令人绝望的是：很多人后来居然慢慢就忘了，就像忘掉其他类似的灾难一样。

废墟被清走，新闻过去，城市重建，高楼重新亮灯。有人升官，有人退休，有人继续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只有那些死去孩子的年龄，永远停在了那一年。

他们再也长不大了。

从太钢技术员到自由流亡者

—— 颜晓辰的“觉醒”与“代价”

作者：刘栋玲

前言

在山西太原，曾有一名普通的国企职工，过着白天在钢铁厂检测钢材、晚上经营日料店的忙碌生活。然而，2008年的一次偶然结识，以及随后学会的“翻墙”技术，彻底打碎了他原本平稳的人生轨迹。

从“太钢职工”到“政治犯”，再到跨越欧亚大陆的流亡者，颜晓辰的故事，是无数试图冲破中国“信息茧房”者的缩影。

颜晓辰出生于1982年。进入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热连轧厂后，他成为一名从事超声波无损检测的技术人员。在外界看来，这是一份体面的“铁饭碗”。

与此同时，他与妻子在市中心经营着一家日本料理店，生活优渥而充实。

然而，2008年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

在QQ聊天室里，他结识了一位台湾朋友。正是这次跨越海峡的交流，让他对自幼接受的历史教育产生强烈动摇。

“最让我震惊的是，共产党根本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颜晓辰回忆道。

关于南泥湾种植鸦片、国共抗日真相等资讯，如同巨石投水，在他心中激起千层浪。他开始频繁出入图书馆，寻找民国人物传记，但很快发现，墙内的图书馆无法提供他真正渴望的历史真相。

2009年前后，颜晓辰掌握了“翻墙”技术。透过“自由门”等工具，当他第一次穿透防火长城（GFW），看到国际互联网时，那种冲击感如同超声波探测到了钢铁核心的致命裂纹。

“我第一次知道了‘六四’事件的真相，看到了坦克与学生对峙的画面；‘八九六四’的血腥现场、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三民主义的真正内涵，如潮水般涌入我的视野。我也第一次意识到，所谓‘抗日战争中流砥柱’，并非我过去所理解的那样，国民党军队才是抗战主力。特别是在阅读辛灏年先生的《谁是新中国》后，我才明白历史是如何被肢解与重构的。那种感觉，就像突然踏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之后，他申请了Google、Twitter与Facebook账号，也逐渐意识到：中国互联网本质上更像一个巨大的局域网。

然而，觉醒之后的痛苦也随之而来。

在工厂里，他尝试与同事分享真相，却遭遇冷眼。

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教一些同事翻墙，而对方却只是用来观看色情影片。

“那一刻，我深刻体会到：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改变，只有筛选。”

颜晓辰对理念的坚持近乎执拗。

2015年赴台湾观光后，他彻底认同了民主宪政。回国后，他在网上购买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挂在太钢办公室里，并穿着工作服与旗帜合影，发布到工作群中，甚至因此遭到同事举报。

厂党委书记亲自来到车间批评他：“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这是一种对自由边界的试探，也是对真实历史的尊重。”他说。

随着网络环境日益收紧，他目睹越来越多因发表言论而被捕的人。但他并未退缩。武汉疫情爆发后，他转发陈秋实在武汉拍摄的视频，利用碎片化时间传播真相。



他知道这样做需要付出代价，但他更不忍看到身边的人继续生活在信息茧房中。

2020年8月，命运的铁锤终于落下。

当时，颜晓辰的女儿正在医院接受手术。警方通过手机定位，在晚上7点将他从家中带走。

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羁押：看守所、检察院公诉。2020年10月19日，他被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在狱中，他面对的是无止境的“转化”教育——每天被强制观看《新闻联播》和抗战题材影视剧。但凭借多年阅读《洗脑的历史》等书籍建立的心理防线，他始终未被动摇。

2022年2月6日刑满释放。

然而，最让他心碎的，是对家人的亏欠。

他入狱后，国企工作被开除，日料店也因疫情关闭。年幼的女儿，更可能因他的政治背景而在未来遭受歧视。

到了2023年，颜晓辰发现自己已无法在故土立足。求职被要求提供“无犯罪记录”证明，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还要面对无处不在的监控。

为了女儿的未来，他下定决心离开中国。

2025年7月，他以暑期旅行的名义，带着妻子与年幼的女儿，从深圳出发，经贝尔格莱德辗转抵达德国。

直到踏上自由土地的那一刻，他才将真相告诉女儿：“只要家人在一起，走到哪里都是家。”

如今，颜晓辰定居德国，享受着这片“被上帝祝福的土地”所带来的自由。

他依然关注着墙内的动态。看到有人重复自己当年的道路时，他既为对方感到欣慰，也难免担忧。

对他而言，那段失去自由的经历不是耻辱，而是一枚“勋章”。

“反共将会是贯穿我一生的终极目标。”颜晓辰坚定地说。

从太原到柏林，他完成了一个普通中国人对自由与真理的追寻与自我救赎。

后记

颜晓辰的案件，曾因林生亮先生主办的“中共恶人榜”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而获得声援。

这种来自外界的支持，成为他在狱中以及出狱后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他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信息全球化的今天，任何试图阻断真相的“围墙”，终将在个体的觉醒与勇气面前坍塌。

From Steelworker to Exile: Yan Xiaochen's Political Awakening

This article tells the story of Yan Xiaochen, a former technician at Taiyuan Iron and Steel Group who later became a political prisoner and exile after gaining access to uncensored information outside China's internet firewall. Born in 1982, Yan once lived what appeared to be a stable middle class life, working at a state owned steel company while operating a Japanese restaurant with his wife.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Yan's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began after meeting a Taiwanese internet user in 2008 and later learning how to bypass Chinese internet censorship. Through foreign websites and online tools, he encounter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Tiananmen crackdow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tory, and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politics that sharply differed from official narratives promoted inside China. The article describes this experience as a personal awakening that permanently changed his worldview and political beliefs.

The essay explains how Yan gradually became more outspoken, discussing historical issues with coworkers, supporting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 ideas, and publicly display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flag in his workplace. During the Covid period, he reportedly shared independent reporting and videos related to Wuhan lockdowns, censorship, and public health restrictions.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he believed many ordinary Chinese citizens remained trapped inside an "information cocoon" created by censorship and propaganda, while internet controls prevented them from understanding broader political realities.

In August 2020, Yan was detain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later sentenced to one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on charges of "picking quarrels and provoking trouble." The article states that he was subjected to political indoctrination during imprisonment and lost both his state owned enterprise job and family business after release. It also describes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faced by former political prisoners, including social pressure, restricte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continued political monitoring after completing prison sentences.

Unable to find stable employment and facing ongoing surveillance, Yan eventually left China with his family in 2025, traveling through Serbia before settling in Germany. The article portrays his journey as an example of how access to uncensored information can transform an individual's political identity, worldview, and personal destiny, while also illustrating the personal costs faced by Chinese citizens who openly challenge censorship and authoritarian rule.

中国民主党主办

Sponsored by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 朱虞夫
社长: 郑存柱
出品人: 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 (发起人) 谢长发 (编导人) 胡石根 陈西 吕耿松 查建国 陈树庆 许万平 刘贤斌 胡明君 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 鲁慧文

副总编辑: 彭小梅

轮值总编辑: 马群

日本分社社长: 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加拿大分社社长: 韩瑞媛

副主编: 张致君 陆乾坤

档案部: 侯改英 (部长)

编辑部: 李聪玲 (部长) 李晶 (副部长) 钟然 (副部长) 张娜 (副部长) 胡丽莉 冯仍 王梦梦 周志刚 赵杰 Gloria

Wang Geoffrey Jin 李堃 韩立华 张宇 黄吉洲 胡景

收稿部: 马群 (部长) 彭小梅 (常务副部长) 彭小亮 杨长兵 田家元

校对部: 冯仍 (部长) 熊辩 (副部长) 程筱筱 (副部长) 王滨 林小龙 孔祥庆 毛一炜

翻译部: 彭小梅 (部长) 吕峰 (常务副部长) 何兴强 周敏戈 冰 沈美花

美编部: 胡海宁 (部长) 阎梦菁 (副部长) 刘敖 (副部长) 宋佳航 傅贻红

采访部: 林小龙 (部长) 缪青 (副部长) 邢致远 (副部长) 胡向飞 陀先润 胡景 Rong 缪青 (旧金山记者站站长) 侯冰封 郝剑平 庄帆

宣发部: Gloria (部长) 彭硕 (副部长) 曾群兰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夏体姗 黄吉洲 李延龙 程筱筱 张晓丽 Rong 汪洋

信息技术部: 卢新虎 (部长) 李建伟 (副部长) 卢超 (副部长) 邢致远 张湘潇 程筱筱 张荣鑫 姜俊良 吕峰

人权观察部: 安浦 (部长) 张维清 (副部长) 黄吉洲 (副部长) 何愚 (副部长) 胡志飞 黄子腾 陈娟 老默

公关事务部: 李享 (部长) 王连江 (副部长) 黄国安 (副部长) 宋娟华

外联部: 张致君 (部长) 赵杰 (副部长) 林小龙 (副部长) 常坤 张俊杰 权录军 汪洋 Rong 史庆梅 王海霞

财务部: 朱晓娜 (部长) 高晗 (副部长) 朱小砚 (出纳) 张致君

行政部: 吕聪 (部长) 张宇 (副部长) 陈婷 (副部长)

法务部: 陈闯 创 郑存柱

投稿与联络方式

URL: www.ZYD1998.com
Email: zaiyedang1998@gmail.com
Tweet: @zaiyedang1998
Address: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Telephone: +1-626-889-0419 | 张致君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 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呐喊中诞生, 在铁蹄与暴力下中断, 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信念。今天, 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 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 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 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 只要有您的支持, 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 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 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 也为我们调查迫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 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 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 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 不再沉默, 不再退让! 请扫描本页二维码, 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 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 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贵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 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 @zaiyedang1998, 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 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 我们是认真的! 为了中国民主自由, 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可直接转账到 Zelle 账号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为: Opposition Party INC

《在野党》2026年4月接收的捐款信息如下:

| 捐款日期 | 捐款者姓名 | 捐款用途 | 捐款金额 (USD) |
|------------|---------------------|--------|------------|
| 04.06.2026 | LIANJIANG WANG | 定向捐朱虞夫 | \$200.00 |
| 04.06.2026 | XIAOHUA WANG | 日常 | \$100.00 |
| 04.16.2026 | JINGHUI CHEN | 日常 | \$2000.00 |
| 04.17.2026 | XIAOXIAO TRAVEL LLC | 日常 | \$150.00 |
| 04.22.2026 | MINGYI WANG | 定向捐朱虞夫 | \$200.00 |
| 04.27.2026 | LIANJIANG WANG | 捐国内政治犯 | \$100.00 |
| 04.30.2026 | LIANJIANG WANG | 捐国内政治犯 | \$10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幕后团队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

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一、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 with 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

七、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誉墙



冯仍，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编辑部成员、校对部部长。来到美国以后，他更加深刻认识到自由、民主与言论表达的重要，并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参与《在野党》杂志工作。他主要负责文章校对、文字整理和出版前把关，努力让文章表达更清楚、更准确，也让杂志整体质量更加稳定。

他相信，文字虽然平凡，却可以记录真实、传递良知。未来，他愿继续与《在野党》同仁一起，为自由中国的理想尽一份微小但坚定的力量



何愚，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轮值总编辑。曾历任信息技术员、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权观察部副部长等职。

何愚很积极的参与各项任务，主动推进杂志社经济型运营模式，主动推进杂志社宣传物料设计，并在担任轮值副主编时带领团队出色完成当期杂志刊物。

丁子霖 (1936 -) 六四母親精神的守望者

她原本祇是中國一位普通的大學教師，直到 1989 年那個夜晚，子彈帶走了她的兒子，也改變了她的一生。從此，她以母親的身份追尋真相，以沉默中的堅持對抗遺忘。在漫長歲月裏，她替那些不能說話的人說話，也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親守護記憶。

孩子們沒有回來，但她仍在等待。

